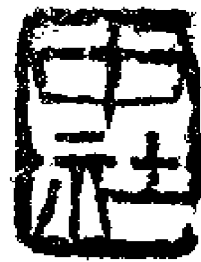


不

得



已

小引

世間事有不可已而已者計利計害之鄙夫也有可已而不已者暴虎馮河之勇夫也暴虎馮河固為聖人之所不與而計利計害亦非君子之所樂為顧其事之何如爾事當其正雖九死其如飴事或匪正即萬鍾所不屑斯可已不可已之辨而鄙勇二者之失皆可置之不問矣唯於不可已之事而不計利計害死堅其不可已之志以行之迹雖似乎徒搏徒涉心終為先聖後聖之所亮此不可已之大中正當



不可已者也世道之不替賴士大夫以維之士大夫者主持世道者也正三綱守四維主持世道者之士大夫既不主持世道反從而波靡之導萬國以正法邪教之苗裔而滅我亘古以來之君親師其事至不可已也舉世學人不敢一加糾政邪教之力如此重哉三光晦五倫絕矣將盡天下之人胥淪於無父無君也是尚可以已乎此而可已孰不可已斯光先之所以不得已也較子與氏之辯其心傷其情迫何利害之足計搏涉之云徒哉故題其書曰不得已

不得已目錄

上卷

小引

請誅邪教狀

與許侍御書

闢邪論上

闢邪論中

闢邪論下

邪教三圖說評

正國體呈藁

中星說

選擇議

摘謬十論

附始信錄序

并口供

附尊聖學疏

進呈

以上俱經

禮部入招審清

江南徽州府歙縣民楊光先年六十八歲
告為職官謀叛

本國造傳妖書惑眾邪教布黨京省邀結天下人心逆
形已成厝火可慮請乞蚤除以消伏戎事竊惟一家
有一家之父子一國有一國之君臣不父其父而認
他人之父以為父是為賊子不君其君而認海外之
君以為君是為亂臣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此汚

辱

君親毀滅

先聖安可置之不討西洋人湯若望本如惡亞國謀反
正法賊首耶穌遺孽明季不奉彼國朝貢私渡來示
邪臣徐光啟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遂反於
朝假以脩厯為名陰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謀漸張令
厯官李祖白造天學傳纂妖書謂東西萬國皆是邪
教之子孫來中夏者為伏羲氏六經四書盡是邪教
之法語微言豈非明背

本國明從他國乎如此妖書罪在不赦主謀者湯若望
求序者利再可作序者許之漸傳用者南敦伯安景

明潘進孝許謙又布邪黨於濟南淮安揚州鎮江江甯蘇州常熟上海杭州金華蘭谿福州建甯延平汀州南昌建昌贛州廣州桂林重慶保甯武昌西安太原絳州開封並

京師共三十堂香山巖盈萬人踞為巢穴接渡海上往來若望借歷法以藏身

金門窺伺

朝廷機密若非內勾外引謀圖為不軌何故布為立天主堂以京省要害之地傳妖書以惑天下之人且於時憲歷

函敢書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竊正朔之權以尊西洋
明白示天下以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毀滅我

國聖教惟有天教獨尊目今僧道香會奉

旨嚴革彼獨敢抗

朝廷每堂每年六十餘會每會收徒二三十人各給金
牌繡袋以為憑驗光先不敢信以為實乃託血親江
廣假投彼教果給金牌一面繡袋一枚妖書一本會
期一張証二十年來收徒百萬散在天下意欲何為

種種逆謀非一朝夕若不速行翦除實為養虎貽患
雖

大清之兵強馬壯不足慮一小醜苟至變作然後勤平
生靈已遭塗炭莫若除於未見更免勞師費財伏讀
大清律謀叛妖書二條正與若望祖白等所犯相合事
關萬古綱常憤無一人請討布衣不惜齋粉効忠歷
代君親謹將天學傳聚妖書一本邪教圖說三本金
牌一面繡袋一枚會期一張順治十八年漢字黃志
一本並光先正國體呈藁一本與許之漸書藁一本

具告

禮部叩密

題 參依律正法告

禮部正堂 施行

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告本日具疏

題 參堂司官親帶光先至

左闕門引

奏隨令滿丁十二名將光先看守在祠祭司土地祠

八月初五日

密旨下部會吏部同審初六日會審湯若望等一
七日放楊光先寤家

與許青嶼侍御書

新安布衣楊光先稽首頓首上書侍御青翁許老先生大人臺下士君子榻七寸管自附於作者之林卽有立言之責非可苟然而已也毋論大文小文一必祖堯舜法周孔合於聖人之道始足樹幟文壇價高琬琰方稱立言之職苟不察其人之邪正理之有無言之真妄而概以至惠要道許之在受者足為矧身之符而與者卒有比匪之禍不特為立言之累且以德與功而俱歟矣斯立言者之不可以不慎也吾家

老不曉事豈不可以為鑒哉茲天主教門人李祖白
 者著天學傳樂一卷其言曰天主教上帝開闢乾坤
 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國此外東
 西南北並無人居依此說則東西萬國當是皆事一
 主奉一教紛歧邪說無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
 遐邇而大東大西有人之始其時畧同祖白此說則
君臣百姓盡是邪教之子考之史冊推以歷年試問
孫祖白之膽信可包天矣是如德亞之史冊乎如謂
此史冊之中夏之史冊則一部二十一如德亞之史冊乎
是史冊之史冊則一部二十一如德亞之史冊乎
教六字如謂是如德亞之史冊則一部二十一如德亞之史冊乎
讀如德亞之史冊則一部二十一如德亞之史冊乎

德亞為君中夏為臣故有史冊歷年之論不然我東
 彼西相距九萬里安有同文之史冊哉謀背本國明
 從他國應得何在中國為伏羲氏教謂我伏羲是天主
 罪請祖白自定邪教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為
 君作子以父事也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為
 祖白之頭可斬也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為
 中國有人之始伏羲以前有盤古三皇天皇氏已有
 一十百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年為天官家中
 積分元祖白歷官不知歷元之數而謂伏羲以前
 中夏無人豈止於感世誣民已哉此中國之云人實
 欺天罔人之罪白安所逃乎苗裔則五帝一王
 如德亞之苗裔以義是如德亞之苗裔則五帝一王
 認邪教作祖置盤古親祖宗於何地即寸斬其
 白豈足教以畫其無君無父之辜以中夏之人而認
 洋之邪教作祖真雜種也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
 上天何故而生此人妖哉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

來也生長子孫家傳戶習此時此學之在中夏必倍
 昌明於今之世矣伏義時天主教之學既在我忠臣
其書有存者自有書契至今絕無天主教之文祖
無端倡此妖言出自何典不始祖白是何等心
國家有法必剖祖白延至唐虞下迄三代君臣告誡
之胸探其心以視之
 於朝聖賢垂訓於後往往呼天稱帝以相警勵夫有
 所受之也豈偶然哉以二典三謨六經四書之天帝
已即啖祖白之內寢祖白之邪教之學誣天非聖極
皮猶不足以泄斯言之恨
 天其申命用休引書九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引詩
 一百一魯論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引論語二
 十言中庸

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引中庸孟子曰樂天者
保天下引孟子五凡此諸文何莫非天學之微言法
語乎經時利瑪竇引用中夏之聖經賢傳以文飾其
之法語微言祖白審是則中國之教無先天學者無
之罪可勝誅乎祖白審是則中國之教無先天學者
天學則先聖先賢皆邪教之後學矣凡百君子讀
至此而不痛哭流涕與之共戴天者必非人也噫
小人而無忌憚亦至此哉不思我

大清今日之天下即三皇五帝之天下也接三皇六帝

之正統

大清之

太祖

太宗

世祖

今上也接周公孔子之道統

大清之

輔相師儒也祖白謂歷代之聖君聖臣是邪教之苗
裔六經四書是邪教之微言將何以分別我

大清之君臣而不為邪教之苗裔乎祖白之膽何大也
世祖碑天主教之文有曰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

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至於言笈貝文所稱道德楞
嚴諸書雖嘗涉獵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書天主之教
朕素未覽閱爲能知其說哉

大哉聖謨真千萬世道統之正脉後雖有聖人弗能駕

世祖斯文而上之也蓋祖白之心大不滿

世祖之法堯舜尊周孔故著天學傳察以闢我

世祖而欲專顯天主教也以臣抗君豈非明背本以明

從他國乎而弁其端者白康熙三年歲在甲辰春二
正月柱下史毘陵許之漸敬題噫吁戲異乎哉許先

生而爲此耶學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馮
應京樊良樞者若而人爲天主教作序多矣或序其
歷法或序其儀器或序其算數至進呈書像一事則
固有序之者實湯若望自序之可見徐李諸人猶知
不敢公然得罪名教也若望之爲書也曰男女各一
以爲人類之初祖未敢斥言覆載之內盡是其教之
子孫君子直以妄目之而已矣祖白之爲書也盡我
大清而如德亞之矣盡我
大清及古先聖帝聖師聖臣而邪教苗裔之矣盡我歷

代先聖之聖經賢傳而邪教緒餘之矣豈止於妄而已哉實欲挾

大清之人盡叛

大清而從邪教是率天下無

君無父也而先生序之曰二氏終其身於君臣父子而

莫識其所為天卽儒者或不能無弊噫是何言也二氏供奉

皇帝龍牌是識君臣經言齋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二

親是識父子况吾儒以五倫立教乎唯天主耶穌謀

反於其國正法釘死是莫識君臣耶穌之母瑪利亞
有夫名若瑟而曰耶穌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
得供奉祖父神主是莫識父子先生反以二氏之識
君臣父子者謂之爲莫識君臣父子以耶穌之莫識
君臣父子者謂之爲識君臣父子何刺謬也儒者有
弊是先聖乎先賢乎後學乎不妨明指其人與衆攻
之如無其人不宣作此非聖之文自毀周孔之教也
楊墨之害道也不過曰為我兼愛而孟子亟距之曰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傳樂之害道也苗裔

我君臣學徒我周孔祖白之意若曰孔子之道不息
天主之教不著孟子之距恐人至於無父無君祖白
之著恐人至於有父有君而先生為祖白作序是距
孔孟矣遵祖白矣儒者不能無弊先生自道之也意
者先生或非

大清國之產乎或非

大清國之科目乎胡為而為邪教序此非聖之書也此
非聖之言也先生過矣尋復思之是非先生之筆也
何以明之先生讀書知字發身庠序為名進士筮仕

為名御史其於聖人之道幼學壯行熟矣非先王之
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先生之所素定
者也肯屑為此非聖妖書之序哉或者彼邪教人之
謀以先生乃

朝廷執法近臣又有文名得先生之序以標斯書使天
下人咸曰許侍御有序則吾中夏人信為天主教之
苗裔勿疑矣妖言惑眾有魚腹天書之成效故託先
生之名為之序既足以搖動天下人之心更足為邪
教之証據於將來也必非先生之筆也不然或先生

之門人幕客弗體先生敬慎名教之素心假借先生
之文以射自鳴鐘等諸奇器必非先生之筆也再不
然近世應酬詩文習為故套有求者率令牀頭捉刀
人給之主者絕弗經心不必見其文請其書也况先
生戴星趨

朝出卽入臺治事退食又接見賢士大夫論議致君澤
民之術奚暇讀其書哉使先生誠得讀其書見我伏
義氏以至今日之君臣士庶盡辱為邪教之子孫六
經四書盡辱為邪教之餘論當必髮豎皆裂擲而抵

其書於地之不蚤尚肯爲之序乎此光先之所以始
終為必非先生之筆也光先之闢邪論距西集殺青
五六年矣印行已五千餘部朝野多謬許之而先生
獨若未之見若未之聞豈於非聖之書反悅日乎必
不然矣於此愈信必非先生之筆也雖然光先能信
必非先生之筆有位君子能信必非先生之筆天下
學人能信必非先生之筆但此序出未二月業已傳
遍長安非先生之筆而先生不亟正之恐後之人未
必能如光先能如今日之有位君子能如今日之天

下學人能信必非先生之筆也得罪名教雖有孝子
慈孫豈能為先生諱哉猶之光先今日之呼吾家老
不曉事也先生當思所以處此矣天主耶穌謀反於
如德亞國事露正法同二盜釘死十字架上是與衆
棄之也有若望之進呈書像可據然則天主耶穌者
乃彼國之大賊首其教必為彼國之所屬禁於中夏
之白蓮聞香諸邪實同在彼國則為大罪人來此國
則為大聖人且謂我為彼教之苗裔而弗知辱謂我
為彼教之後學而弗知惡使如德亞之主臣聞之寧

不唯我中夏之士大夫無心知無目識乎先生雖未嘗為之序而序實有先生之名先生能晏然已乎以謀反之遺孽行謀反之邪教開堂於京師宣武門之內東華門之東阜城門之西山東之濟南江右之淮安揚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浙之杭州金華蘭谿閩之福建建寧延平汀州江右之南昌建昌贛州東粵之廣州西粵之桂林蜀之重慶保寧楚之武昌秦之西安晉之太原絳州豫之開封凡三十窟穴而廣東之香山魯盈萬人盤踞其間成一大都會以暗

地送往迎來若望籍歷法以藏身金門而恭布邪教之黨羽於

大清京師十二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為乎明綱之所
以不紐者以廢前王之法爾律嚴通海泄漏徐光啟
以歷法薦利瑪竇等於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
而弗識其所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
止不關防之十五直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
收歸圖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翫待外國人之政否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遂成習矣不察伏戎於莽萬

一竊發先生將用何術以謝此一序乎時憲歷面書
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謂其暗竊正朔之尊以予西
洋而明白示天下以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具疏具呈爭之今謂伏羲之彼教
之苗裔六經是彼教之微言而依西洋新法五字豈
非奉彼教正朔之實據明驗乎惑眾之妖書已明刊
印傳播策應之邪黨已分布各省咽喉結交士夫以
為羽翼煽誘小人以為爪牙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從
之者如水之就下

朝廷不知其故羣工畏勢不言養虎卧內識者以為深
憂而先生不效賈生之痛哭尚反為其作序以諷之
乎光先抱杞憂者六年矣懷書

君門抑不得通惟付之筆伐口誅以冀有位者之
上聞先生乃

聖門賢達

天子諫臣不比光先之無官守言責執典章以聲一致
討實先生學術之所當盡職分之所當為者况有身
後之累之一序乎光先與先生素未謀面而輒敢以

書唐突先生者為天下古今萬國君臣士庶之祖稱
衛為古先聖人之聖經賢傳衛為天下生靈將來之
禍亂衛匪得已也請先生速鳴攻之之鼓以保三言
之令名以消身後之隱禍斯光先之所以為先生計
非謂讓先生也幸先生亟圖之知我罪我惟先生所
命主臣主臣

康熙甲辰三月二十五日光先再頓首面投

闢邪論上

聖人之教平實無奇一涉高奇卽歸怪異楊墨之所
以為異端者以其持理之偏而不軌於中正故為聖
賢之所距矧其人其學不敢望楊墨之萬一而怪僻
妄誕莫與比倫羣謀不軌以死於法乃妄自以為冒
覆宇宙之聖人而欲以其道教化於天下萬世不有
所以遊之愚民易惑於邪則遺禍將來定非渺以
此主持世道者他日之憂也故不憚繁冗據其說以闢
之明萬歷中西洋人利瑪竇與其徒湯若望羅雅谷

奉其所謂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像名曰耶穌
手執一圓象問為何物則曰天問天何以持於耶穌
之手則曰天不能自成其爲天如萬有之不能自成
其爲萬有必有造之者而後成天主爲萬有之初有
其有無元而爲萬有元超形與聲不落見聞乃從實
無造成實有不需材料器具時日先造無量數天神
無形之體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彙諸
物以爲覆載安養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飛走鱗介
種植等類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穰

以為人類之初祖天為有始天主為無始有始生於
無始故稱天主為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靈魂
造地獄以苦不事天主者之靈魂人有罪應入地獄
者哀悔於耶穌之前竝祈耶穌之母以轉達於天主
即赦其人之罪靈魂亦得升於天堂惟諸佛為魔鬼
在地獄中永不得出問耶穌為誰曰即天主也天主
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何為下生人世曰天主憫世當
造罪禍延世世僧裔許躬自降生救贖於五千年中
或遣天神下告或託前知之口代傳降生在世事蹟

預題其端載之國史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
胎孕天主瑪利亞怡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故瑪
利亞為天主之母童身尚猶未壞問耶穌生於何代
何時曰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噫荒唐小誕亦
至此哉夫天二氣之所結撰而成非有所造而成者
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時行而物生
二氣之良能也天設為天主之所造則天亦塊然無
知之物矣焉能生萬有哉天主雖神寶二氣中之一
氣以二氣中之一氣而謂能造生萬有之二氣於理

通乎無始之名竊吾儒無極而生太極之說無極生
太極言理而不言事苟以事言則六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論論則涉於誕矣夫子之不語怪力亂神政為
此也而所謂無始者無其始也有無始則必有生無
始者之無無始有生無始者之無無始則必又有生
無無始者之無無始邈而上之曷有窮極乎無始
亦不得名天主矣誤以無始為天主則天主屬此而
不得言有真以耶穌為天主則天主亦人中之人更
不得名天主也設天果有天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

國無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
之理獨主一國豈得稱天主哉既稱天主則天上地
下四海萬國物類甚多皆待天主宰制天主下生二
十三年誰代主宰其事天地既無主宰則天不運
行地亦不長養人亦不生死物亦不蕃茂而萬類不
幾息乎天主欲救亞當胡不下生於造天之初乃生
於漢之元壽庚申元壽庚申距

今上順治己亥纔一千六百六十年漸而開闢甲子至
明天啟癸亥以暨於今合計一千九百三十七萬九

千四百九十六年此黃帝太乙所紀從來之歷元匪
無根據之說太古洪荒都不具論而天皇氏有干支
之名伏羲紀元癸未則伏羲以前已有甲子明矣孔
子刪書斷自唐虞而堯以甲辰紀元堯甲辰距漢哀
庚申計二千三百五十七年若耶穌卽是天主則漢
哀以前盡是無天之日界第不知堯之欽若者何事
舜之察齊者何物也若天主卽是耶穌孰抱持之而
內於瑪利亞之腹申齊諧之志怪未有若此之無稽
也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人道之常經也有父有母人

子不失之辱有母無父人子反失之榮四生中濕生
無父母胎卵化俱有父母有母而無父恐不可以為
訓於彼國况可聞之天下萬國乎世間惟禽獸知母
而不知父想彼教盡不知父乎不然何奉無父之鬼
如此其尊也尊無父之子為聖人實為無夫之女開
一方便法門矣瑪利亞既生耶穌更不當言童身未
壞而孕胎何事豈童女怡然之所允從且童身不童
身誰實驗之禮內言不出公庭不言婦女所以明恥
也母之童身即禽獸不忍出諸口而號為聖人者反

忍出諸口而其徒反忍鳴之天下萬國乎耶穌之師
弟禽獸之不若矣童身二字本以飾無父之嫌不知
欲蓋而彌彰也天堂地獄釋氏以神道設教勸怵愚
夫愚婦非真有天堂地獄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百祥百殃卽現世之天堂地獄而彼教則
鑿然有天堂地獄在於上下奉之者升之天堂不奉
之者墮之地獄誠然則天主乃一邀人媚事之小人
爾奚堪主宰天地哉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惡人
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人抑將顛倒

善惡而不恤乎釋氏之懺悔卽顏子不二過之學未嘗言罪盡消也而彼教則哀求耶穌之母子卽赦其罪而升之於天堂是奸盜詐僞皆可以爲天人而天堂實一大逋逃藪矣拾釋氏之唾餘而謂佛墮地獄中永不得出無非滿腔忌嫉以騰妬婦之口如真爲世道計則著至大至正之論如吾夫子正心誠意之學以脩身齊家爲體治國平天下爲用不期人尊而人自尊之奈何闢釋氏之非而自樹妖邪之教也其最不經者未降生前將降生事蹟豫載國史夫史以

傳信也安有史而書天神下告未來之事者哉從來
妖人之惑衆不有所藉託不足以傾愚民之心如社
火狐鳴魚腹天書石人一眼之類而曰史者愚民不
識真偽咸曰信真天主也非然何國史先載之耶觀
蓋法氏之見耶穌頻行靈蹟人心翕從其忌益甚之
語則知耶穌之聚衆謀為不軌矣官忌而民言發非
反而何耶穌知不能免恐城中信從者多盡被拘執
傍晚出城入山園中跪禱被執之後衆加耶穌以僭
王之恥取王者絳色蔽衣披之織剛刺為冕以加其

首且重擊之又納杖於耶穌之手比之執權者焉偽
為跪拜以恣戲侮審刑官比辣多計釋之而不可得
姑聽衆撻以洩其恨全體傷剝卒釘死於十字架上
觀此則耶穌為謀反之渠魁事露正法明矣而其徒
邪心未革故為三日復生之說以愚彼國之愚民不
謂中夏之人竟不察其事之有無理之邪正而亦信
之皈之其愚抑更甚也夫人心翕從聚衆之蹟也被
人首告機事之敗也知難之至無所逃罪也恐衆被
拘多口之供也傍晚出城乘天之黑也入山園中逃

形之深也跪禱於天祈神之佑也被以王者之袞冕
戲遂其平日之願也偽為跪拜戲其今日得為王也
衆捷洩恨洩其惑人之恨也釘死十字架上正國法
快人心也其徒諱言謀反而謀反之真贓實蹟無一
不自供招於進呈書像說中十字架上之釘死政現
世之劍樹地獄而云佛在地獄何所據哉且、字架
何物也以中夏之刑具考之實凌遲重犯之木驢子
爾飯彼教者令門上堂中俱供十字架是耶穌之弟
子無家不供數木驢子矣其可乎天主造人當造威

德至善之人以為人類之初祖猶恐後人之不善繼述何造一驕傲為惡之亞當致子孫世世受禍是造人之人貽謀先不臧矣天主下生救之宜興禮樂行仁義以登天下之人於春臺其或庶幾乃不識其大而好行小惠惟以瘳人之疾生人之死履海如食天堂地獄為事不但不能救其雲初而身且陷於大戮造天之主如是哉及事敗之後不安義命跪禱於天而妖人之真形不覺畢露夫跪禱於天也天上之神孰有尊於天主者哉孰敢受其跪孰敢受其禱以

天主而跪禱則必非天主明矣按耶穌之釘死實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而云天地人物俱證其為天主天則望日食既下界大暗地則萬國震動夫天無二日望日食既下界大暗則天下萬國宜無一國不共睹者日有食之春秋必書况望日之食乎考之漢史光武建武八年壬辰四月十五日無日食之共豈非天醜妖人之惡使之自造一謊以自證其謊乎連篇累牘辯駁其非總弗若耶穌跪禱於天則知耶穌之非天主痛快斬截真為照妖之神鏡也一語允堪破

的而必俟數千言者蓋其刊布之書多竊中夏之語
言文字曲文其妖邪之說無非彼教金多不難招致
中夏不得志之人而代為之創潤使後之人第見其
粉飾之諸書不見其原來之邪本茹其華而不知其
實誤落彼雲霧之中而陷身於不義故不得不反復
辨論以直擣其中堅世有觀耶穌教書之君子先覽
其進呈書像及蒙引日課三書後雖有千經萬論必
不屑一寓目矣邪教之妖書妖言君子自能辨之而
世有不及知之無狀真有不與同中國者試舉以告

夫天下之學人焉今日之天主堂卽當年之首善書院也若望乘魏璫之焰奪而有之毀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木主踐於糞穢之內言之能不令人眦欲裂乎此司馬馮元飈之所以切齒痛心向人涕泣而不共戴天者也讀孔氏書者可毋一動念哉邪說流行懼其日滋不有聖人何能止息孟子之距楊墨惡其充塞仁義也天主之教豈特充塞仁義已哉禹平水土功在萬世先儒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其距楊墨也茲欲距耶穌息邪教正人心塞亂

源不能不仰望於

主持世道之聖人云韓愈有言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吾於耶穌之教亦然時

順治己亥仲夏望日新安布衣楊光先長公著

闢邪論中

聖人學問之極功祇一窮理以幾於道不能於理之外又穿鑿一理以為高也故其言中正平常不為高遠奇特之論學人終世法之終世不能及焉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恃其給捷之口便佞之才不識推原事物之理性情之正惟以辯博為聖瑰異為賢因恤悖理叛道割裂墳典之文而支離之譬如猩猩鸚鵡雖能人言然實不免其為禽獸也利瑪竇欲尊耶穌為天主首出於萬國聖人

之上而最尊之。歷引中夏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證其為天主。曰：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之上帝。吾國天主卽華言上帝也。蒼蒼之天乃上帝之所役使者。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未可為尊。況於下地，乃衆足之所踏踐，汙穢之所歸安，有可尊之勢。是天地皆不足尊矣。如斯立論，豈非能人言之禽獸哉？夫天萬事萬物萬理之大宗也。理立而氣具焉，氣具而數生焉。數生而象形焉，天為有形之理，理為無形之天。形極而理見焉。此天之所以卽理也。天函萬事萬物理

亦函萬事萬物故推原太極者惟言理焉理之外更無所謂理卽天之外更無所謂天也易之爲書言理之書也理氣數象備焉乾之卦乾元亨利貞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元者理也資始萬物資理以爲氣之始資氣以爲數之始資數以爲象之始象形而理自見焉故曰乃統天程傳乾天也專言之則道也分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此分合之說未嘗主於分而不言合也專者體也分者用也

言分之用而專之體自在矣天主教之論議行為純乎功用竇程子之所謂鬼神何得擅言主宰朱子云乾元是天之性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神耶觀此則天不可言自是天帝不可言自是帝也萬物所尊者惟天人所尊者惟帝人舉頭見天故以上帝稱天焉非天之上又有一帝也書云欽若昊天惟天降災祥在德與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詩云畏天之威天鑒在茲皆言天也上帝是皇昭事上帝言敬天也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言不敢逆天也惟

皇上帝降衷下民衷者理也言天賦民以理也禮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言順天時重農事也凡此皆稱上帝以尊天也非天自天而上帝自上帝也讀書者毋以辭害意焉今謂天為上帝之役使不識古先聖人何以稱人君為天子而以役使之賤比之為君之父哉以父人君之天為役使之賤無怪乎令飯其教者必毀天地君親師之牌位而不供奉也不尊天地以其無頭腹手足踏踐汙穢而賤之也不尊君以其為役使者之子而輕之也不尊親以耶穌

之無父也天地君親尚如此又何有於師哉此宣聖
木主之所以遭其毀也乾坤俱汨五倫盡廢非天主
教之聖人學問斷不至此宜其誇詡自西徂東諸大
邦國咸習守之而非一人一家一國之道也吁嘻異
乎哉自有天地以來未聞聖人而率天下之人於無
父無君者也諸大邦國苟聞此道則諸大邦國皆禽
獸矣而况習守之哉夫不尊天地而尊上帝猶可言
也尊耶穌為上帝則不可言也極而至於尊凡民為
聖人為上帝猶可言也胡遽至於尊正法之罪犯為

聖人為上帝則不可言也。古今有聖人而正法者，否上帝而正法，吾未之前聞也。所謂天主者，主宰天地萬物者也。能主宰天地萬物而不能主宰一身之考終，則天主之為上帝可知矣。彼教諸書於耶穌之正法，不言其釘死者何事。第云救世功畢，復昇歸天。其於聖人易箒之大事，亦太草草矣。夫吾所謂功者，一言而澤被蒼生一事而恩施萬世，若稷之播百穀，契之明人倫，大禹之平水土，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法堯舜，孟子之距楊墨，斯救世之功也。耶穌有一於是。

乎如以瘳人之病生人之死為功此大幻術者之事
非主宰天地萬物者之事也苟以此為功則何如不
令人病不令人死其功不更大哉夫既主宰人病人
死忽又主宰人瘳人生其無主宰已甚尚安敢言功
乎故祇以救世功畢復昇歸天八字結之絕不言畢
者何功功者何救蓋亦自知其辭之難措而不覺其
筆之難下也以正法之釘死而云救世功畢復昇歸
天則凡世間凌遲斬絞之重犯皆可援此八字為絕
妙好辭之行狀矣妖書妖言悖理反道豈可一日容
於中夏哉

闕邪論下

詳閱利瑪竇闡明天主教諸書之論議實西域七十
二種旁門之下九十六種邪魔之一其詆毀釋氏欲
駕而上之此其恒情原不足為輕重利瑪竇之來中
夏並老氏而排之士君子見其排斥二氏也以為吾
儒之流亞故交讚之援引之竟忘其議論之邪僻而
不覺其教之為邪魔也且其書止載耶穌救世功畢
復昇歸天而不言其死於法故舉世縉紳皆為其欺
蔽此利瑪竇之所以為大姦也其徒湯若望之知識

卑闇於利瑪竇乃將耶穌之情事於進呈書像中和
盤託出予始得即其書以關之豈有彼國正法之罪
犯而來中夏為造天之聖人其孩孺我中夏人為何
如也耶穌得為聖人則漢之黃巾明之白蓮皆可稱
聖人矣耶穌既釘死十字架上則其教必為彼國之
所禁以彼國所禁之教而欲行之中夏是行其所犯
之惡矣其衷詎可測哉若望之流開堂於江甯錢塘
閩粵實繁有徒呼朋引類往來海上天下之人知愛
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干禁是愛虎豹之文

皮而豢之卧榻之內忘其能噬人矣夫國之有封疆
關之有盤詰所以防外伺杜內洩也無國不然今禁
令不立而西洋人之集中夏者行不知其遵水遵陸
止不知其所作所為惟以精工奇巧之器鼓動士大
夫天堂地獄之說煽惑我愚民凡皈之者必令粘一
十字架於門上安知其非左道之暗號乎世方以其
器之精巧而愛之吾政以其器之精巧而懼之也輸
之攻墨之守豈拙人之所能哉非我族類其心必殊
不謀為不軌於彼國我亦不可弛其防範况曾為不

軌於彼國乎茲滿漢一家蒙古咸國出入關隘猶憑符信以行而西洋人之往來反得自如而無譏察吾不敢以為政體之是也正人必不奉邪教而奉邪教者必非正人以不正之人行不正之教居於內地為國顯官國之情勢保毋不外輸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謀國君子毋以其親暱而玩視之也彼教之大規行教之人則不婚不宦考湯若望之不婚則比頑童矣不宦則通政使食正二品服俸加二級掌欽天監印矣行教而叛教業已不守彼國之法安能必其守

大清之法哉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依西洋新法五
字不可謂非先集之霰也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識者
猶惡其眼予蓋惡其眼云懷書

君門抑不得達故著斯論以表天主教之隱禍有如此
寧使今日詈予為妬婦不可他日神予為前知也論
甫刻成客有向予言利瑪竇於萬曆時陰召其徒以
貿易為名舳艫銜尾集廣東之香山澳中建城一十
六座守臣懼請設香山叅將增兵以資彈壓然彼眾
日多漸不可制天啟中臺省始以為言降嚴旨撫臣

何士晉康潔剛果督全粵兵毀其城驅其衆二三十年之禍一旦盡消此往事之可鑒也今若望請召彼教人來治厯得毋借題為復踞澳之端乎彼國距中夏十萬里往返必須十年而三月卽至是不在彼國而在中國明矣不知其人於何年奉何旨安插何地方也如無旨安插則私越之干禁有官守言責之大方君子可無半語一詰之哉茲海氛未靖譏察當嚴廟堂之上宜周旋飭之畫毋更揖盜自詒後日之憂也

續因所聞補贅論末憂國大君子鑒之

臨湯若望進呈圖像說

上許先生書後追悔著闢邪論時未將湯若望刻印
國人擁戴耶穌及國法釘死耶穌之圖像刊附論首
俾天下人盡見耶穌之死於典刑不但士大夫不肯
為其作序卽小人亦不屑歸其教矣若望之進呈書
像共書六十四張為圖四十有八一圖系一說於左
方茲弗克具載止摹擁戴耶穌及釘架立架三圖三
說與天下共見耶穌乃謀反正法之賊首非安分守
法之良民也圖說附於左方

天 主 耶 穌 返 都 像

第 二 十 八 圖



湯若望曰耶穌出行教久知難期之漸迫也旋反都

城就之從來徒行惟此入都則跨一驢且都人望耶

蘇如渴聞其至也無貴賤大小傾城出迎有以衣覆

地弗使驢足沾塵者有折枝擁導者前後左右羣讚

其為天主無間也噫是蓋有二意焉一少顯尊貴之

相於受難之前以見受難實為天主一借此重責五

日後有變心附惡者若曰爾所隨聲附惡以相傾陷

者非即爾前日歡迎入城讚為天主者乎

楊子曰此湯若望自招天主耶穌是謀反之口供

貴所以取釘死

五日前奉迎者愚民受其惑五日後變心者懼王法悔前非也

自供

貴者精神賤者百姓擁戴之威取死之速故人從來如此

如此擁戴耶穌則如德亞國與耶穌勢不能兩立矣非國王殺耶穌則耶穌必殺國王

夫人之情不覺自露惟其尊

耶蘇方釘刑架像

第四十二圖



若望曰其釘十字架也左右手各一釘二足共一釘
有二盜在獄未決者今亦取出釘之以等耶穌於盜
爲大辱云

楊子曰犯人畫招已畢此真所謂不刑而招

天 主 耶 穌 立 架 像

第 四 十 三 圖



若望曰釘畢則立其架中耶穌兩傍盜也耶穌懸架
 天地人物俱証其為天主天証如太陽當望而食法
 所不載且全食下界大暗且久食歷時十二刻也地
 証全地皆震驚動萬國人証無數死者離墓復活物
 証如石塊自破帷帳自裂等是也尤足異者既終之
 後惡衆有眇一目者舉鎗刺耶穌脇以試其實死與
 否刺血下注點及惡目隨與復明耶教之意恐人議
 是天主下生故引天地人物作証以見耶穌真是天
 主必要說到理事之所無使人不敢不信細考耶穌
 釘死之日依西歷乃三月之十六日夫天既肯
 光武建武八年壬辰歲之三月二十日

違常度非朔六日而食亦以証耶蘇為天主何不全於
 二而食於十日既望月圓之朝疾行一月八不能度半
 陽之光故於大暗精於歷法如若方知此食在義
 以食日下界不日言斷不秋言也若既敢安言
 和歷官斷不日言斷不秋言也若既敢安言
 吾亦姑以妄信日有食震之文况望日但查建武八年
 三月止四說無日地食震之文况望日但查建武八年
 人止四說無日地食震之文况望日但查建武八年
 夫人有止四說無日地食震之文况望日但查建武八年
 夫願為定冊可考以鏡引其枝脫節也獨隄防明士大
 其數伴奇巧器物與之願為珠不序也真無目不遇利
 能守自巳之正學乃玩物以徇人舉世尤親暱之即弗
 遺天徐光啟為萬世大罪人魁吾世而效之遂
 必以徐光啟為萬世大罪人魁吾世而效之遂
 楊子曰右三圖三說是聖人是反賊是崇奉是正法
 吾弗能知請歷來作序先生辨之

江南徽州府新安衛官生編歙縣民楊光先
呈為

大國無奉小國正朔之理一法無有閏有不閏之月
事關

國體義難緘默請乞

題叅會勘改正以尊

大國名分以光

一代大典事竊惟正名定分在隻字之間成歲閏餘
有不易之法顧法不可以紊亂而名不可以假

人名以假人將召不臣之侮法而紊亂定貽後世之譏斯

國體之攸關匪尋常之得失也

皇上乘乾御宇撫有萬國從來幅員之廣重譯之獻未有如

皇上之盛者而

正朔之頒實萬國之所瞻聽後世之所倣則非一代因革損益之庶政比也必名足以統萬國而法足以憲萬世始克稱

一代之歷焉茲欽天監監正湯若望之以新法推時
憲歷也於名則有無將之誅於法則有擾紀之
罪為

皇上之臣民者豈能晏然而已乎夫時憲歷者

大清之歷非西洋之歷也欽若之官

大清之官非西洋之官也以

大清之官治

大清之歷其於歷面之上宜書奏

准印造時憲歷日頒行天下始為尊

皇上而大一統今書

上傳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竊正朔之權以予西洋
而明謂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其罪豈止無將已乎春秋魯
記事之史也仲尼魯之老臣也魯臣而脩魯史
尚不敢自大其君而必繫之以春王正月蓋所
以尊周天王而大一統非藉周天王而張大夫
魯也今以

大清之歷而大書依西洋新法不知其欲天王誰乎

如天王

皇上則不當書依西洋新法敢書依西洋新法是藉
大清之歷以張大其西洋而使天下萬國曉然知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實欲天王西洋而魯

大清也罪不容於誅矣孔子惜繁纓謂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今假以依西洋新法此實見之行事非
託之空言者也豈特繁纓已哉若望必白五字
出自

上傳夫

上傳者傳用其法未嘗傳其特書五字於歷面也
皇上卽傳其特書五字於歷面若望亦當引分以辭

曰冠履有定分臣偏方小國之法曷敢云

大國依之而特書於歷面以示天下萬國臣不敢也
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毋下拜
不可師以辭乎如曰習矣而不察小國命

大國非習而不察之事也人臣見無禮於其

君者如鷹鷂之逐雀光先於本年五月內曾具疏糾
政疏雖不得

上達而大義已彰於天下若望卽當檢舉改正以贖
不臣之罪何敢於十八年曆日猶然大書五字
可謂怙終極矣此盜竊名器之罪一也三歲一
閏氣盈朔虛之數也無法以推之何以知其某
月當置閏某月不當置閏乎一月之內有一節
氣一中氣此常月之法也有一節氣而無中氣
則以上半月為前月之中氣下半月為後月之
節氣此置閏之法夫人而盡知也新法於十八
年閏七月十四日酉時正初刻交白露八月節

十四日以前作七月用十四日以後作八月用
此有節氣而無中氣之為閏此法之正也忽又
於十二月十五日申時正三刻交立春正月節
此月有節氣而無中氣政與閏七月之法同是
一歲而有兩閏月之法矣同一法也而有閏有
不閏何以杜天下後世之口乎且順治十八年
實閏十月而新法謬閏七月此不知其憑何理
以推也若望必曰西洋新法與義和不同夫用
新法者冀其精密於義和之法也而新法謬亂

若此不敢望羲和之萬一尚可侈口言新法哉
匪特此也一月有三節氣則又更異於有閏有
不閏之法矣至於冬至之刻至立春之刻應有
四十五日八時弱而新法止四十四日一時三
刻將立春之刻趨在前一日六時三刻是不應
立春之日而立春應立春之日而不立春凡此
開闢至今所未聞之法也夫春為一歲之首禮
經月令立春之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關於典禮

何等重大乃以偏方之新法淆亂

上國之禮經藝

天帝而慢

天子莫此為甚焉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新法之干於政典多矣此倣擾天紀之罪二也夫以堂堂之

天朝舉

一代之大經大法垂之無將擾紀之人而聽其盜竊紊亂何以垂之天下後世哉總之西洋之學左

道之學也其所著之書所行之事靡不悖理叛
道世盡以其為遠人也而忽之又以其器具之
精巧也而暱之故若望得藉其新法以隱於

金門以行邪教久之黨與熾盛或有如天主耶穌
謀為不軌於其本國與利瑪竇謀襲日本之事
不幾養虎自貽患哉二事一見於若望進呈之
書一聞於海舶商人之口如斯情事

君之與相不可不一聆於耳中以知天主教人之狼
子野心謀奪人國是其天性今呼朋引類外集

廣澳內官

帝掖不可無蜂蠆之防此光先之所以著摘謬十論以政其謬歷闢邪三論以破其左道也謬歷正而左道祛左道祛而禍本亡斯有位者之事也伏乞詳察備呈事關

國體具疏

題叅請

勅滿漢內閣翰林六部九卿科道公同勘議請旨改正并將邪教逆斥以爲無將擾紀之戒庶名分

定而

上國尊歷法正而
大典光矣字多逾格仰祈鑒宥爲此具呈須知呈者

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具投
禮科未准

中星說

古今掌故無載籍可考則紛如聚訟終無足徵可以
逞其私智肆其邪說以簧鼓天下後世而莫之所經
正夫既有載籍可考又有一定掌故乃盡以爲不可
據是先王之法不足遵而載籍不足憑也載籍以義
畫為祖然有畫而無文尚書有文有事典雅足徵故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誠文章政事之祖而又經歷代
大儒之所論註則其為憲萬世不待言矣堯典乃命
羲和欽若昊天之後卽分命申命二氏宅於四極考

正星房虛昴四正之中星此二氏必義后之裔與其
司天之史守其家學故世其官而掌故之淵源必本
之肇造干支之太古學有師承其來舊矣定非創自
胸臆若今人之以新鳴也考其四正之中星咸以太
陽之宿居於四正宮之中蓋太陽者人君之象中立
而弗偏倚者也人君宅中以治天下故以太陽宅於
四正宮之中以象之非無所取義而云然也故星日
馬宿列於午宮之中典曰日中星鳥午宮正中之線
當星宿五度九
十二分一十二秒房日兔宿列於卯宮之中典曰日
三十七分五十二秒

永星火卯宮正中之線當房宿初度三虛日鼠宿列
 於子宮之中典曰宵中星虛子宮正中之線當虛宿
秒八十七昂日雞宿列於酉宮之中典曰日短星昂
微五十七織酉宮正中之線當昂宿三度二十此堯典之所紀載
五分六十八秒六十二微五十織此堯典之所紀載
 歷代遵守四千餘年莫之或議可云不足法乎今西
 洋人湯若望盡更羲和之掌故而廢黜之將帝典真
 不足據則世間載籍當盡付之祖龍一火矣奚必存
 此贅疣以為挽亂新法之具哉孔子之所以為聖人
 者以其祖述堯舜也考其祖述之績實上律天時下

襲水土而已聖而至於孔子無以復加矣而羲和訂
正星房虛昴之中星乃堯典之所紀載孔子之所祖
述若望一旦革而易之是堯舜載籍之謬孔子祖述
之非若望是而孔子非孔子將不得為聖人乎試問
舉世之先知後知先覺後覺堯舜應祖述乎不應祖
述乎必有能辨之者如應祖述則羲和之法恐不可
盡廢也予不懼羲和之學絕而不傳懼載籍之祖之
掌故不能取信於今日使後之學者疑先聖先賢之
典冊盡為欺世之文具而學脈道脈從斯替矣此予

之所以大憂也故於中星之辯刺刺不休以當賈生
之痛哭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禮王制曰析言破
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不以聽作記者其前
知有今日乎

避擇議

竊惟陰陽五行之理惟視生尅制化之用用得其理則凶可化為吉用違其理則吉反變為凶而斟酌權宜非讀書明理之人不能也今天文地理時令三家多是不讀書之人藉此以為衣食之資其於陰陽五行之理原未融會貫通以訛傳訛滿口妄誕究至禍人之事恒多而福人之事恒少夫山有山之方位命有命之五行歲月有歲月之生死詳載通書待人隨理而變通之故名其書曰通通者有變通之義今庸

術不能明理而變通之反將變通之書以文其不通之術鮮有不誤人也者凡陰陽二宅以其人之本命為主山向歲月俱要生扶本命最忌尅命選擇造命之理要生扶之四柱忌尅洩之四柱或三方不利用事難緩則用制殺化殺之月令以化凶為吉若月令生殺黨殺日時不良則有凶而無吉如

崇親王之命丁酉年生納音屬火以水為殺宜選二木生旺之月以生火令水不尅火而生木此化難生恩之法也忌水生旺之月以尅火忌金生旺之月以生

殺此定理也查戌戌年寅午戌三合火局以北方為
三殺亥為劫殺壬為伏兵子為災殺癸為大禍丑為
歲殺蓋亥壬子癸為陰陽二水臨官帝旺之地以水
能滅火也一說亥子丑為陰陽二火墓絕之鄉火至
北方而無氣其義與水尅火同此北方所以為寅午
戌三合年之三殺也又查山家變運子午二山正五
行屬水水墓在辰戌戌年遁得丙辰墓運納音屬土
選用公月月建辛酉為庚金帝旺之鄉辛金臨官之
地用官旺之金生水以尅火加之墓運屬土母顧子

而不尅水反助金以生水查壬辰日干頭透水又納音屠水衆殺黨聚以尅

王命何忌如之且八月二十七日實犯地空通書忌理莖蓋湯若望未之見也查甲辰時奇門法犯伏吟經云課中伏吟為最凶天蓬加着地天蓬天蓬若到天英生須知卽是反吟宮八門反伏皆如此生在生兮生在死假令吉宿得奇門萬事皆凶不堪使

榮親王之葬年犯三殺月犯生殺日犯黨殺時犯伏吟四柱無一吉者不知其憑何書何理而選之也幸用

之以葬數月之
王若用之宦庶之家其凶禍不可言矣

摘謬十論

一謬不用諸科較正之新

從來治歷以數推之以象測之以漏考之以氣驗之
蓋推算者主數而不主象恐推算與天象不合故用
回回科之太陰五星凌犯以較之又恐推算凌犯二
家與天象不合故用天文科臺官之測驗以考之三
科之較政精矣當矣而猶曰此數象之事非氣候時
刻分秒事也故用漏刻科考訂一日百刻之漏布律
管於候氣之室驗葭灰飛之時刻分秒以知推算之

時刻分秒與天地之節氣合與不合此四科分設之意從古已然今惟憑一己之推算竟廢古制之諸科禁回回科之凌犯而不許之進呈進自著之凌犯以掩其推算之失置天文科之臺官而不使之報象廢漏刻科之律管而不考其飛仄縱氣候違於室中行度舛於天上誰則敢言此若望所以能盡聾瞶一世之人得成其為新法也

二 謬一月有三節氣之新

按歷法每月一節氣一中氣此定法也亦定理也

順治三年

十一月大癸卯

初一日癸卯卯初一刻大雪十一月節
十五日丁巳亥正初一刻冬至十一月節
三十日壬申未初一刻小寒十二月節

此是一月之內有兩月之節氣矣自開天闢地至今未聞有此法也

三謬二至二分長短之新

按至分之數時刻均齊無長短不一之差

冬至至夏至 古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夏至至冬至 古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是夏至至冬至長十一時而冬至至夏至短十一時
矣

春分至秋分	古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秋分至春分	古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新法一百七十八日五時五刻五分	

是春分至秋分多八日三時五刻五分而秋分至春分少八日三時五刻五分矣

四 謬夏至太陽行遲之新

太陽之行原無遲疾一晝夜實行一度夏至太陽躔
申宮參八度參八出寅宮入戌宮晝行地上度二百

一十九度弱故晝長夜行地下度一百四十六度強
故夜短苟因夏至之晝長而謂太陽之行遲則夏至
之夜短太陽應行疾矣遲於晝而疾於夜有是理乎
冬至太陽躔寅宮箕三度箕三出辰宮入申宮晝行
地上度一百四十六度強故晝短夜行地下度二百
一十九度弱故夜長苟因冬至之晝短而謂太陽之
行疾則冬至之夜長太陽應行遲矣疾於晝而遲於
夜有是理乎新法以夏至太陽之行遲故將立秋歷
在後一日三時以冬至太陽之行疾故將立春曆在

前一日六時立夏立冬莫不皆差一日七八時總因
不明太陽之行誤之也禮經立春之日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關於典
禮何等重大茲以偏邦之新法淆亂

上國之禮經慢

天帝而褻

天子莫此為甚焉

五謬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新

查寅宮宿度自尾二度入寅宮起

尾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一一二三四五

六七箕初一二三四五六始入丑宮今冬至之太陽

實躔寅宮之箕三度而新法則移箕三入丑宮是將

天體移動十一度矣一宮移動十二宮無不移動也

六謬更調皆參二宿之新

四方七宿俱以木金土日月火水為次序

南方七宿 井木 鬼金 柳土 星日 張月 翼火 軫水

東方七宿 角木 亢金 氏土 房日 心月 尾火 箕水

北方七宿 斗木 牛金 女土 虛日 危月 室火 壁水

西方七宿 奎木 婁金 胃土 昂日 畢月 觜火 參水

新法更調參水猿於前，鬻火猴於後。古法火水之次序，四方顛倒其一方矣。

七 謬刪除紫氣之新

古無四餘湯若望亦云四餘自隋唐始有。四餘者紫氣、月字、羅猴、計都也。如真見其爲無，則四餘應當盡削。若以隋唐宋歷之爲有，則四餘應當盡存。何故存羅計、月字，而獨刪一紫氣？苟以紫氣爲無體，則羅計、月字、曷嘗有體耶？若望之言曰：月字是一片白氣，在月之上；如果有白氣在月上，則月字一日應同月行。

十三度二日四時過一宮何故九月始過一宮耶况
月上之白氣有誰見耶

八謬顛倒羅計之新

羅計自隋唐始有若望亦遵用羅計是襲古法而不
可言新法也其所謂新者不過以羅為計以計為羅
爾但不知若望何以知隋唐之羅是計計是羅耶羅
屬火計屬土火土異用生尅制化各有不同敬授人
時以前民用顛倒五行令民何所適從

九謬黃道算節氣之新

按節氣當從赤道十二宮勻分每一節氣該一十五日二時五刻一十七秒七十微八十三今新法以黃道闊狹之宮算節氣故有十六日十五日十四日一節氣之差所以四立二分皆錯日二至錯時

十謬歷止二百年之新

臣子於

君必以萬壽為祝願

國祚之無疆孟子云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言千萬年之歷可前知也

太宗皇帝仁武而不嗜殺

天故篤生

皇上冲齡而為

一代開闢之主

皇上又英明仁武而不好殺

天將篤祐

皇家享無疆之歷祚而若望進二百年之歷其罪曷可

勝誅

順治十六年五月

日

原論繁冗反不達意
部審入招節畧如右以便
翻清入疏

進呈

始信錄序

宇宙間奇峯峭壁必有峽岬為之基以成其峻拔之勢未有無所憑藉而能成其為崔巍者惟新安黃山之始信峯如攢萬片竹木不著一寸土壤拔地而起矗立千仞四面陡絕莫可躋攀欲登者由如來峯編木為梁廣不盈尺修不逾丈架為飛虹有松馬名曰接引橫出一枝政與腰平直達彼岸人扶以渡峯頂大可函丈一廢團瓢纔能容膝以憩遊人四面羣峯如架上樂如筒中筆林立天外登者莫不跳躍叫絕

以為不登此巔不信人間有此奇峯故以始信名焉
吾郡楊長公先生身不列於宮牆名不掛於仕版雖
有令先大宗伯世廕又遜職以為布衣論其時地不
過一齊民爾一旦起而効權要其先後章疏與正陽
忠告諸刻頓令長安紙貴當其昇棺之日贈詩者盈
棺廷杖之日觀者萬人靡不為先生稱佛名號而先
生之奇始信於天下癸未冬烈皇御經筵詢宇內文
武材廷臣以閩撫朱之馮對襄城伯李國禎以先生
對帝曰是昇櫬之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待先

生襄城遣人迎未至先生所而宗社墟矣編明紀者
數家咸書先生劾溫首揆陳吏垣獲譴杖戍事而先
生之奇始信於後世然予以為猶未足盡先生之真
奇也先生之真奇不在於劾權要而在於尊聖學緬
維止至善之道惟學力以致之匪學脉則道脉不明
先生疏中生民以來聖聖相承惟此道統歷千世而
不墜賴有聖學之六百三十四言其有功於學脉道
脉至矣盡矣誠古今來不再見之鴻文真足與天地
並垂不朽較漢宋諸儒之羽翼聖經者功高倍蓰而

編年家不知收此而收劾權要之事可謂捨其細而遺其大矣資治綱目凡例凡關道術者必書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可云不關道術乎哉可以不大書特書乎哉予未免有史才而無史識之嘆後有正史必以予言為歸從來理學經濟名臣垂於竹帛者率在身後而先生以無位之布衣標青史於生前豈非古今之至奇者哉不讀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不信人間有楊先生讀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始信人間有楊先生也先生一生精神事業專致力於宮牆近著

闢邪論中星說與六百三十四言相為表裏合而觀
之功不在孟子下矣峯之始信人之始信咸於吾郡
見之地靈人傑信矣哉茲合先生之四文題曰始信
另梓成帙以與天下後世共瞻先生之真奇
順治庚子仲冬吉旦眷姪王泰徵頓首拜書於紫陽

之講席

朝
部部
邪教以
審取光先
謀莊逆之
來墟社之
者取以為
法於後世
不善者取
以垂戒於
後世此
部部
邪教以
審取光先
謀莊逆之
來墟社之
者取以為
法於後世
不善者取
以垂戒於
後世此
部部
邪教以
審取光先
謀莊逆之
來墟社之
者取以為
法於後世
不善者取
以垂戒於
後世此

清朝

朝廷

不擇	開	謂	行	崇	命	明	修	歷
存無	局	之	所	禎	文	修	晉	代
明野	纂	野	以	未	武	明	史	修
史史	修	史	田	有	夫	史	隋	史
二則	之		間	實	臣	應	修	之
字正	史		留	錄	總	該	隋	意
不在	謂		心	加	裁		史	如
叛所	之		古	以	開		唐	周
逆考	正		今	朝	局		修	秦
之喪	史		政	報	令		唐	史
科正	野		事	散	詞		史	漢
史適	史		之	失	臣		宋	修
出以	適		士	無	纂		修	漢
而備	以		著	憑	修		宋	史
野正	備		有	稽	因		史	魏
史史	正		明	考	明		元	修
自之	史		紀	故	朝		修	魏
然採	之		史	未	天		元	史
	採		畧	舉	啟		史	晉

尊聖學疏

恩廕新安衛官生今讓職楊光先為臣疏裕國恤民
等事內云吏科給事中陳啟新假尊經以糾馬之驪
之不尊經而追論宋室變華為夷皆學之罪壞萬世
人心道術繇宋真宗勸學之歌如此作孽真不容於
天地間矣生民以來聖聖相承惟此道統歷千世而
不墜賴有聖學聖經一章冠以大學之道論語一書
首言學而時習從來大聖大賢孰非學力所致學之
在天地間如日月之無終無古有明晦而無消歇世

隆則從而隆世汙則從而汙求真黜偽古道綦嚴未
聞學可罪也卽否塞如元末之世天地亦幾息矣而
劉基宋濂陳遇陶安王禕章溢之徒不以時之左文
而貶其學洎高皇帝崛起滌陽闢旣昏之天地而大
明之諸儒應運雲從遂為昭代儒宗之首繼而方孝
孺黃觀鐵鉉景清輩又為萬世忠孝之冠後此則錢
塘之袒胸受箭李時勉之脇折金瓜于謙之旋乾轉
坤王守仁之武功文德楊繼盛之批鱗觸姦海瑞之
剛直廉介吳與弼陳繼儒之道學文章潔身高尚是

皆未絕之讀書種子而倫常之事賴以扶植其他理
學經濟忠節清貞不可勝數而啟新至謂太祖竭盡
心力未見大有挽回何其敢於誣先聖誣祖宗誣名
臣之若是皇上敬天法祖尊經黜異直接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之脉帝王之學唯皇上獨得其宗臣惟恐
皇上學之不篤好之不專使偽君子假道學布列朝
亡令讜言日疎惠政日墜致天下日趨於亂是為深
憂今啟新以一時之鮮實行而徑歸罪於宋宗之歌
勸學是欲皇上廢先聖之學矣以尊經為名而以廢

學為實古今有此尊經之體吾臣謂折棚破榜之妖
風丙子科榜出之日妖正應啟新厭學之一疏此上
天先聖所以提醒首善一榜之人以轉告夫天下學
者啟新本意不過欲申前罷制科之論故作此巧語
以動皇上臣觀啟新之意未止於罷制科啟新苟得
大用不至於焚書坑儒不已噫堯舜之世不容四凶
而聖明在上豈可儲一妖崇之李斯乎此天地間無
等之罪人臣不知皇上何以待之也



不得已目錄

下卷

孽鏡

日食時刻辨

日食天象驗

一叩 闕辭疏

二叩 闕辭疏

三叩 闕辭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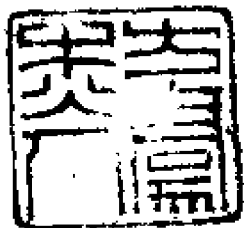
四叩 闕辭疏

五
叩

閻
辭
疏

引

孽鏡者鏡西洋新法之妄也人生世上造種種罪孽
事發經官備諸拷掠而犯刑憲之徒猶強辯抵飾以
希微倖及至閻羅孽鏡之下從前所作罪孽畢見鏡
中然後欲辨不能始俛首承伏此予所以有孽鏡之
著也新法之妄其病根起於彼教之輿圖謂覆載之
內萬國之大地總如一圓毬上下四旁布列國土虛
懸於太空之內故有上國人之足心與下國人足心
相對之論所以將大窠內之萬國不盡居於地平之



上以映地上之天之一百八十度而將萬國分一半
於地平之上以映地平上之天之一百八十度分一
半於地平之下以映地平下之天之一百八十度故
云地廣二百五十里在天差一度自謂其測驗之精
不必較之葭管之灰而得天上之真節氣所以分朝
鮮盛京江浙川雲等省爲十二區區之節氣時刻交
食分秒地各不同此荒唐之說不但不知歷者信之
即精於歷法歷理者亦莫敢不信之何也天遠而人
適邇者既不克問天而遠者又弗肯人答真與不真

安所辨驗雖心知其妄然無法以闢之所以其教得
行於中夏予以歷法闢一代之大經歷理關聖賢之
學問不幸而被邪教所擯絕而弗疾聲大呼為之救
正豈不大負聖門故向以歷之法闢之而學士大夫
遂於歷法者少卽有之不過剝紙上之陳言未必真
知歷之法故莫為羲和之援所以摘謬十論雖為前
茅然終以孤立莫克靖其魔氛既又以歷之理闢之
學士大夫既不知歷之法必反疑理之未必真能與
法合所以呈藁一書竟作存疑之案以俟後之君子

訂其是非故若望愈敢肆其邪妄而無所忌憚噫斯
學士大夫之罪也典重欽若察齋不知學者何以弗
潛心探討明祖禁習天文未嘗禁習歷法也蓋天文
觀星望氣詹驗妖祥足以惑亂人聽動搖人心故在
所禁若歷法乃聖帝明王敬天勤民之實政豈亦所
宜禁哉使歷法而禁則科場發策不當下詢歷法於
多士矣朝廷旣以歷法策多士而多士又以歷法射
榮名今乃誣之弗知而坐視新法之欺罔義和之廢
絕豈非學士大夫之罪哉歷法近於術數固不足動

學士大夫之念而二典爲祖述堯舜之孔子所首存
豈亦不足動學士大夫之念乎此予之所以日夜引
領而不可得者也不得已而幸冀於羲和之舊官而
舊官者若而人乃盡叛其家學而拜讐作父反搖尾
於賊蹠以吠其生身之祖考是欲求存羲和已絕之
一綫於羲和之後人者又不可得矣予爲此懼舍欽
若之正法正理都置不論唯就若望所刊之輿圖所
訂之道理照以摹鏡與天下後世共見其二百五十
里差一度天上真節氣之不真即愚夫愚婦見之莫

不曉然明白盡識其從前之無所不妄學士大夫繇
其天上真節氣之妄推而知其歷法歷理學問之妄
鳴共攻之鼓不與同於中國俾羲和之學墜而復明
尊羲和以尊二典尊二典以尊仲尼端有望於主持
世道之大君子特懸孽鏡以照其妄如左

康熙改元仲夏端陽日新安布衣楊光先長公氏著

尊鏡

擊若望刻印之輿地圖宮分十二幅幅界三十度

第 一 幅 七 十 四 三 二 一 度 中 夏 起 一 百 七 十 度 末	第 二 幅 十 度 末 南 亞 墨 泥 加 止 三 三 百 十 度 末	第 三 幅 一 度 初 拿 大 國 起 三 百 度 末 東 紅 海 止	第 四 幅 十 一 度 初 東 洋 起 二 百 七 十 度 末 黑 地 止	第 五 幅 十 一 度 初 山 起 二 百 四 十 度 末 沙 蠟 門 島 止	第 六 幅 一 子 宮 十 五 度 初 掩 國 起 三 百 一 十 度 末 日 本 之	第 七 幅 一 百 七 十 四 三 二 一 度 中 夏 起 一 百 七 十 度 末
---	--	--	---	--	--	---

第一度相接此環體也若然則四大部州萬國之	午宮第一度之伯西兒如天之第三百六十度與	鏡據圖東極末宮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兒即西極	盡處與東極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兒相接之	度伯西兒之東偏起五度止一度初在極之	十二幅午宮點理起三十度末大西在十五	十一度初巳宮厄勒祭起六十度末關得山止三	十一幅巳宮厄勒祭起六十度末關得山止三	初辰宮亞登起九十度末利加亞止六十一	十幅止九宮天竺回起一百二十度末小西洋	九幅卯宮天竺回起一百二十度末小西洋	百二十宮一度初海起一百五十度末印度止一	八幅寅宮一度初海起一百五十度末印度止一	止一百五十一度初
---------------------	---------------------	----------------------	--------------------	-------------------	-------------------	---------------------	--------------------	-------------------	--------------------	-------------------	---------------------	---------------------	----------

山河大地總是一大圓球矣萬國錯布其上、下、四、旁、球之大小窪處卽是大小洋水附之所以毬上國土人之脚心與毬下國土人之脚心相對想其立論之意見天之有渾儀欲作一渾地之儀以配天之宮度竟不思在下之國土人之倒懸斯論也如無心孔之人祇知一時高興隨意譎謊不顧失枝脫節無識者聽之不悟彼之為妄反嘆已之間見不廣有識者以理推之不覺噴飯滿案矣夫人項天立地未聞有橫立倒立之人也惟螺蟲能橫

立壁行蠅能仰棲人與飛走鱗介咸皆不能茲不
必廣喻請以樓為率予順立於樓板之上若望能
倒立於樓板之下則信有足心相對之國如不能
倒立則東極未宮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兒必非
西極午宮第一度之伯西兒也且若望生於午宮
之西洋今處於丑宮之中夏丑之與午分上下之
位試問若望彼所見居之中夏是順立乎是倒立
乎如是順立則彼所生之西洋必成倒立矣若西
洋亦是順立則東極未宮第三百六十度之伯西

兒不知何以得與西極午宮第一度之伯西兒接也此可以見大地之非圓也今夫水天下之至平者也不平則流平則止滿則溢水之性也果大地如圓球則四旁與在下國土窪處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傾試問若望彼教好奇曾見有圓水壁立之水浮於上而不下滴之水否今試將滿盂之水付之若望能側其盂而水不瀉覆其盂而水不傾予則信大地有在四旁在下之國土如不能側而不瀉覆而不傾則大地以水為平而無似球之

事苟有在旁在下之國居於平水之中則西洋皆為魚鱉而若望不得為人矣總之西洋之學庸鄙無奇而欲以行於中夏如持布鼓過雷門其不聞於世也必矣故設高奇不根之論以聳中夏人之聽如南極出地三十六度之說中夏人心知其妄而不與之爭者以弗得躬履其地驗其謊姑以不治治之而彼自以為得計遂至於滅羲和之學撰不根之書惑世誣民以誤後世不得不亟正之以為世道之防請正言天地之德以破之天德圓而

地德方聖人言之詳矣輕清者上浮而為天浮則環運而不止重濁者下凝而為地凝則方止而不動此二氣清濁圓方動靜之定體豈有方而亦變為圓者哉方而苟可以為圓則是大寰之內又有一小寰矣請問若望此小寰者是浮於虛空乎是有所安着乎如以為浮於虛空則此虛空之大地必為氣之所鼓運動不息如天之行一日一週方成安立既如天之環轉不息則上下四旁之國土人物隨地週流晝在上而順夜在下而倒人之與

物亦不成其為安立矣如以為有所安着則在下
之國土人物盡為地所覆壓為鬼為泥亦不得成
其為倒生倒長之安立矣不知天之一氣渾成如
二碗之合上虛空而下盛水水之中置塊土焉平
者為大地高者為山嶽低者為百川載土之水即
東西南北四大海天包水外地着水中天體專而
動直故日月星辰繫焉地靜翕而動闢故百川之
水輸焉水輸東注洩於尾閭閭中有氣機為水所
冲射故輪轉而不息而天運以西行此動闢之理

也尾閭卽今之弱水俗所謂漏土是也水洩於尾
閭氣翕之而輪轉為泉以出於山谷故星宿海岷
嶓百川之源盈科而進此靜翕之理也苟非靜翕
之氣則山巔之流泉何以不舍晝夜東委而不竭
非動闢之機則東海之涯涘何以自亘古至來今
而不盈此可以見地水之相着而大地之不浮於
虛空也明矣地居水中則萬國之地面皆在地平
之上水浸大地則萬國之_地背皆在地平之下地
平卽東西南北四大海水也地平上之面宜映地

平上之天度地平下之背宜映地平下之天度此事理之明白易見者也不觀之日月乎月無光映日之光以為光望之夕日沒於西而月升於東月與日東西相望故月全映日之光而盈朔之日月與日同度謂之合朔朝同出於東方日輪在上月輪在下月之背上與日映故背全受日之光月之面下映大地故晦而無光焉此即地面映地平上一百八十二度半之天度地背映地平下一百八十二度半之天度之理也若望此焉而弗知而謂

大地如球以映天三百六十之全度則月亦如球亦當全映日之光而無晦朔盈望之異矣此大地如球之所以為胡說亂道也

孽據若望之輿地圖大西洋起午宮第十一度東行

歷巳辰卯寅至中夏止丑宮第一百七十度

鏡詳觀此圖中夏之人祇知羨其分宮占度之精當而弗察其自居居人之深意中夏之人何太夢夢也且高值求之如獲拱璧以居於廳事之上豈不為湯賊所暗哂哉請聲其罪按午宮者南方正陽

之地先天為乾乾者君之象也陽者君之位也丑
宮者北方幽陰之地先天為坤坤者婦道也陰者
臣道也若望之西洋在西方之極其占天度也宜
以酉戌自居中夏在天地之中其占天度也宜居
正午之位今乃不以正午居中夏而以正午居西
洋不以酉戌居西洋而以陰丑居中夏是明以君
位自居而以中夏為臣妾可謂無禮之極矣人臣
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雀不知當日所稱
宗伯平章者果何所見而援引之也因午丑上下

之位推之則大地如球足心相踏之說益令人傷
心焉午陽在上丑陰在下明謂我中夏是彼西洋
脚底所踏之國其輕賤我中夏甚已此言非讒之
也察彼所占之午而義自見矣總之天主教人之
心欲為宇宙之大主天則耶穌之役使萬國人類
為亞當一人所生國則居正午之陽而萬國皆其
臣妾地則居上而萬國在其下與四旁此猶可曰
小人無稽之言不足與較而依西洋新法五字明
謂我中夏奉西洋之正朔此亦不足較乎人臣無

將將則必誅若望之所行可謂將之極矣中夏君臣請試思之斷不可與同中國留之必為他日患孽若望進歷疏云在地廣二百五十里在天約差一度此各省真節氣時刻交食分秒所繇以異故分朝鮮盛京江浙川雲等省為十二區區之節氣及日出沒時刻交食分秒地各不同此得天上之真

節氣

鏡以地之道理準天之度數其法與羅經不同羅經定二十四山之五行故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之全以地測天天有上下地亦有面背在上之天映地平上之地面即二分太陽晝行天上度之體也在地下之天映地平下之地背即二分太陽夜行地下度之體也故以地測天者用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七秒五十微此其所以與羅經之用不同也今不必依古先聖人之法之理以地之全映天之半即照若望圓球之地以配天之全度而天上之真節氣可從而考矣新法判天為三百六十度據若望疏云二百五十里而差

一度是千里差四度萬里差四十度三百六十度
共差九萬里止矣果如所言則大窠之內萬國之
多并四大海水合而計之東天際至西天際橫徑
九萬里南天際至北天際直徑九萬里止矣而必
不能有所增者有天包之於外有度以限之於天
故也地徑九萬里者乃若望自訂二百五十里而
差一度之率雖有巧辯不可易也

學若望又疏云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來京
鏡考若望之西洋國在午宮第十度起至我中夏在

丑宮第一百七十度止共計一百六十度以每度
差二百五十里積之止該四萬里何云八萬里來
中夏也以八萬里分為一百六十度每度該地五
百里此法之正也再將東方二百度計之又有一
萬里共計十八萬里則與限定九萬里之率自相
刺謬矣請問若望天上之節氣將何從而得其真
乎觀此則十八年來盡墮其雲霧中矣此猶就若
望大地如球之率推之也若以地平橫徑之法二
百五十里差一度推之則自東天際至西天際橫

徑止得四萬五千里而八萬里之來程已多於橫
徑三萬五千里矣况所多之外更有十萬里哉且
姑置此更多之十萬里於不論卽就若望來程所
多之三萬五千里言之定當撐破天外矣試問若
望還是中夏在天外乎還是西洋在天外乎若云
中夏在天外而我中夏實居天地之中無在天外
之理若云西洋在天外則西洋為天所隔限若望
何能越天而來若云中夏西洋俱在天內則二百
五十里而差一度之奏是為欺罔紅牌之禁若望

何以自文也

孽若望刻印之見界總星圖箕水豹三度在丑宮之
初鬼金羊在午宮之第三第四度

鏡若望因冬至日躔箕三度不察天行之數宮宿之
理違天定之則逞曲學之私將寅宮之箕三移入
丑宮之初因而將滿天星宿俱移十餘度他宮猶
為不顯獨未宮之鬼金羊宿原在未宮第二十五
二十六度今移入午宮第四五度是未宮全為井
宿所踞而無鬼金羊之氣矣夫生人之十二肖非

無故而取也天列二十八宿占度各有短長分布於十二宮每宮取一宿以為一宮之主故子午卯酉為四仲仲者中也正也謂之四正宮以四太陽為主宿故虛日鼠宿居子宮之中所以子年生人肖鼠星日馬宿居午宮之中所以午年生人肖馬房日兔宿居卯宮之中所以卯年生人肖兔星日雞宿居酉宮之中所以酉年生人肖雞此四正宮之宿所以居於中也寅申巳亥為四孟孟居左故以宿之在左者為四孟宮以四火星為主宿尾火

虎宿居寅宮之左所以寅年生人肖虎紫火猴宿
居申宮之左所以申年生人肖猴翼火蛇宿居巳
宮之左所以巳年生人肖蛇室火豬宿居亥宮之
左所以亥年生人肖豬此四孟宮之宿所以居於
左也辰戌丑未為四季季居右故以宿之在右者
為四季宮以四金星為主宿亢金龍宿居辰宮之
右所以辰年生人肖龍婁金狗宿居戌宮之右所
以戌年生人肖狗牛金牛宿居丑宮之右所以丑
年生人肖牛鬼金羊宿居未宮之右所以未年生

人肖羊此四季宮之宿所以居於右也孟仲季之名以主宿所居之左中右而定十二宮之名以主宿之象而定人之生肖以十二宮主宿而定非漫無考據而亂拈此可以徵羲和氏之精審也且生肖書於歷後之紀年以頒於天下與各屬國其關於一代新修之歷法亦匪細政令也今新法調曆火猴於中而以參水猿居於左則申宮之左為猿所居是申宮不當肖猴而當肖猿矣以井木犴宿之初度入未宮井之三十一一三度入午宮鬼金

羊宿入午宮之第四五度是未宮全為井未犴宿
獨據而絕無鬼金羊之氣則未宮不當肖羊而當
肖犴矣宇宙之內凡係未年生人速向若望於時
憲歷後紀年條下將未年生人改書羊字為犴字
使天下後世及各屬國觀之始與名實相符如未
年生人仍該肖羊則鬼金羊宿不當移入午宮也
此不通之最著者也

附金烏玉兔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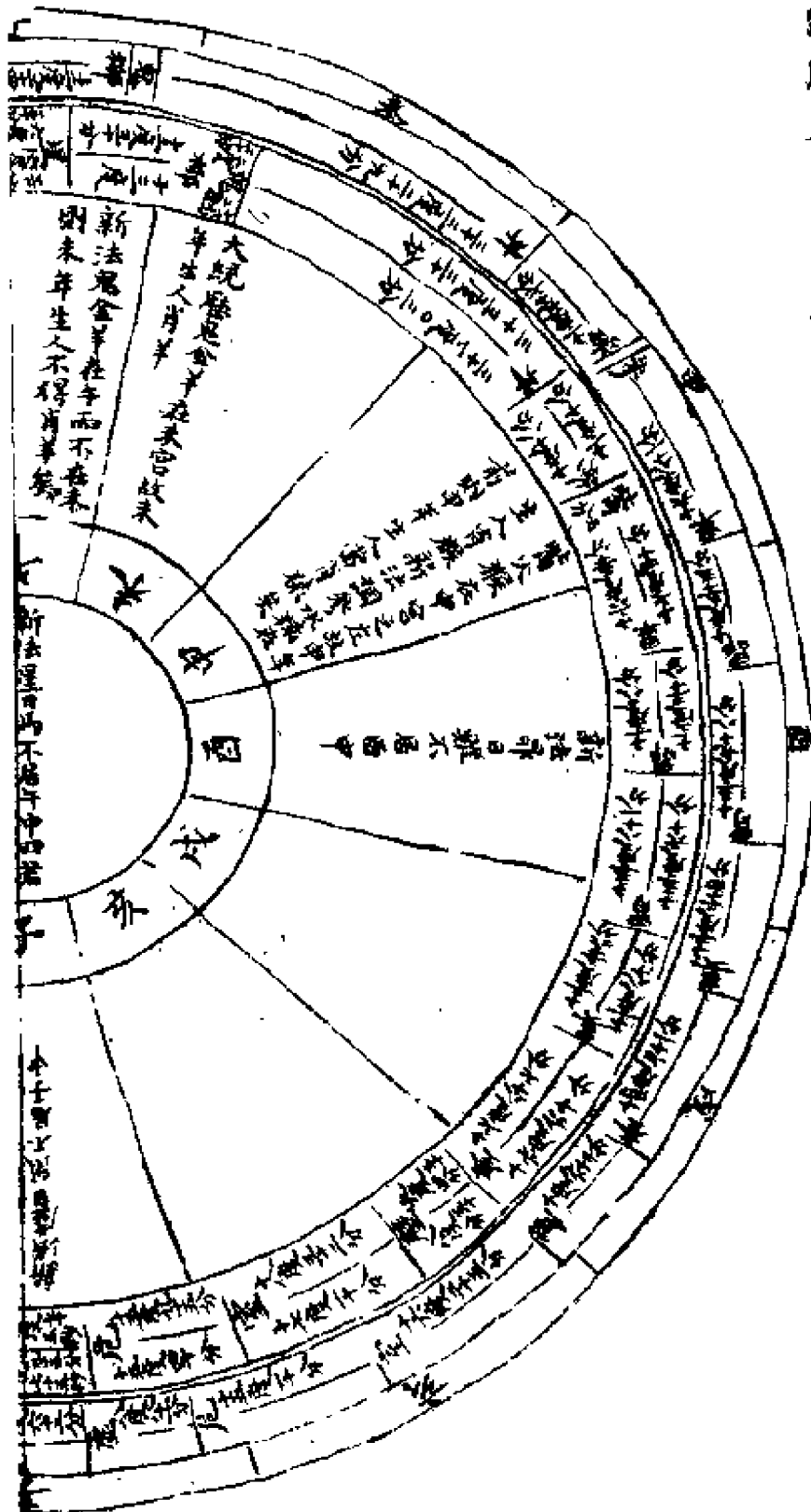
世之使事咸以金烏為日玉兔為月是皆未考究

夫天之列宿故誤呼月為日呼日為月爾按二十八宿東方蒼龍七宿有房日兔西方白虎七宿有畢月烏西方屬金故畢月烏為金烏玉者對待之文非白兔也如以玉為真白則金色亦白而烏匪黑矣金烏玉兔昭然列於天上而謂金烏是日玉兔是月不知出自何典考卯宮又單有日星酉宮有月星日東月西更與房日兔畢月烏符合而好奇者輒穿鑿翔陽鳥名為日中跋烏三足以附會其說乃刊之尚書之端此與蛇足何異俗傳金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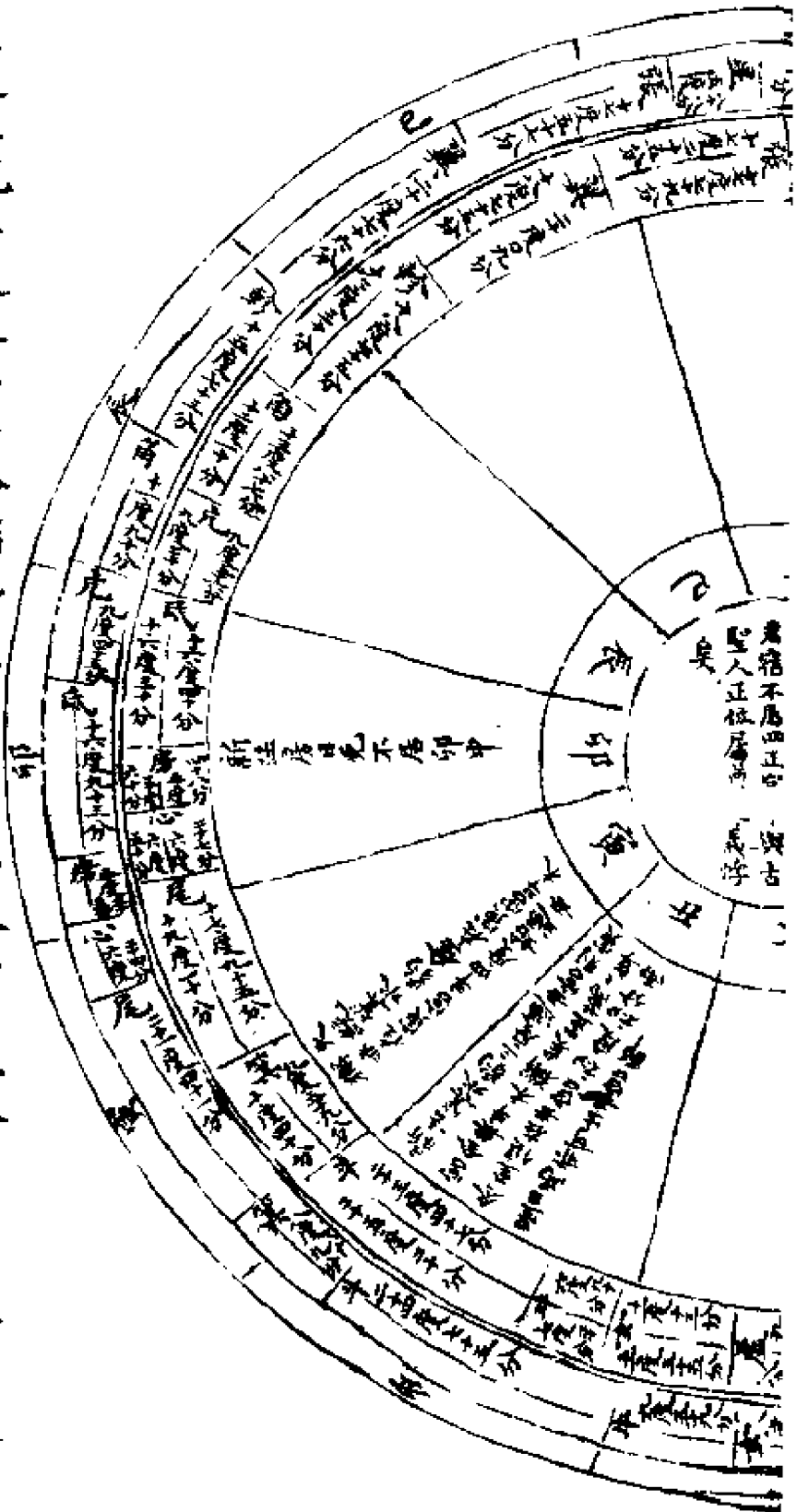
西墜王兔東昇蓋望夜未眠翫月至曉見月西墜
而日東昇故爾云云政與月夜之飲斗轉參橫同
一命意非望之夕之言也人自錯會意爾人以兔
之無雄象太陰之體不察先天坎卦為月之象在
於西方外二陰而內一陽是為陰中有陽先天離
卦為日之象在於東方外二陽而內一陰是為陽
中有陰無雄之兔之為日宿政陽中有陰之卦象
斯伏羲氏及古先聖人至精至微之道理豈尋常
之學問所能企及其萬一哉文章使事貴求義理

之正出處之真若舍古先聖賢之大道理不問而
以至微小毛蟲之體為據是亦西洋新法之謬也
故附之於圓地圓水之後與天下學者共政之

外盤是新法黃道之二十八宿計三百六十度俟查明補刻又外盤是
 新法赤道之二十八宿計三百六十五度二分此若望刊印見界
 總星圖所載之數何赤黃二道之數目自相矛盾大統回回二科絕無
 糾敗可見二科之衰弱也



內盤是大統赤道之二十八宿計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又
 內盤是大統黃道之二十八宿總數與赤道同而各宿之度數與赤道
 行之宮有闊狹也 大統黃道自郭守敬至今未脩十二宮之闊狹盡皆
 不同所當亟宜考脩者也



尊若望新法判天之赤黃二道俱是三百六十度
鏡若望既判天為三百六十度則凡法之與圖皆宜
畫一不當自相異同也查若望刻印之見界總星
圖所載赤道十二宮之二十八宿位次改移既與
羲和迥異而度數亦應與羲和不同奈何於新法
之圖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仍踵羲和之數
何其自相抵牾之至此也人傳新法之由是利瑪
竇以千金買回回科馬萬言之二百年恒年表其
紫炁未經算授故新法祇有三餘而無四餘其說

似乎近真今考見界總星圖之度數可見其學之不自胸中流出始信所傳之不謬也羲和之舊官不講羲和之學已十七年於茲矣是羲和之法已絕而未絕者獨回回科爾若望必欲盡去以斬絕二家之根株然後新法始能獨專於中真其所最忌唯回回科為甚蓋回回科之法以六十分作一度六十秒作一分回回法之春分較之羲和在前二日秋分較之羲和在後二日新法盡與回回科同恐識者看破其買來之學問故必去之而後快

如悍妾之譖逐正妻而得獨專其房幃始無後來
之患李淳風袁守誠亦唐初修曆之賢也知回回
科春分前二日秋分後二日之誤而猶存其科以
備參考此其心何等公虛正大故回回科之法得
存於唐以歷宋元明至於今日豈若若望之是已
滅人而不恤也總之君子之學問真故喜人學問
之真見人真學問之長愈足以濟己學問之長小
人之學問假最忌人學問之真恐人真學問之長
便足以形己之短此李袁若望學問之所以別而

存回回科與減義和回回二科之所以異也不有較證孰為辨別故將義和之宮宿度數與新法之宮宿度數合成一圖以明未宮之無鬼金羊與箕三度之在寅而不在丑及新法不應有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之數俾天下之人一見了然而知其天上節氣之不真而若望數十年所作之孽畢於此鏡中見之矣

孽若望十二宮象名仍踵義和法以午宮為獅子象未宮為巨蟹象等十二

鏡按羲和之法以日躔六十六年二百四十三日六時而差一度先聖恐後人誤認日躔之宿為主而不知天之退將十二宮之宿隨冬至之日以移則寅宮錯入丑宮未宮錯入午宮十二宮之宿與宮無所不移故於十二宮取其星之形似者為十二象以定十二宮使宮與宿不得移動故午宮以軒轅御女十七星為獅子象未宮以鬼金羊宿四星為蟹匡故名巨蟹象餘十宮之象各有不同今若望移鬼金羊宿於午宮是巨蟹與獅子同在午

宮矣而云未宮為巨蟹象不知若望以何星為蟹
匡也豈有兩鬼金羊乎宮之名是宿宿之體是象
象之名是宮三者總一鬼金羊爾若望此焉而不
悟尚敢言精於歷法歷理哉竊人之長以為己長
於此不覺露其短而真贓獲矣不知徐李三君果
何所見而尊信之也

尊新法黃道十二宮每宮三十度無闊狹之分以冬
至之晝短謂太陽之行疾夏至之晝長謂太陽之
行遲

鏡按二至晝之長短視太陽行地上度之多寡非太陽有遲疾也太陽東行一刻行一分一日行一度此太陽右旋之體也天西行一刻行三度六十六分二十五秒一日一週天而猶過一度此天道左旋之體也細以實理求之太陽繫於黃道為天之主輪而不行故今日午時在正中明日午時在正中歷萬古之午時而在正中一天一日一週而猶過一度故見太陽東行一度爾其實太陽之輪祇隨天運不及天一度而無行也冬至太陽在赤道南

二十四緯度朝出辰方暮入申方晝行地上之天
度一百四十六度一十分故晝短四十刻夜行地
下之天度二百一十九度一十五分故夜長六十
刻夏至太陽在赤道北二十四緯度朝出寅方暮
入戌方晝行地上之天度二百一十九度一十五
分故晝長六十刻夜行地下之天度一百四十六
度一十分故夜短四十刻此二至晝夜短長之所
以別也今若望謂冬至之晝短為太陽之行疾是
不分晝行地上度之少夜行地下度之多而概云

行疾則晝四十刻夜亦四十刻而冬至之晝夜共
八十刻止矣如云冬至之夜長夫晝短是行疾則
夜長是行遲矣豈有疾於晝而遲於夜之理哉謂
夏至之晝長為太陽之行遲是不分晝行地上度
之多夜行地下度之少而概云行遲則晝六十刻
夜亦六十刻矣而夏至之晝夜共有一百二十刻
矣如云夏至之夜短夫晝長是行遲則夜短是行
疾矣豈有遲於晝而疾於夜之理哉斯言也卽坐
臥不知顛倒之愚人且不肯道而自號精於歷法

鏡餘

書成客有問於予曰子之孽鏡就事照事行文如白
傳之詩雖請使老婦聽之亦莫不解况學士大夫乎
但新法之行起於大統回回交食之弗驗而新法之
驗爾將何道以令大統回回二科之驗乎予曰客果
知二科之弗驗而新法之驗耶不知所謂不驗者匪
天時之不驗人事之不驗也薦利瑪竇之歷法於朝
者宗伯徐光啟爾未幾而宗伯平章軍國矣驗與不
驗出於若望之所唱相國之所和非日與月之所得

自主也相君之所是孰敢非之相君之所非孰敢是之新法卽不驗有牀頭捉刀人爲之代草以鳴己之驗而坐二科之不驗二科卽驗無裨謀爲之草創以拾新法之不驗而聲己之驗一如提線之傀儡運掉靈便而衆人謂之驗一如斷線之傀儡僵然似尸而衆人謂之不驗此新法之所以驗而二科之所以不驗也繼相君而監西局者爲之藻天經二李君而辯詰之疏揭紛然矣二科曷敢置一喙以抗之乎二科之不驗繇局面人事以限之也卽二科真不驗而交

食不過歷法中之一事爾而以箕三度入丑宮鬼金
羊入午宮調參水猿居觜火猴之前如此擾亂乾象
未見相君言新法之非舉世言羲和之是愈可以明
二科不驗之故也相君苟以交食為盡歷法之奧則
相君誠不知歷法矣天本無宮人以一歲有十二月
故判天為十二宮天本無度人以一歲有三百六十
五日三時故判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
恐宮之無別故指二十八宿以名宮又恐日躔有歲
差之移故於列宿取星之近似者立十二象以驗十

二宮知午宮以軒轅為獅子象未宮以鬼宿為巨蟹
象之類新法宿移而象不移相君不知因象以求宿
安得謂之知歷法乎哉不但相君不知即若望亦不
知象為何物所以莊烈皇帝問象於若望而若望畫
五彩獅子為午宮之象青綠蟹為未宮之象紫袍白
馬為寅宮之象十二圖以進莊烈皇帝嗤之故修歷
者雖極口讚新法之精而終烈皇之世新法所以不
得見用繇若望之底蘊為烈皇一眼所看破也夫交
食之法全在黃道十二宮之闊狹度數增減之差增

減得而交食自無不驗大統歷之黃道自郭守敬至
今三百餘年未修而差已五度雖善算者不過以平
線求之而宿度之分秒終有所未盡正間有時刻分
秒之差蓋太陽一歲而差一分五十秒六十六年二
百四十三日六時而差一度此一度之差而黃道十
二宮之宿數宮宮各有增有減所以闊狹不同故必
六十六年八月而一修而交食無不驗也夫所謂修
者二分之刻測太陽躔赤黃內外二道口之交匪法
壞而待修也儒者不明其故謂法久而差不知差者

歲差之差非差錯之差也天行一歲有一分五十秒
之差六十六年八月有一度之差天之定體也知歲
差之定體而義和之法回回之法西洋之法殊違而
同歸矣然義和之法所以善於回回西洋者二家以
三百六十度配歲之三百六十五日三時其間以短
為長未免有迂曲之算豈若義和以三百六十五度
二十五分配歲之三百六十五日三時之為直截省
事哉觀此則義和新法之是非得失不待學而知矣
以三百餘年未脩之宮度而交食尚未盡差則義和

之微猶善也使監脩者無偏黨之心尊羲和之法以
為之主而加脩之用回回之凌犯以驗星象之行度
用西洋之交食以正日月之躔離豈不集衆長以成
一家何故分門別戶必欲滅大中至正之法而獨尊
僻誕不通之法乎此所謂愛而不知其惡非君子之
用心也至於交食分秒時刻之驗其中有大弊焉日
月食於天上分秒之數人仰頭即見之何必用彼教
之望遠鏡以定分秒耶不知望遠鏡有展小為大之
異廢日用鏡中夏之士大夫落其術中久矣若夫時

刻之數則其弊又特甚焉。大凡公家之事恐其言之不驗則遷其事以神其言。况數家之冰炭水火乎。惟勢之所在則金匱而羽沉。故午末而報未初者有之矣。未初而報午末者有之矣。孰為爭此一刻乎。又有以細草插壺之孔微其漏以候時者。此又近時之事。誰察其莫辯之冤。客所謂不驗者率皆如此之類。安得叫徹九天以定其真是非乎。客幸詳之。客曰。今而後知驗不驗之故也。微子之論吾亦幾成吠聲矣。

合朔初虧時刻辨

歷家之算交食以合朔之時刻為定準所謂合朔者
日月同經度而不同緯度此常月合朔之法也日月
同經度而又同緯度故交食合朔之法也日月既同
經緯度然後見初虧日月雖同緯度而未同經度必
不得見初虧此數也法也理也無二致焉未有合朔
已過二刻十三分新法為一刻而後始見初虧者此必
無之數必無之法必無之理也若望之時憲歷於康
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日未正三刻二分合朔而

報食圖之初虧則在申初一刻強是合朔先於初虧
二刻十三分日月未同經度不知其何以得合朔也
如以未正三刻二分之合朔為是則申初一刻強之
初虧為非以申初一刻強之初虧為是則未正三刻
二分之合朔為非二非必居一焉無兩是之理也陽
進未正三刻二分之合朔以欺

君以惑天下陰握申初一刻強之初虧以固寵以操歷
權是彼單以交食為香餌以釣我國吾不得不微細
分辨以破其姦云

日食天象驗

湯若望之歷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謬乃詫於人曰我
西洋之新法算日月交食有準彼以此自奇而人亦
以此奇之竟弗考對天象之合與不合何其信耳而
廢目哉已往之交食姑不具論請以康熙三年甲辰
歲十二月初一戊午朔之日食驗之人人共見人人
有目難盡掩也其準與不準將誰欺乎而世方以其
不合天象之交食為準而附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為
我國必不可無之人而欲招徠之援引之以自貽伊

戚也毋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即使準矣而
大清國卧榻之內豈慣謀奪人國之西洋人
鼾睡地耶
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越渡我疆界
者否有入貢陪臣不還本國呼朋引類散布天下而
煽惑我人民者否江統徙戎論蓋早炳於幾先以為
毛羽既豐木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茲敢著書顯言
東西萬國及我伏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之子
孫其辱我天下人至不可以言喻而人直受之而弗
恥異日者脫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

衛父兄乎衛之於義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宜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無好歷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禍發之無日也况其交食甚舛乎故圖戊午朔食之天象與二家報食之原圖刊布國門徧告天下以辨舊法新法之孰得孰失以解耳食者之惑云

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朔合朔未正三刻二
 西 日食八分九十二秒

洋 初虧申初一刻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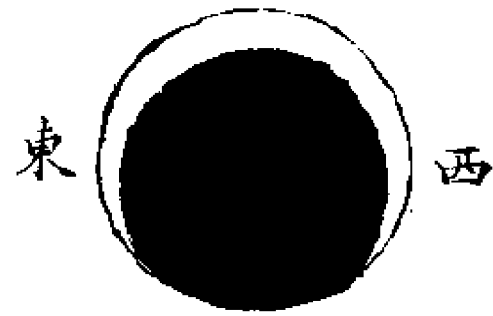
若 食甚申初二刻半

望 復圓酉初三刻

算

日入地平未復光七分六十六秒
 此分秒不合
 食甚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一度二十一分

正西 正北 正東



初虧食甚復圓
 方位與天象全無一合

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朔

舊 日食八分五十六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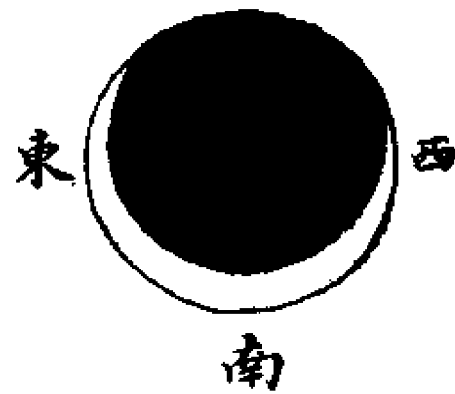
法 初虧未正三刻 正偏西北

何 雖食甚申正一刻 正北

書 復圓酉初三刻 正偏東北

推 算 日入地平地未復光三分七十二秒

食甚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二度一分四十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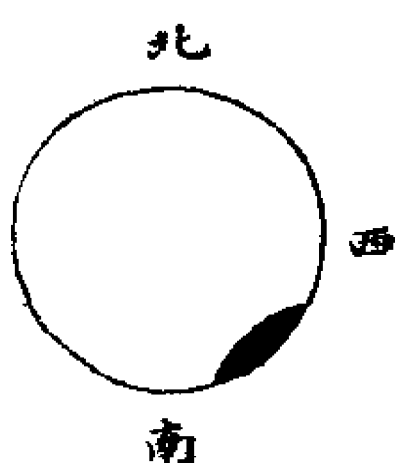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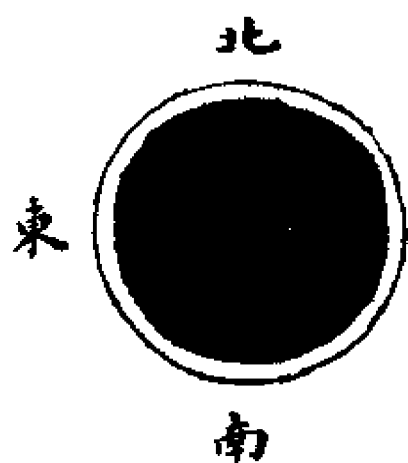


此圖食甚在正北天象北食甚在此東與天象有八分

戊 月 二 十 年 三 熙 康

金環食
四面露光

初虧
西南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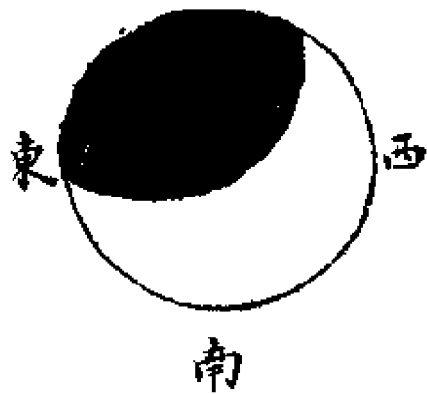
合推算俱與天象不
此金環食兩家之

初虧方位湯若望
與何維書兩家之
合推算俱與天象不

午朔日食天象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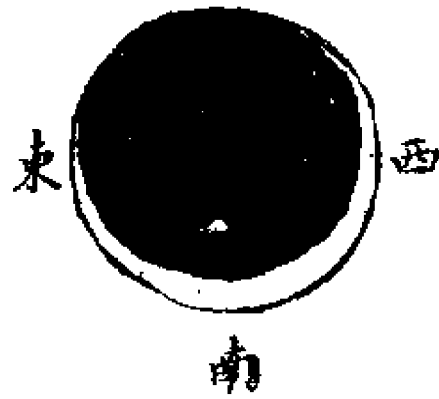
日入地平
未復光

北



食甚東北

北



復圖在東北何維
書推算與天象合
湯若望之推算與
天象不合

食甚天象湯若望
在南何維書在北
維書推算有八分
合天象若望推算
全與天象顛倒



江南徽州府新安衛官生編歛縣民臣楊光先謹
奏為

天恩隆重臣分難勝仰籲

皇仁憫臣孽老

准臣辭職在監効勞以報

皇恩以安愚分事本年二月內禮部為請

旨事奉

旨吳周斌等三人准取來將楊光先應於欽天監以何品

用一併議奏欽此臣聞

命自天汗流浹背卽具呈禮部未准代題三月內禮部
題授臣欽天監右監副四月初四日吏部

題覆初七日奉

旨依議欽此臣愈措躬無地隨繕疏賫投通政司不准封
進下情無路

上達只得具本叩

關臣惟功名之途人咸爭趨祇有求而不得未有
出自特恩而反辭者更值

聖朝欣逢

睿主政臣子宣猷効命之秋何敢辭榮自矜高尚况監副
係小京堂官非布衣一蹴之所可到但臣生性下劣
有不可一日居官者臣自知之深不得不披瀝於

皇上之前臣稟不中和氣質麤暴毫無雍容敬謹之風純
是鹵莽滅裂之氣與人言事無論兵刑禮樂上下尊
卑必高聲怒目如鬪似爭臣父每戒臣曰汝此性像
若居官必致殺身雖日嚴督臣讀書終不能變化氣
質故不令臣赴舉子試臣謹遵父命不敢襲先臣宗
伯楊宣巡撫軍功之世廕讓職臣弟所以懲儆儆俾守

父教也頃因邪教毀滅

地廢亂綱常更包藏禍心用滅蠻經之洪範五行暗害我
國而又枉參部臣立威以鉗制羣工之口遂敢大膽無
忌造傳妖書謂東西萬國盡是邪教子孫明白示天
下以叛逆之漸臣用是忿不顧身發其罪狀原不敢
望有生賴

皇上聖明認道之真信道之篤

毅然不惑將五六十之大姦伏莽一旦剷除斯
皇上扶持道統培養

國祚之大烈鴻休永垂於千秋萬世而臣一生讀書衛道
之志亦藉信於下矣若一受職則臣伐叛討妖之舉
非爲衛道衛

國而作是爲功名富貴而作也錫之鞶帶終朝三褫聖
有明戒臣何人斯而敢不畏聖人之言耶且臣年六
十有九雙耳聾鍾嶠嵯之日爲光幾何人當懸車臣
反釋褐是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之小人
皇上何所取若人而任之哉况數月對審心血已枯精神
恍惚時作眩暈若不揣分貪戀功名日趨職事愈加

良德脫有錯誤死不償責縱

皇上不殺臣天下人能不笑罵臣哉此臣所以不敢受職之實心也伏乞

收回成命

准臣辭職容臣以布衣在監聽

皇上差遣臣矢竭平生之學術以報

皇上之特恩惟

皇上垂鑒焉臣曷勝隕越待

命之至字多逾格仰祈

鑒宥爲此具本叩

閣謹具奏

聞

康熙四年四月十四日叩

關十五日奉

旨差官將臣併本交與吏部議奏初一日吏部

題覆前事據楊光先叩

關疏內云云查得康熙四年四月內臣部覆

禮部尚書祁 等爲請

旨事一疏將楊光先補右監副等因具題奉有
依議之旨。在案。今雖稱年六十有九。耳聾眩暈。心血已枯。
精神恍惚等語。但先將楊光先補授右監副。具
題已經奉

旨。其叩

關辭職緣由相應。不准。本月初四日奉
旨依議

江南徽州府歙縣民臣楊光先謹

奏爲再懇

天恩允臣辭職在監供事事臣蒙

皇上以臣爲知歷故授臣欽天監右監副臣於四月十四

日叩

關辭職奉

旨吏部議奏五月初一日吏部

題覆不准臣辭初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臣思官以欽天名必精於歷數歷理者方能

勝任而無失儒家但知歷之理而不知歷之數歷家
但知歷之數而不知歷之理臣於去年在部對審之
時有楊光先止知歷理不知歷數之親筆口供在案
可查又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部臣祁徹白王熙將
日食圖三張問臣孰得孰失臣回稱光先未習交食
之法實不知道寫有口供二臣見在可問此皆在未
奉

皇上議品之

旨之先之事非逆知

皇上授臣欽天監之官而先造此口供以為今日辭官之地也今以未學歷數聾老眩暈之夫冒濫欽天監歷數之職實不副名是為騙官臣竄萬死不敢欺君故於初四日聞不准辭之

命即於初十日以民服到監供事不敢報名謝恩不敢穿著項帶不敢到任支俸不敢隨班

朝參謹冒死再疏

上聞伏乞

皇上俯念臣未習歷數

准臣以布衣在監學習待歷數精熟之日然後
授臣以官庶上不負
皇上之隆恩下不負臣職之名竒臣感
恩無窮矣爲此再疏叩

聞

康熙四年五月十一日叩

聞發吏部議五月二十六日吏部覆查得凡官無辭官布
衣供事之例本月二十八日奉

旨依議

欽天監供事布衣臣楊光先謹

奏爲三懇

天恩事臣頃再疏辭職吏部

題覆從無布衣供事之例不准臣辭臣惟

皇上授臣欽天之官實

本朝從無之例誠千載曠遇之

心臣卽頃踵捐糜尚不能報何敢至再至三自干罪戾但

臣之辭職非故辭榮沽名實懼不能勝任按歷法俱

幾百幾十幾萬幾千百十分秒數目字樣習者記

性聰明原不甚難但臣精神耗鈍記性全消歷法起
例止四十餘條臣自奉

命至今凡四閱月尚不能成誦而冒欽天之職寧不自慚

臣之所以冒死必辭者聾老昏憤恐負

皇上拔臣之心臣之所以願以布衣在監供事者

天恩未報欲竭駑駘之力以報

皇上曠世之恩也臣願報

恩之心匪獨止臣一身臣欲習學精熟俾子傳孫孫傳曾

孫世世子孫得爲

皇上之犬馬臣此臣報

皇上無窮無盡之心豈忍恣然辭職不以布衣供事而負皇上之恩於不報耶銓臣執無例二字臣以爲布衣不由

薦擢

特旨拔授監員斯

皇上之恩例也若

允臣所請亦

皇上之恩例也例總出於

皇上授免無非

天恩如明太祖初取江南卽聘鎮江布衣陳遇授以編修
遇辭不受以平巾供事終其身至今人稱明祖之聖
臣才遠不及陳遇而

皇上之聖神實過明祖此臣所以哀籲

皇上之前也臣非敢執此爲例但就銓臣無例之言則布
衣供事前已有行之者矣總之臣之職出自

皇上之特旨銓臣斷不敢覆准臣辭伏乞

皇上俯念臣老不勝任仍

頒特旨准臣以布衣在監供事使臣他日不以歷數得罪

則

皇上保全微臣性命之

恩與

天地並矣爲此具疏叩

聞謹具奏

聞

康熙四年六月十三日具疏叩

聞十四日早奉

上差蝦

諭旨清朝從無布衣供事衙門之例官不准辭原本發還

江南徽州府歙縣民臣楊光先謹

奏爲臣有六不敢受職之畏二不敢受職之差謹將

情分具八本冒死披陳仰祈

睿鑒事本月十三日臣具第三疏叩

閣請比編修陳遇以平巾供事明太祖之例蒙

皇上差蝦

諭旨清朝無布衣供事之例官不准辭將原本還臣欽此

臣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以臣屢辭

震怒置臣於法臣卽有胸無心敢忘捐糜圖報但察之人
情事勢有所大畏而不得不辭者臣若不以布衣在
監供事是以臣而抗

君臣應萬死臣自五月初十日到監供事見人情行事無
一不伏殺臣之機臣安得不畏臣素以理學自信豈
畏一死所畏者被人排陷死敗名爾臣今以辭職干
皇上之怒賜臣以死臣雖死無罪天下後世必有恤臣有
明人倫尊聖學闢邪教之功臣猶生臣苟不能逆
睹禍機之夾貧戀一時之榮名坐入陷穽之中不但

皇上他日不能原臣臣卽渾身是口有所不能分辯是臣
以見利忘害有罪而死天下後世誰復憐臣而肯為
臣暴白此臣之所以大畏冒死辭職
奏明於生前以求明白於死後也謹將可畏事情分具

八本叩

聞謹具奏

聞

康熙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具本叩

聞二十七日奉

旨楊光先所奏各本內事情着吏禮二部會同一併察質
取口供具奏各本俱無小日八本無貼黃着飭行

第一不敢受職之畏疏臣所告邪教是為往古來今
明人倫為

朝廷百姓除隱禍非有私怨而與之訟也彼乃思圖報復
大張機穽忽造流言臣竄不畏臣於本年正月十五
日奉

旨召至內院同滿漢院臣滿漢禮臣選

皇上下婚吉期臣恭選得本年八月二十八日辰時古曆

已交寒露節

鸞輿由

大清門進此臣之所擇也忽於二十日遍地闕傳謂臣言
三年內無婚嫁吉期長安中無不人人且笑且罵致
臬臣李秀忿恨之極不審有無遽誤形之章疏若非
皇上明察秋毫

嚴旨爲臣剖分則臣之寃千古莫白而他日滅臣族之慘
早伏於阻

皇上三年大婚之一語此言不但殺臣且並李秀幾累臣

之顯禍得李秀而始免此謀不出自邪黨流言何從
而生其計今雖不行不能保其日後之無暗算機深
叵測禍隱難防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一
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二不敢受職之畏疏助教臣許之漸序邪教妖書
謂二氏同知君臣父子卽儒者不能無弊誠名教中
之大罪人荷

皇上寬恩僅褫其職宜亟歸里閉門思過尚難免萬世唾
罵乃敢潛住京師日與湯若望及各省解來之西
洋人朝夕往來謀薦復官聲言起官之後誓必殺臣
風聞雖不足信但查革職漢官引嫌畏譏從無久住
京師之例今敢留京無忌其中必有深謀邪教金多
羣居思報臣之智力有限安能察其隱微日憂中傷
夜虞刺客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二也伏
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三不敢受職之畏疏

皇上殺欽天監五官及流氓已死劉賈二人之家屬而不赦者以其用洪範五行而暗害

國家也率土之臣見洪範五行卽宜力加排斥始盡臣子之心未有既知五官爲洪範五行而殺而反欲用洪範五行者蓋其心有所爲爾臣未到監之先選擇官持各家通書稟三滿監臣言各家通書俱有洪範五行不宜偏廢等語滿監臣嚴叱其非及臣到監之

後部劄行監選蒞格格壘期選擇官呈稱宜將洪範五行參用更為合理滿監臣塗抹其呈至再而後止可謂只知有邪教而不知有

朝廷之法度矣夫既對臣以洪範五行為是則是明斥臣之距洪範五行為非彼不但力斥臣且敢力抗皇上其心不過受邪教之主使以臣不用洪範五行為非竟不思

皇上不赦劉有泰諸人之為是也監員之立心行事如此臣安敢與之同衙門共事

皇上哉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三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四不敢受職之畏疏本年五月二十九日臣隨滿
漢諸監臣上觀象臺考驗儀器見湯若望之西洋日
晷斜安八分臣卽言曰去年十二月初一日日食用
此斜晷以測時刻歷科博士何維書馬惟龍安得不
輸天文科博士李光宏應曰去年日食不在西洋日
晷上測臣問在何處測答曰是在簡儀上測臣指簡

儀問光宏曰簡儀是子在北午在南乃夜用之以測星者豈可用以測日之時刻光宏答曰二百年來俱是如此測臣曰二百年來既用簡儀上測星之赤道何故於簡儀下之平盤又立一子南午北之日晷諸臣看曰此是測時刻之日晷臣曰放着子南午北之日晷不用豈有以簡儀夜測星之赤道而測日時刻之理二百年來之臺官其不通不至此也光宏猶曰此是倒冲測法臣曰依你說夜時刻可倒冲日時刻獨不思小寒節太陽在赤道外二十一度不曾躔入

赤道如何十二月之太陽照得上此話只好替湯若

簡儀之語

1284

望欺

欽差院部大臣如何欺得我你不是欺

欽差你是欺

皇上我明日奏過

朝廷請官與你測驗便見誰是誰非光宏語塞始曰要求指教復與簡儀平水槽中注水見簡儀斜側五分夫儀既不正卽測天度星辰盡皆不準何況用之以測太陽如此情形率與邪教朋比爲姦以欺天下臣安

能與之同衙門共事

皇上哉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四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五不敢受職之畏疏臣惟

皇上聖明頒行

大清一代之歷革除邪教新法復用堯舜舊法不但山陬
海澨之民咸慶復見天日卽聲教所迄之國莫不欣

霑

聖化爲義和之歷官者宜何如歡躍何如鼓舞各展抱負
以報

皇上復用其家學之恩乃今首鼠兩端心懷疑貳見西洋
人公然馳騁長安道中揚揚得意相傳湯若望不久
復官不敢出其所長以得罪於若望故全會交食七
政四餘之法者託言廢業已久一時溫習不起止會
一事者又以不全會為辭目今考補春夏中秋冬五
歷官而歷科所送之題目不以交食大題具呈止送
小題求試意在暫圖陞擢他日好以不全會推諉無

非欲將舊法故行錯謬以為新法留一恢復之地是
人祇知若望之威之可懼而不知

皇上之命之當遵也人心如此臣寧不畏此臣之所以深
畏而不敢受職者五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六不敢受職之畏疏

皇上因星變地震

大赦天下非為湯若望一人而赦也今民間訛傳稱若望

是真聖人其教是真天主故於若望將刑之時天特
爲之星變地特爲之震動

朝廷遂不敢殺乃全而生之仍令其主天主之堂可見真
聖人真聖教之不可滅有如此斯言也豈天下

國家之福哉

皇上之赦天下不知生全幾萬千人而人獨於若望之一
身貪天功爲己力人心至此可不大憂小民不知大
義易爲邪言煽惑此言一行卽傳天下將見天下之
人民盡化爲邪教之羽翼是臣以攻異端之法語反

為邪教增重其聲價臣之罪不可解矣向盤踞

京師者止若望四人今則羣聚數十向尚不知避忌今知秘其機緘金多可役鬼神漢人甘為線索往來海上暗通消息若無有以關防之實為養虎自遺其患從來天下之禍常伏於其所忽初以其根蒂之小也不甚留意隄防及至毛羽既豐一旦變作不可撲滅雖悔何追自古至今每每如斯况其教以謀奪人之國為主查其實蹟非止一端其謀奪本國也有耶穌正法之書像可考其謀奪日本國也有船商之口可

憑其已奪呂宋國也有故明南禮部臣沈確之叅疏
可據如此狼子野心之凶人又有火器刀甲之鋌猛
安可與之同中國哉臣不但為身懼為族懼且為天
下懼為

朝廷懼矣此臣之所以深畏而不敢受職者六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七不敢受職之羞疏臣聞有真過人之學問然後
可以為人之師表無其學而充其位人雖壓於勢而

不肯心悅誠服必有覆餗之患臣無算歷之能而儼然居於能算歷之官之上對之能不自慚或有錯誤臣無術以正之何以謝欽若之責此臣之所以甚羞而不敢受職者一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第八不敢受職之羞疏臣惟曾以正論規諫人者不敢自蹈其轍明末武舉陳啟新負斧鑕上五千言授以吏科給事中臣曾規正之曰人之情不做官則敢

作敢為一做官便瞻前顧後科長若不受職辦着一
張鋒快嘴說些民間利病的公道話替朝廷治得天
下救得蒼生自然名傳後世科長如今做了官不見
有所建明只學得保守紗帽恐後來死得不好臣著
正陽忠告一書譏之啟新後果被糾叅提問自投黃
河而死舉世皆笑啟新之愚而稱臣言之是今臣以
不能算歷之夫而濫受

皇上欽天之職將來必有如楊光先之人來笑當年規正
陳啟新之楊光先矣臣雖醜顏偷生世上死之日將

何面目見陳啟新於地下哉此臣之所以甚羞而不
敢受職者二也臣有二甚可羞六深可畏安敢輕易
受

皇上之官而不冒死以必辭耶此臣之所以不避

斧鉞而叩

闕之無已也伏乞

皇上鑒察奉

旨已有旨了

欽天監供事 臣楊光先謹

奏爲

天恩愈重 臣懼愈深懇

鑒微忱收回

成命事 本年七月二十七日吏禮二部取臣等供回

奏八月初五日奉

旨欽天監事務精微緊要既稱於三月初二日地震之間
簡儀微陷閃裂彼時何不卽行具呈經楊光先看見
說出始於六月十八日具呈請脩據此凡事俱草率

因循張其淳着降楊光先着為監正張其淳着為左
監副李光顯着為右監副欽此竊照臣屢疏瀆聒

宸聰不以臣為煩擾置臣於法反加臣為監正臣感

皇上如天之恩至於如此之極而不覺繼之以泣也但臣
自揣分量實不敢一刻自安臣聞人臣事

君進退以禮辭受以義祇有辭尊居卑未有辭卑居尊者

臣蒙

皇上授臣右監副臣以學術未精不能勝任凡四叩

闕疏辭茲

授臣以監正臣卽拜

命則臣前日之辭是辭監副之卑而今日之受是受監正之尊矣於卑則辭而於尊則受是臣止知躁進而不
知事

君進退之禮辭受之義安望其能盡臣職哉况看出簡儀
傾側者乃滿監臣而責令其具呈請修者亦滿監臣
也臣不過於辭疏中舉監員稽怠之習以

入告

皇上以臣爲能而加臣爲監正是臣掠滿監臣之美以得

監正臣能不自愧哉臣又聞驟富貴者不祥臣以無
位布衣一旦得六品之官已犯驟貴之戒尚未謝
恩到任又擢爲五品視篆京堂於驟之中而又加驟焉天
災人禍將必隨之臣以天道人事之理指人而不自
知吉凶之趨避是懵於天道人事之理矣以懵於天
道人事之理之夫豈可以爲欽天監之監正哉此臣
之所以深懼而必辭也臣又考之史冊上有
大聖人之君下然後有不受職之臣故上有堯舜下有巢
由上有漢高光武下有四皓嚴光上有宋祖明祖下

有陳搏陳遇是皆遭際聖君故得遂其高尚臣固不敢追蹤前哲實以堯舜高光宋明二祖仰望

皇上倘蒙

皇上允臣所請俾千秋萬歲後之人頌

皇上容一明人倫尊聖學闢邪教之楊光先而不強之以

職則

皇上聖神之名駕越於堯舜高光宋明二祖之上矣伏乞
收回成命准臣以布衣在監供事庶臣無掠美之愧而更

鮮驥貴不祥之懼矣字多逾格仰祈

鑿宥爲此昧死叩

聞

康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奉

差蠲交吏部議本年九月十三日

吏部議得

已經奉

旨楊光先着爲監正其辭職緣由相應不准十四日奉
旨楊光先因知天文衙門一切事務授爲監正着卽受
職辦事不得瀆辭

跋

向聞吾友戴東原說歐羅巴人以重價購此書卽焚燬之欲滅其迹也今始於吳門黃氏學耕堂見之楊君於步算非專家又無有力助之者故終為彼所誣然其詆耶穌異教禁人傳習不可謂無功於名教者矣己未十月十九日竹汀居士錢大昕題時年七十有二

初書估攜此冊求售余奇其名故以白金一錠購之後李尚之謂余曰錢竹汀先生嘗以未見此書為言

則此誠罕觀之本矣因付裝潢求竹汀一言前所跋
者是也至於步算非專家余屬尚之詳論其所以適
尚之應阮芸臺中丞聘臨行棟還未及辨此當俟諸

異日爾

己未冬十一月既望書於聯吟西館黃丕烈

此書歙縣布衣楊光先所著楊公於康熙初入京告
西洋人以天主邪教煽惑中國必為大患明見在二
百年之先實為

本朝第一有識有膽人其書亦為第一有關名教有功
聖學有濟民生之書當時邪不敵正質審明白黜湯
若望諸人之官殺監官之附教者五人禁中國人習
天主教可謂重見天日矣乃西洋人財可通神盤踞
不去遍賄漢人之有力者皆授楊公為監正必欲伺
其間隙置之死地楊公明燭其謀五疏力辭又條上

六畏二羞之疏情詞剴切部議陰受指使始終不准
不得已就職不久即以置閔錯誤坐論大辟蒙

忌旨赦歸中途為西洋人毒死而後西法復行牢不可
拔蓋楊公死於未授職之前則無以摘其誤謬而西
術不能復興即興亦終不能固故設此陷穽以洩其
憤而售其奸邪謀之深毒不可畏哉然而天主教之
不敢公然大行中國之民不至公然習天主教而盡
為無父無君之禽獸者皆楊公之力也正人心息邪
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或以愚言為過當請具眼人

辨之此書於壬寅夏得刻本於吳壽雲處價昂不能
購倩友人影抄一本後有竹汀先生手跋謂西人購
此書卽焚燬之苟非切中邪謀何以如是至楊公步
算非專家則明理不明數公已自言之何得為公病
書中辨論未必無鋒棱太峻語然聞異端不得不如
此聖人復起亦當許之特拘墟小儒眼光如豆不免
以此訾議耳至於辭官諸疏懇摯暢達奸謀早已洞
燭意如此其誠見如此其明而猶始以布衣供事終
乃就職監正者實因感激

聖恩而不忍以黨邪疑執政耳假尊崇為傾陷為從來
宵小害君子者特闢一途雖

聖主亦所不疑吾為楊公痛吾為世道人心痛矣丙午
六月元和錢綺跋

故前欽天監監正楊公光先別傳

蕭穆敬孚
類彙卷十

楊光先字長公江南歙縣人尚書凝裔孫世襲新安

衛中所副千戶讓職與弟光弼子身入都原熙徽山

陽武舉陳啟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

病捧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

科給事中歷兵科左給事中劉宗周詹爾選等先後

論之无先訐其出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究

然啟新在事所條奏率無關大計明史姜温體仁當

國既久劾者章不勝計而劉宗周劾其十二罪六奸

皆有指實宗藩如唐王聿鍵勳臣如撫寧侯朱國弼

布衣如何儒顯楊先先等亦皆論之光先至輿襯待

命帝皆不省愈以為孤立每斥責言者以慰之至有

杖死者明史溫杖被杖謫戍遼左徽州府志及王

序癸未冬烈皇御經筵求文武材襄城伯李國楨以

光先對上曰是昇櫬之楊先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

待之襄城遣人迎未至而明已亡王泰徵始入國朝

順治十七年抗疏斥西洋教之非以西人耶穌會非

中土聖人之教且湯若望所造時憲書其面上不當

用上傳批依西洋新法五字等語具呈禮部不准州
府志阮元時人傳及康熙三年七月光先叩閭進所
黃伯祿譯正教奉褒

著摘謬論一篇摘湯若望新法十謬又選擇議一篇
摘湯若望選擇禁親王安葬日期誤用洪範五行下
議政王等會同確議四年三月壬寅議政王等逐款
鞫問所摘十謬楊光先湯若望各言己是曆法深微
難以分別但歷代舊法每日十二時分一百刻新法
改為九十六刻又康熙三年立春日候氣先期起管
湯若望謊奏候至其時春氣已應又二十八宿次序

分定已久湯若望私將參筭二宿改調前後又私將
四餘中刪去紫炁又湯若望進二百年曆夫天祐皇
上曆祚無疆而湯若望止進二百年曆俱大不合其
選擇崇親王葬期湯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
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擬欽天監監正
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五品挈壺正楊宏量曆科李
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
官正劉有恭等皆凌遲處死已故劉有慶子劉必遠
賈良琦子賈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實湯

若望義子潘盡孝俱斬立決得旨湯若望係掌印之
官於選擇事情不加詳慎輒爾准行本當依擬處死
但念專司天文選擇非其所習且效力多年又復衰
老著免死杜如預楊宏量本當依擬處死但念永陵
福陵昭陵孝陵風水皆伊等看定曾經效力亦著免
死湯若望等並其子連人等應得何罪仍著議政王
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再加詳覈分明確議具奏

東華錄

夏四月己未議政王等遵旨再議湯若望杜如預楊
宏量潘盡孝及業內子連人犯等俱責打流徙餘俱

照前議得旨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俱

著即處斬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責打流徙俱著免

伊等既免其湯若望義子潘盡孝及杜如預楊宏量

于連族人責打流徙亦著俱免餘依議錄東華光光疏

言湯若望之曆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謬特授欽天監

右監副旋授監正既元時人傳徽州府志光先以但

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叩閣辭職疏凡五上不

准辭輯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為上下卷名曰不得已

時人傳又徽州府志云凡九叩閣十三疏辭五年二

弗允勉就職今據時人傳及不得已本書

月丁巳欽天監監正楊光先奏今候氣之法久失其
傳十二月中氣木應氣唯臣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
與之制器測候並敕禮部采取宜陽金門山竹管上
黨羊頭山租黍河內葭葦備用從之東華錄七年詔求
直言光先條陳十款悉見采納內述一人一款得免
十家連坐之例徽州志冬十月戊子禮部以江南取到
元郭守敬儀器請旨定奪得旨楊光先奏稱所用律
管葭葦租黍已經取到照尺寸方位候過二年未見
效驗案候氣之法自北齊信都方取有效驗之後經

千二百餘年俱失其傳爾部議交與楊光先令訪求
博學有心計之人應將一千二百餘年失傳之處能
行修正之人可得與否及楊光先能修正與否俱詳
問再議具奏東華錄十一月丙辰禮部遵旨議覆候氣
之事據欽天監監正楊光先奏稱律管尺寸雖載在
司馬遷史記而用法失傳今博訪能候氣之人尚在
未得臣身染風疾不能管理查楊光先職司監正候
氣之事不當推諉仍令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以求
候氣之法從之東華錄十二月庚寅治理曆法南懷仁

勅奏欽天監副吳明烜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曆內
康熙八年閏十二月應是康熙九年正月又有一年
兩春分兩秋分種種差誤得旨曆法關係重大著議
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確議具奏東華錄八年
春正月庚申議政王等會議南懷仁奏吳明烜推算
曆日差錯之處奉旨差大學士圖海等同欽天監監
正馬祐測驗立春雨水太陰火星木星與南懷仁所
指逐款皆符吳明烜所稱逐款不合應將康熙九年
一應曆日交與南懷仁推算得旨楊光先前告湯若

望時議政王大臣會議以楊光先何處為是據議准
行湯若望何處為非輒議停止及當日議停今日議
復之故不向馬祐楊光先吳明烜南懷仁問明詳奏
乃草率議覆不合著再行確議錄東華二月庚午議政
王等遵旨會議前命大臣二十員赴觀象臺測驗南
懷仁所言逐款皆符吳明烜所言逐款皆錯問監正
馬祐監副宜塔喇胡振鉞李光顯亦言南懷仁曆皆
合天象竊思百刻曆日雖歷代之已久但南懷仁
推算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應將

九十六刻曆日推行又南懷仁言羅睺計都月孛星
係推算曆日所用故開載其紫炁星無象推算曆日
並無用處故不開載自康熙九年始將紫炁星不必
造入七政曆日內又言候氣係自古以來之例推算
曆法亦無用處嗣後亦應停止楊光先職司監正曆
日差錯不能修理左袒吳明烜妄以九十六刻推算
謂西洋之法必不可用應革職交刑部從重議罪得
旨楊光先革職從寬免交刑部餘依議錄東華三月庚
戌授西洋人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先是欽天監官

案古法推算康熙八年曆以十二月置閏至是南懷
仁言雨水為正月中氣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即為
康熙九年之正月不當置閏置閏當在明年二月上
命禮部詳詢欽天監官多直南懷仁乃罷康熙八年
十二月閏移置康熙九年二月其節氣占候悉從南
懷仁之言錄華八月辛未康親王傑書等議覆南懷
仁李光宏等呈告楊光先依附鼇拜捏詞陷人將歷
代所用之洪範五行稱為滅蠻經致李祖白等各官
正法且推曆候氣茫然不知解送儀器虛糜錢糧輕

改神明將吉凶顛倒妄生事端殃及無辜援引吳明
烜謊奏授官捏造無影之事誣告湯若望謀叛情罪
重大應擬斬妻子流徙寧古塔至供奉天主係沿伊
國舊習並無為惡實蹟湯若望復通微教師之名照
伊原品賜卹還給建堂基地許鑽曾等復職伊等聚
會散給天學傳槩及銅像等物仍行禁止西洋人乘
安黨等該督撫驛送來京李祖白等照原官恩卹流
徙子弟取回有職者復職李光宏黃昌司爾珪潘盡
孝原降革之職仍行給還得旨楊光先理應論死念

其年老姑從寬免妻子亦免流徙粟安黨等二十五
 人不必取來京城其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
 外恐直隸各省復立堂入教仍著嚴行曉諭禁止餘
 依議東華錄光先邀蒙恩免正教放歸卒於途徽州府
 人傳欵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平蓋為西人毒死
 而池北偶談則稱論天辟其實无先蓋論大辟免死
 歸卒者也又正教奉衰出京回家
 行至山東德州地方病發背死
 原文錄錢綺不得已跋已見本書故不贅錄

故前欽天監監正歙縣楊公神道表

敬字類稿
卷十一

穆嘗恭讀世宗憲皇帝所錄庭訓格言中有訓曰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今凡八算之法累輯成書條分縷析後之學此者視此甚易誰知朕當日苦心研究之難也穆既知聖祖仁皇帝之精算術實由於此因想楊公

之為人今年夏晤黟縣老友李君宗燭談及楊公當日情事因託遣人於歙縣楊氏代求楊公所著之書旋於楊公族裔孫某孝廉家得之穆既得所錄副本因念楊公之墓年久不免荒蕪復託李君佗自會同孝廉商為修理因略敘其生平事蹟佗日表於其阡公姓楊氏諱光先字長公徽州歙縣人也其世祖諱凝字彥謚明宣德五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調南京刑部尚書嘗自敘前後戰功乞世廕子燭遂得新安衛副千戶子孫遂世襲焉傳世至公乃讓職興

弟光弼子身入京師時為崇禎十年也時有山陽武
舉人陳啟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病
捧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
給事中歷兵科左給事中劉公宗周詹公爾選等先
後論之公復劾其出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
究復經御史王公聚奎倫公之楮給事中姜公琛先
後劾其溺職及請託受賄還鄉驕橫併不忠不孝大
奸大詐狀乃削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啟新竟逃去不
知所之又中樞殿大學士溫體仁當國既久劾者尤

多公復論之至與觀待命帝皆不省每斥責言者以
慰之至有杖死者而公卒以此遣戍遼左然體仁亦
旋以黨與奸狀為帝所悟放歸十六年冬烈皇御經
筵求文武材襄城伯李國禎以公對上曰是昇觀之
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待之襄城遣人迎未至
而明已亡先是崇禎元二年間莊烈帝以欽天監推
算不合天行日食失驗欲罪臺官時禮部尚書徐光
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當食不食守敬且
爾無怪臺官之失占臣聞曆久必差宜及時修正帝

從其言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等推算曆法徐光
啟為監督三年五月又徵日耳曼人湯若望意大理
人羅雅谷襄授製器演算諸法入國朝順治元年夏
湯若望具疏將本年八月朔日食明年正月望日食
照新法推步京師所見虧蝕分秒並起復方位圖象
與各省所見不同之數繕冊進呈七月復將所製渾
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併輿地屏圖
一幅進呈旋補授欽天監監正自是十餘年屢加恩
擢用十七年公入京抗疏以西人耶穌會非中土聖

人之教且湯若望所造時憲書其面上不當用上傳
批依西洋新法五字具呈禮部不准是年復召比利
時人南懷仁來京纂修曆法康熙三年七月公復叩
閣進所著摘謬論一篇摘若望新法十謬又選擇議
一篇摘若望選擇崇親王安葬日期誤用洪範五行
下議政王等會議四年三四月議政里等逐款鞠問
及遵旨再議湯若望等奉旨僅得罷職旋以病死聖
祖特授公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公以但知推步
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叩閣辭職疏凡五上不准乃輯

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為上下卷名曰不得已七年詔
求真言公條陳十款多見采納內逃一人一款得免
十家連坐之例實自公發之八年春二月為治理曆
法南懷仁所劾曆日差錯得旨革職旋蒙恩放歸卒
於途公歿後西人以重價購其書悉為焚燬欲滅其
迹新城王文簡公士禎所撰池北偶談曾記此書事
實西人復以計削去此條且有改為詆毀此書者以
故公此書及生平事實後人罕有知者嘉慶間吳門
黃主事丕烈曾得此書嘉定錢少詹事大昕儀徵阮

相國元先後評跋阮公復見初印本池北偶談併采
公所著日食天象驗篇為疇人傳且推摘謬十論譏
西法一月有三節氣之新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
新則固明於推步者所不能廢錢公雖以公於步算
非專家亦深惜公無有力者助之故終為彼所詘其
詆耶穌異教禁人傳習為大有功名教近吳門葉君
廷瑄嘗稱公少年已氣節觥觥如此乃越三十年時
移世易而剛直之性不渝可謂豪傑之士其書雖為
西人計燬然迄今仍有傳本而姓氏亦稱道弗衰蓋

其精誠固結自有不可磨滅者在云云皆能知公之
深穆乃恭記庭訓格言一則並綜明史姜垚溫體仁
等傳及東華錄康熙朝徽州府志近世名人著述之
可傳信者彙括以表公所俾鄉之後進者詳焉

楊長公自刊不得已一書雍乾間傳本已尠程棉菴
謂此書初出西人購以重貲每部二百金燔毀略盡
晚得宛陵梅公所藏愛之重之踰于天球法物其可
珍貴若是盩山圖書館度有丁氏所藏東湖蔣氏節
錄本僅錄請誅邪教疏與許青嶼侍御書闢邪論三
篇皆節錄非全豹也今年正月吳君慰祖以不得已
寫本一冊存館中上下兩卷具足未有竹汀菴圖及
錢子文跋吳君謂係王樸臣先生故物沽自冷攤者
爰付中社影印并錄蕭敬孚先生所撰碑傳乎後以

廣其傳長公持論銳利而孫淵如以文不雅馴少之
實則此書為宗教史中明清之際一重公案不必斤
斤於文之工拙也已巳上巳鎮江柳詒徵

儒
教
實
義

Mc. J. F. 2. Vol. V. Fas. 20

Vera nozione della Religione
de' veri Filosofi Cristiani



BORG. CINESE 316 [20]

儒教實義

遠生問

醇儒答

溫古子述

問儒教。曰。儒教者。先聖後聖相受授之心法者也。古之聖王得之於天。代天筆之於書。以為大訓。教之四方。以為極言。使厥庶民。明知為善有道而學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言儒教之大原也。孔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言儒教之大綱也。

問儒教必有所教。曰。儒者之所教有二端焉。其一。通於幽

者。上帝也。鬼神也。先人也。先師也。其一。致於明者。君也。親也。師也。長也。友也。然所教有不同。故其禮有隆殺。最重者莫如教上帝。小心昭事。以為獨尊。以為上主。以為父母是也。敬鬼神者次之。蓋既所有所施。並受之於天。則敬之與教天者遠矣。敬先人先師者。又是一禮。乃事死如事生而已。

問天。曰。天字本義。從一從大。一大為天。至一而不貳。至大而無對者天也。

問穹蒼之天。其一且大矣。豈是之謂乎。曰。非也。夫穹蒼也者。形而下之器耳。有度數焉。故不足以為一。有界限焉。

故不足以爲大。非一非大。實不盡天字之義。指之而云天者。假借之字。強名之文也。蓋有形之天者。乃神天之顯象。上帝之榮宮。主宰之明驗而已矣。

問。奚知其然。曰。考諸古經。則知之矣。易曰。殷薦之上帝。書

曰。皇天弗保。詩曰。上帝是皇。

皇字之義。從自。從王。自王爲皇。

曰。皇。曰。天。

曰。上帝者。皆蒼蒼之所不及也。其稱皇者。則爲自王自。有。自源自本。無始無終者也。蒼天以之而清。大地以之而寧。品物以之而生焉。其稱天者。則惟一惟大。而無可比者也。其稱上帝者。上則爲至尊而可敬。帝則爲真主而可望。至尊上主。則爲大父母而可愛者也。其稱皇天

而者至矣。而視夫塊然穹蒼之天。以為皇天上帝者。嗚呼。謬莫甚矣。

問所謂上帝者。理而已。曰。非也。經曰。畏上帝。曰。祭上帝。曰。事上帝。曰。簡在上帝之心。豈是畏理。祭理事理。簡在理之心乎。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理也。又云。理只是個潔淨底。世界無形迹。他不會造作。觀此。可知天地人物。雖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理。而斯理必不能造之。惟皇上帝。萬物之本。萬理之原。為能造成之。確矣。諸物猶巨室然。夫室者。必其材料。以成其形。又有定則。以為其理。苟

無人以造之。則不可得而成。夫巨室者。天地也。材料者。氣也。清上濁下者。理也。化成之者。上帝也。易曰。帝出乎震。禮曰。萬物本乎天。此之謂也。

問上帝之實義。其載古經。不可疑也。至於宋儒或謂其絕信乎。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由宋至今。儒者師經。而上帝之實義存焉。其証有多端。請呈一二。

易曰。帝出乎震。胡雲峯解云。自出震至成言乎艮。萬物生成之序也。然孰生孰成之。必有為之主宰者。故謂之帝。此一証也。

書曰。夢帝賚良弼。朱子解云。據此則是真有個天帝與

高宗對曰。吾嘗汝以弱。不得說無此事。說只是天理。亦不得。此二証也。

書又曰。惟天生民。正義解云。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民受氣流行。各有性靈心識。民有其心。天佑助之。非天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祐助。民有其心。言行是非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各有常理。合道則安。失道則危。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道。此三証也。

書又曰。惟天聰明。日講解云。惟天高高在上。至虛至公。至神至靈。不用聽而聰。無不聞。不需視而明。無不見。不

惟政令之得失。民生之休戚。舉不能逃天之鑒。即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地。亦皆照然察無遺焉。天之聰明如此。此四証也。

書又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日記解云。簡者閱也。有善有罪。皆閱簡在於上帝之心。此五証也。

書文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虞氏品字策解云。降祥降殃者誰。倘所謂皇皇上帝非乎。吾人日在監茲之下。不知時加驚惕。以畏天威。且敢以小知私心與帝天角。弗思甚矣。此六証也。

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朱豐成解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可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福。而今日之受福者。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禍乎。夫淫者禍之。似若天有所憎。然禍加於淫。罰惡之公理也。天何憎哉。知後日之禍。非憎惡。則知今日之未禍。非曲庇也。後定而今不定耳。第不知其果何時定乎。此七証也。依此先儒之明言。則自宋至今。凡為醇儒者。皆信古經大訓。皆事皇天上帝。亦不可疑也。

問玉皇上帝。曰。昔宋徽宗欲媚於上帝。如臣狎於君。而以玉皇表加之。丘瓊山云。天神之最尊者。上帝也。謂之昊天上帝。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祀之者。尚不敢以儔物。恐或有以褻之。况敢以虛誕之辭。而加之冲漢之表乎。其為褻之也大矣。由此觀之。稱上帝為玉皇。猶不可。而道家敢以邪巫張儀為上帝。嗚呼。自作孽。侮上天。不可道也。

問上帝之名。曰。名者命也。上帝獨尊。孰敢命之。巍巍蕩蕩。雖聖人猶莫能名焉。非是形而下。渺茫無知之氣耳。非是囿於氣。空空無為之理耳。其神也。一而不二。其體也。

純而不雜。其生也自實無始。其久也自實無終。其有也自圓滿而窮矣。大哉皇天。萬物資始。至哉上帝。萬民資生。真無名可名者也。

問教上帝。曰。順帝之則。人之本務也。在成湯則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在文王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故君子戒懼慎獨。不敢少懈。凡明一善欣然為之。知一不善。喟然過之。視聽言動。克復以治之。主教以修己。行恕以愛人。改過不吝。遷善不倦。畏天之威。祈天之迪。順天之命。此之謂教天。

問有教乎內。必顯乎外。如之何。曰。亦當時行祭天大禮。書

曰。類於上帝。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

問中庸郊社事上帝。鄭玄解云。不言后土省文也。信乎。曰。非也。此漢儒臆說而已。尚書日記云。妄解經文。以証其說。固不足闡皇天上帝至尊無對。而今妄分主者。崇北郊以抗天主。非禮莫大焉。朱宗元此題文云。上帝者。天之主也。為天之主。則必為地之主。故郊社雖異禮。而統之曰。事上帝云耳。郊以答生天之德。社以答生地之德。云。清仇滄柱評云。觀此。可知鄭玄之解有悞也。依此正解。惟分其象。而不二主。乃取兩大。以象父母之德。意則不背古而無傷矣。

問備物以祭天。可乎。曰。古者多不敢備物。積薪燒之而已。然惟天度心。惟心奉天。禮之本乎內。而古今無異也。若禮之外文。後世有玉帛。藻盛。鉅鬯。樂奏。皆所以表乃心。而象乃德。玉帛以象德之潔。黍稷以象德之香。鉅鬯以象德之聞。樂奏以象德之和云。

問奏樂亦以感格上帝。然乎。曰。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夫樂象德。德盛者樂亦盛。非徒聲容可以薦上帝也。先王作禮樂。禮以修外。樂以修內。樂者和也。人心聽命於道心。而道心對越上帝。此乃所以克享天心而已矣。

問祭上帝有何意。曰。大哉問。真祭之意有四焉。

其一。為欽崇上帝。獨有獨尊。能造萬物。能滅所造。故或燔柴。或宰犢。以寓其意也。蓋大之化。薪成灰。上帝能化有歸無。犧牲或死。或活在人。萬民或保。或喪在帝。故祭之意莫大乎此。

其二。為謝皇天之洪錫。蓋上帝生我。顧我。保存萬物。為我。膺我神心。養我形軀。我知一善而行之。上帝眷祐我。我有不善而悔之。上帝寬赦我。天恩如此。我何能報之。形軀雖親。為犧牲以謝之。吾心以為理不過也。故以犢易我。而報之於萬一焉。

其一。為祈上帝諸息。如大乾而求雨。雨害而求晴。弗子而求子。有疾而求愈。以此明證。惟上帝為能允而施之。然允與不允。亦必安天命焉。

其一。為息天義怒。而免罪罰。獲罪於天而不禱天。真無所禱也。然悔過而祈。大父母赦之。則可以望矣。

昔者成湯。自以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周公秉珪為天下禱。召公奉幣以祈天。永命。此之謂也。

問祭天於郊。惟天子當之。何也。曰。天子者。天之子也。皇天所寵。莫大乎天子。書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夫天下者一家也。萬民皆兄弟也。天子祭上帝。是代萬民而

祭。蒸民與天子合其心。而一家同祭焉。又天子一人。天下至尊也。以天下至尊而敬上帝。至矣。

問立祖以配天。曰。是子孫尊祖之意耳。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蓋曰。惟孝子為能享親。而享親莫大於配上帝。問是祖與天同等。曰。惡。是何言與。四子克配孔子於文廟。豈其與孔子並立哉。夫弟子之與其師也。猶不能並立。而况人之與上帝乎。故立祖以配天。不徒不可視人與天同等。而平等之。且認斯禮。以為同等之敬。亦不可也。問祭天如此。則帝必享。曰。黍稷非馨。惟德之歆。故聖天子以德為本。父母乎民。師教乎民。以應上天立君之意。此

所謂惟聖人為能享帝。

問凡受造於天者。其有等否。曰。有諸。可分上中下作三等。神而不形。上也。形而不神。下也。包神與形。中也。上曰鬼神。下曰形物。中曰人者也。

問物曰。獨有形象。能聚能散。可剖可分者。形而下之物耳。問人曰。書曰。惟人萬物之靈。蓋以其形骸而言之。則為物而卑。以其神心而言之。則為靈而尊。夫人之形。所以能覺能動者。有血氣在其中故也。夫血氣所以能若然者。有人之神使其然也。是故形神相合而人生。有知覺焉。有理義焉。形神相離而人死矣。於是時也。形骸雖包血

氣而未冷。壘是塊然無知無覺。何者。人神不活之矣。夫
人神既歸以復命。即稍稍血凝氣散。而人形冉冉朽壞
而化云。

問人之於物如何。曰。物賤而人貴。是故君子有物而不有
於物。小人有於物而非有物。君子之有而若無。小人之
亡而為盈。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君子
之薄世物也。又曰。鄙夫患得患失。是小人貪世物也。

問鬼神。曰。上帝所造。列神無數。以傳其號令。以守護萬方。
皆謂之鬼神。書曰。望於山川。徧於羣神。

問鬼神有邪正。然乎。曰。然也。謙而順上帝者。其善且正也。

傲而叛上帝者其惡且邪矣。厲匪降自天。惟惡神自作孽。正神潔靈善誘人於德。魑魅魍魎昏迷人於惡。彼為我師而可敬。此為我讎而可憎也。汚俗之溺於異端而拜邪鬼以求福者。明明是犯君而奔賊。棄父母而事奴婢也。求福而招禍。哀哉。

問總言之。曰鬼神。分言之。曰天神。曰地祇。曰人鬼。其說有病否。曰知言者不爭言。以明理為貴。若不別天神於神天。或分地祇於天神。以為不同類。或將人死之靈與鬼神並列。則差矣。書曰有能典朕三禮。解之者有云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然天神地祇人鬼云者。一乎三

乎。一焉。則生天。生地。生人之上帝。果安在哉。三焉。則所以敬之者。又一乎。三乎。曰一則。奚謂三禮。曰三。而以天神為上。以人鬼為中。以地祇為下。則至尊無對之上帝。復安在哉。殊不知。古人之所謂三禮者。上以達於皇天。中以通於鬼神。下以致孝於先人者也。

問敬鬼神。曰。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猶云。錯認鬼神於上帝同類。而於皇天不甚遠之。不但是不敬之。且諂媚莫大焉。殆哉。書曰。類於上帝。夫類云者。猶言不類是也。蓋諸鬼神入類。惟上帝獨尊。故類者為祭。其惟崇上帝以明其至尊者也。

問祭鬼神可乎。曰。須知志所之。祭鬼神。以為自尊。自能自靈。則鬼神與上帝抗。而皇天有對矣。淫祭非禮。萬不可也。使祭鬼神。以謝其恩。而求其庇。知其受命於帝庭。而護我。救我。引我。尊我。為其任。於是鬼神既於帝天不角。祭之。若是。亦可矣。

問誰當祭之。曰。天寵彌大。則位彌高。而任亦彌重。惟天子有家。有國。有天下。故書不第曰。類於上帝。且亦曰。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諸侯有家。有國。故有本國社稷。名山大川。又有五祀。可事。大夫獨有家。故只有五祀而已。上乃統下。而下不能統上。理必然也。

問城隍。曰。隍者。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護守各邑之城。稱之為城隍。是猶知府者。稱府然。

問依俗而拜城隍。禮乎。曰。非也。俗背古多矣。古者立廟以事人。為壇以事神。今俗立城隍廟。而以人道事神者。一也。古者無塑像。止用木主。今俗棄主而立像者。二也。古者非徒城隍無廟。且中國浮屠亦並無。今各州縣城隍有像有廟。而以佛徒守奉之者。三也。古者未聞神之生誕之怪。今俗歷年奉城隍生誕者。四也。甚哉愚矣夫。

問復古難。正俗何如。曰。以廟易壇。實不合古。然不甚背理。則廟存可也。夫神本無形無像。然借像以容其德。使禮

拜者有所向之處。此於立木主不遠。故明諭庶人令之不惑。則用正像亦似可矣。朔望流稽。歷年又定一日。以增奉敬。此近於古而合於理。存之宜也。及於夫神生誕之說。並浮屠焚誦之妄。其又謬又邪。而無可正之。則廢之當也。

問祀神。而曰山。夫一卷石之多。焉為神。曰。不曰官。而曰府。不曰妻。而曰室。曰房。不曰主上。而曰朝廷。不曰鬼神。而曰山川者。常文也。

問焚香奠酒奏樂。常禮也。神其享乎。是乎。曰。非也。神既無形。形弗能格神。書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吾聞至誠感

神。未聞酒氣感神者也。禮之外文。皆所以寓吾誠而已矣。

問神之不享乎。是則備之何意。曰。以形我誠。以盡我心。以事我思神。而所以事之者。乃奉上帝休命是也。

問祭神而神在否。曰。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未云祭神則神在。總不外一誠焉耳矣。

問事神得福。曰。古人事神。非為求福。然正神既受上帝明命而來。則必能轉祈上帝。必保佑人。故求真福於正神可也。若夫佛鬼邪神者。人祀之為淫。古云。淫祀無福。不信然哉。

問事君。曰。事之以忠。君有成命。臣畏死而不從者。不忠也。君或不義。臣好譽而不爭者。不臣也。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誠哉是言也。

問敬君何意。曰。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是天若曰。予賚汝以予吏。其代予言。則臣敬其君也。真所以敬上帝是也。君為臣之天。臣不敬君。焉能敬天。故臣不臣。上帝之罪人也。

問事親。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夫禮者。猶體也。不多不寡。而體成。或寡或多。而為怪。寡則不及。多則過矣。

問事親。焉能過。曰。吾聞之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若是。而引父犯不父之罪。為子者不過而何。是故曾子謝過。曰。參罪大矣。父倘不義。而子不爭。寧順非禮之命。其亦過矣。安得為禮。

問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然也。曰。吾聞之古帝堯舜。其大孝也與。夫其大孝也。是以堯生丹朱。舜生商均。耶。柝因堯得舜。舜得禹。耶。吾竊以為非以形傳形。為大孝。惟以德傳德。則孝大矣。不然則三孝之中最小者。養也。今有人於茲。家貧而親老。養焉則不娶。娶焉則不養。其如之何。不養為小。無後為大。務大而舍小焉。噫。與其不

娶母寧坐視老親飢而死與。雖凡人心實不可忍也。孝子之心。豈其能忍之乎。夫無後既猶不如不養。焉可謂之大不孝也耶。方孝孺云。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重於無後也。歐陽修云。荀卿孟軻之徒。善為言。然道有至有不至。

問真孝之大綱。曰。孝也者。修齊治之本者也。人之於天。臣之於君。子之於親。其理一也。自下上達。三互相顧。順而不違是也。蓋子之所以為子者。孝也。臣之所以為臣者。忠也。人之所以為人者。敬也。子之於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苦之則懼而不怨。臣之於君也。取之則進而不驕。

遺之則退而不尤。人之於天也。富之則順而憂貧之則堪而樂。子賴其親。臣憑其君。人信其天。孝子若云。博厚之基業。不容我慮之。在我家父之心而已。豈為此而孝焉。忠臣亦云。祿位之貴賤。我不務求之。在我國父之心而已。安為此而忠焉。善人常云。今世之需。身後之福。我不急念之。在我天父之心而已。奚為此而教焉。不懷甘而弗懈。不辭苦而恒仁。此聖人之氣象。真孝之大綱也。問事師。曰。以孝事之。管子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蓋師教之恩。其與生育相同矣。是故為我師者。苟能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教我以四勿。曲成吾才。使吾德克明。而

合於天命本然之初。吾則敬之。孝之。而感至大極重之
息。雖沒世不能忘也。

問事長曰。事之以弟。孔子曰。弟。子出則弟。孟子曰。出以事其長上。

問友仇。曰。人之於友。如將為仇。則合而不流。人之於仇。如
將為友。則忍而不寃也。以怨報怨。小人也。以直報怨。君
子也。以德報德。良友也。朱子曰。人舊與我有怨。今果賢
耶。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若然。則人舊與
我有德。今果不肖耶。安得引之薦之。其果賢耶。又安得
區區引之薦之。以此報怨可也。以此報德何足哉。曾子
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爾輔我為仁。我輔爾亦然。始乃
以德報德。而朋友倫有實矣。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

孔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又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互相輔仁。愈久而愈教。

問復仇。曰。王安石云。其子弟以告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而為之施刑於其仇。仇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仇者。已也。克己以畏天。不亦可乎。

問於安石亦可取乎。曰。奚為不可。智者不以人失言。言善而人惡。棄人而取言焉。孟子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於孟子取之可也。於安石取之。則不可。異乎吾所學於曾子也。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者也。

上之於下。曰。慈之。懷之。來之。勸之。善則嘉之。不能。乃矜之。不為。乃誨之。然與其以令使之。不如以身先之可也。問上下相教有何意。曰。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詩曰。妻子好合。兄弟既翕。孔子喟然曰。父母其順矣乎。倘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則上帝大父母之心。其不大悅矣乎。由此而觀五倫。其道大矣。蓋人之所以忠。孝。弟。義。慈。恭者。非以好好名。非以惡惡聲。惟因固有斯理而然。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既有此性。則不得不然。然此性也。果從何而來。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若然。則

君臣而義。父子而恩。夫婦而別。昆弟而序。朋友而信者。乃所以盡性而事天者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噫。五倫之道大矣哉。

問事死。曰。亦事之以禮而已矣。事死如事生。禮也。不若是。非禮也。履斯禮而主其大祭。則可。踰斯禮而揖其木主。則不可。

問葬。曰。亦葬之以禮。禮不寡。故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為悅。禮不多。故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不可。禮理也。故朱子云。不作佛事。蓋浮屠所謂禱場。施食。燒紙。破獄。皆釣愚夫愚婦之餌。以求供佛飯僧之術。無根之謬妄。

無理之左道。君子者所必不履也。

問者地曰。按孟子論葬。則仁人掩其親。必有道矣。親死則委之於溝壑。使狐狸食之。孝子必不為也。故備棺槨。不使土親膚。又於潔淨之所築墳。不使比化者。朽在泥中。此人子當然之責。可讚而不可病也。今汚俗所謂看地者。大異乎是。方孝孺云。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邠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嗚呼。先王之禮一失。而流於野。再壞而入於禽獸也。寧不哀哉。

問木主。曰。方氏云。為親之死。故有尸。以象其生。為親之亡。故有主。以象其存。據此。則主與尸。皆虛象云耳。高氏云。觀木主旁題主祀之名。而知宗子之法不可廢。由此又可知。木主為後來子孫不失支派之意焉。

問若然。何不畫父母之像。曰。或畫像。或立主。其意一而已。然用主而不用像。一則木主易列於堂。使各家支派存焉。一則恐或畫得不正。而有以褻父母。不如立木主。而視親於無形。父母之活像。其在孝子之心。外有木主。是孝子之心。不容已焉耳。

問點主。曰。家禮止擇善書者題寫木主。未言求人點主。近

世喪家。或請官員點主。其意欲尊父母。然恐鄉官不善書。又恐臨時寫字錯落。故先寫成。止求一點。亦如其官親書然。

問。奚為神位。曰。神無方。則無位也。若神在木。與人在席相似。必當曰。神在茲。安曰。神位在茲。今謂之神位。有事死如事生之意。寓焉。蓋父母生時。必在上坐。子孫跪在膝下。及其已亡矣。則孝子設木主之位於上。以肖父母之存而已矣。譬如清官於此。民戴之如父母。一旦命下而陞遷。民染其澤。心無所依。故從而卜堂以象之。堂中立主。書某官之位。其人也。已不在茲矣。若有云。某官在

木主上坐。雖至愚必不信。諸而今云父母之神入在木主。如烏棲樹。與云官在木主上坐。有何異。必亦無斯禮也。

問家禮祝文云。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畢懷之興。奚為也。曰。許氏云。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立主事之。陳氏云。葬者往而不返。斯禮極真。使夫祝文於之。矛盾不合。則不當禮矣。且周禮儀禮禮記。大儒猶有疑處。於家禮中。祝文何可盡信乎。况家禮一書。乃性理大全一篇耳。今考性理。則宋儒明云。人之死也。形歸土。魂還天。未云魂

歸木主。即家禮一篇。是朱文公所作。今文公於書經。乃
帝殂。落明云。魂殂於天。於詩經。對越在天。駁奔走在廟。
文公又明云。既對越在天之神。而又駁奔走在廟之主。
使文公於經明理如此。而於家禮錯指魂人木主。則朱
子自相矛盾。而不足觀也。殊不知祝文。乃主旁所題奉
祀之語。孝子若曰。噫。親之形軀。已歸窀穸。再不見矣。惟
其神之象。可迎迓堂。真如常見焉。未葬以前。魂帛為象。
葬之而後。以主易帛。禮斯定矣。今葬既畢。木主既成。伏
告親靈。舊象魂帛。孤子含之而藏。新題木主。孤子取之
而敬。敬之何意。從禮而已。設主代親。一則憑依孤子懷

心。思親如生焉而可見。一則時展禮典表念事親如存。然而可養。庶幾追遠。孝義畢興已耳。如此泰解。祝文之意。豈不正哉。若解作親魂舍舊從新。而憑依木主。則朱子背理背儒。而畢懷之興一句。亦無可搭之處。

問弔曰。說文本訓。問終也。易曰。古之葬者。厚依之以薪。葬之中野。故弔者持弓。所以警鳥獸也。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註云。傷者。情痛乎中。弔者。禮恤乎外。今吾友值喪。則以禮恤之。吾友見死。則以禮傷之。在柩前行禮者。恤其生而悲其死。事亡如事存而已矣。

問喪曰。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思曰。喪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喪三年以為極。亡則不忘矣。

罔奠曰。凡奠者置之案上而已。禮曰。內則奠之。而後取之。孝子朝夕具饌。數器以進。乃事死如事生也。父母存。子養而樂。父母亡。子奠而哭。哭樂之有不同。而事之之心一也。

閭上墳曰。禮曰。古者墓而不墳。註云。墳者為壘。所以記識也。夫木主者。空象焉耳。猶可禮之。而况墳墓乃親屍之所在乎。則往於墳。號泣稽首。進菜奠。亦事亡如事存而已矣。

閭祠堂。曰。先人之室。神主之所。事死之宮者也。

閭奚謂之廟。曰。說文本訓。尊先祖貌也。爾雅云。有東西廂。曰廟。正字通云。古今注廟者。貌也。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也。鄭玄云。廟言貌也。死者不可得而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禮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無廟。據此諸說。則祖宗廟與木主無異。並為先人之象。且立廟或七。或五。或三。或一者。分明是視死如事生之意也。

閭邪神之窩。在佛老之徒。亦謂之廟。曰。吾儒於佛老也。乃黑白之分焉。異端能假吾儒所用之名。而不能有吾儒

教之實。以儒言之。廟對郊而言。人之生也。宮室而居。故其死也。以生之所養者奉之。而為廟。若上下之神。非室居者。故壇而不屋。儒有郊以事上帝。有壇以事神。有廟以事人。而三禮備矣。以佛言之。真所謂不知而妄作者也。稱其淫寺。以為廟。猶視其佛。以為至尊。並為妖術邪道之誤。與吾儒教之正何有。

問。庶人無廟。亦能孝乎。曰。無傷也。真孝在心。不在廟。凡困窮者。而以紙為主。以茅屋為堂。以父母所日用之器為。造豆。以常桌為香案。以蔬食為饌。孝亦在其中矣。問。郊廟之大意。曰。有南郊以事天。而報本。有文廟以事師。

而重學。有家廟以事親而養仁。敬天重師愛親三者行。而天下平。郊廟之意其大矣乎。

問家廟之禮。曰其禮也。所以序昭穆。所以序爵。所以序事。所以序齒。是故斯禮也。不云而教。不怒而戒。不患而勸。不強而化。人行之熟。則同姓親而理。異姓貴而敬。老者尊而文。少者孝而勉焉。

問祭。曰祭之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祭之意廣而不特也。曰奉曰事曰拜曰祭。總是敬之意而已。是故祭可通三禮。然三禮各有本意。斷不可混者也。禮曰。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陳氏云。主人

親饋。是敬客也。客祭其饌。是教主也。賓主之間既有行祭之禮。則死生之中行之禮。死如禮。生之道也。

罔祭之儀。曰。卜日。齋戒。省饌。參神。降神。讀祝。三獻。侑食。闔門啓門。受酢。解神。納主。餞而禮畢。

罔祭上帝。祭鬼神。祭先人。其皆若是乎。曰。以外文言。則大同而小異。並是如設大宴相似。以內志言。則大有以異。祭於上帝者。以為至尊至一。萬物所資始。萬民所資生者也。祭於羣神者。以為有丕萬方之責於天者也。祭於先人者。以為推我孝。事死如事生者也。孔子曰。祭之以禮。合禮則為正祭。失禮則為淫祀耳。

問卜者曰。夫日也者。未有不好日。日為善。則日日吉。一日為不善。非是日凶。惟人作孽。是故卜日。以避凶而取吉。無理以考。則不可。然古者卜日。定於某日。非擇吉也。禮云。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上丁釋菜。以祭先師。祠春禴。夏嘗。秋蒸。冬祀。先人。皆有定日。失期則大不敬。自古至今行之未變也。

康熙二十一年禮部請。

旨。奉 旨。陰陽選擇。書籍浩繁。吉凶禍福。多相矛盾。且事屬渺茫。難以憑信。

問齋戒。曰。乃所以深孝敬之心也。人將見大賓。亦必潔其

身。我將事父母。孰有甚焉。在父母之懷三年。今日恭默思之。不亦宜乎。

問迎降送神。曰。古之祭者。必以人為尸。祖考已亡矣。故有尸以象之。迎降送尸云者。則與迎降送祖考無異。後世不用尸而畫像。今不用像而設木主。夫尸像主三者。外形不同。而並為祖考之像。故迎降送之之意實一也。

問課。曰。蘇氏云。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清酒人渴而不飲。乾肉人饑而不食也。故享而體焉。陳氏云。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殺乾而不食。昔成王之敬周公者。有用享禮。書曰。乃命寧子。以秬鬯二函。曰。明禋拜手稽

首休享。蘇氏云。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裸也。禮莫
大于裸。曰。明禮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也。豈非敬
之至者。其禮如祭也與。依此而論。夫裸之禮。既可達於
生者。則用之以敬死者。亦是敬死如敬生之意。夫享禮。
雖生而飢渴者。既不食不飲。則神享云者。必無飲食之
理也。况後世鬱鬯不得其傳。又古來釀造醴。醴者即玄
酒。清酒也。後世厭其味薄。遂至失傳。則並釀法亦亡。今無清酒。無
鬱鬯。而欲行裸禮。豈可得乎。是故至今郊壇。宗廟。及學
宮。丁祭。並喪禮堂祭。止用獻爵。而裸禮久不行矣。

問茅沙曰。古者有白茅。以充祭祀。書曰。包匭菁茅。然白茅菁茅

與鬱鬯清酒亦同不得其傳焉。今之茅沙虛文而已。

問祖考其來與否。曰不可定而必之。上帝命之來即來不命即不來也。夫感格之說不經見且難明似不足據。蓋感格之固不在我猶其來格亦不在彼。理的然矣。

問書不云乎。祖考來格。曰不徒云祖考來格且又曰鳥獸蹌蹌亦云百獸率舞。豈其然哉。然書此一節詠之辭耳。則不以辭害志可也。惟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如蹌如舞之意而已。

問有其誠則有其神。然乎。曰有其誠則有其神。在孝子之懷中。然也。有其誠則有其神。在木主之上。非也。禮曰。德

於無聲。視於無形。註云。常於心想像。似見形聞聲。如父母將有教使之然。詩曰。綏我思成。范氏解云。使我所思之人以成。而安我之心焉。蘇氏云。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朱子云。齋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三子得之。蓋非澄心淨慮。安得思而成之也耶。

問三獻。侑食闔門啓門。何為也。曰。此禮也。其與設宴以事生者無異。皆是所以事神如神在。請毋泥於外文。惟省內意而不惑。

問祝聲三。噫歆。有人以為神食氣。然耶。曰。此無理之誕語也。人生而活者。果不得不食。而以氣補氣。以形養形。人

及死也。則氣散形化。雖進酒食。焉能用之。若其神魂也。既不散不化。則不死不滅。而常存。然既其為無形之靈體。安待於臭氣以養乎哉。

周詩不云乎。既醉既飽。曰。此指尸之醉飽。若祖考之醉飽也。詩亦云。神其醉止。皇尸載起。豈非尸醉若神醉乎。朱子云。鬼神無形。言其醉而飽者。至敬之至。如見之也。豈信以為實乎。

問。既然若是。何必設饌以祭。曰。古人定斯禮。以祭祖先者。果不出乎必然。而不得不然也。然於古既已定。歷世既已行。外儀既端。內意既正。無故而刪之。可乎。子愛其饌。

余愛其禮。子問。余神既不能食。何必設饌備祭。余亦問。子神既不棲木主。何必立木主禮拜。且從而又問。何必棺槨。何必焚香。何必喪服。孝子忍乎。况夫何必之謀一行。則不越數年。而國禮盡廢。中華變野。明君安乎。可知其何必之說。必亂而不足聽也。

問受胙。曰。真是如受父母之餽然。則孝子以為福。

問祝文云。祖考命致多福於汝。孝孫曰。朱子云。少牢蝦蛄。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於汝。孝孫。使汝受祿於天。祝文多福。即蝦蛄之祿也。今止云。受之於天。非云。受之於祖考。則祖考非與多福也。明矣。夫孝格天。事死如事生。

之道既盡。則致孝子望天。加以多福。何不可耶。

問福。曰。居富貴而無德行者。俗福也。小人謂之福。君子謂之禍。偽福是也。樂其富貴而不忘其德者。世福也。雖正而可謂之福。然求之無道。保之甚難。不純之福是也。惟實其德而輕富貴者。德福也。求之在我。而人之在世。福莫大乎是。然吾人之寓於世也。幾何。則德福雖大而純者。亦暫時之福是也。古經所謂萬世無疆之休。萬福無疆。永錫爾極。以莫不增。祈天永命等文者。暫時之德福。何能當之哉。是所以經典明載聖人在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曰。三后在天。曰。殷多

先哲王在天。據此大訓。則知夫上天之永命。無疆之休。真福之全。明明非吾人在此下土而可得也。諸儒之中。不慮天上永遠之福者。或有之。惟務闢二氏。而不究古經故也。若明古經之旨。而不信之者。蔽莫大矣。吾不為是也。究竟或世福。或德福。或天福者。皆是上帝所錫。非祖宗所能致者也。

問盤庚不云乎。乃祖乃父。斷棄汝。不救乃死。似祖宗能救子孫也。曰。此盤庚為圮水害民。故遷都而民不從。故告之也。且觀上篇曰。恪謹天命。曰。罔知天之斷命。言不違。則有違天之罪也。中篇曰。予違績乃命。於天言我之違。

奉天以畜養汝也。此盤庚明知救民惟在上帝，不在祖宗也。後曰：乃祖乃父不救者，是對民言，猶云爾祖爾父昔依我高后之教，而從遷以保汝子孫。今汝不從予遷，是事負爾祖父當日救爾之心。况不尊祖父正命，乃大不孝。為祖宗所斷棄，則水滄自喪。汝祖汝父烏能救爾之溺乎。清范紫登云：此言民不從遷，不但得罪先后，亦得罪已祖父。此解正合經意也。

問盤庚又曰：作丕刑於朕孫，則成湯在天，不操禍福之權而何。曰：昔成湯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是成湯在世，奉天命以討罪也。今盤庚謂大臣之祖父，因子

孫不遷都。必求湯以稟天命而罰也。如昔在生。然若云湯能操賞罰之權。再觀下篇曰。肆上帝將復我高后之德。此明明是湯賴上帝復德。以保子孫。安能自禍福後人哉。

問昔周公亦禱於三王。曰非也。惟禱於天。及其三王告之而已。止義云。周公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神靈已在天矣。故因三王以請命於天。林氏云。請代武王死者。公本心也。王瘞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蘇氏云。周公之禱。非特弟為兄。臣為君也。為天下為三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也。世之所以疑

者。以己之多偽。而疑聖人之不情耳。三子之說。確然合
理。而周公禱上帝。不祈三王。則可知矣。

問據此。則商湯與其大臣。及周三王。皆在天。恐亦能保佑
子孫。曰。人之在世也。而如湯日日新。又日新。如文王小
心昭事上帝。則及死也。其靈在天無疑。若云其能保佑
子孫。亦必須轉祈上帝。以呵護之耳。

問書曰。非先王不相我後人。豈非祖宗果能佑子孫乎。曰。
本朝日講解之云。祖伊奔告於王曰。祖宗列聖相傳。豈
不歆保佑我後世子孫。使之長守。由王不法祖宗。不畏
天命。惟淫戲以自絕於天。雖先王在天之靈。亦不得而

庇佑之耳。王可改過以回天意。觀此可知有天命。而祖宗不能主張矣。

問謂祖宗在天可乎。曰。古帝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有四凶者。則舜放流之。不與同中國。由此觀之。凡有惡人。則明王必不與同良民。今將非德之徒。在生不知天命。而無所不至。死後謂其靈同。文王在帝左右。實不敢也。然為子而稱其親為惡人者。此孝心之所不忍。並外禮所不宜也。故祖宗在天云者。特尊敬之意。世文之虛詞耳。

問倘先人果在天。何不祈之。曰。苟果不在天。祈之可乎。今

在天與否。何由而斷之哉。夫祈祖宗之說。不徒不係
乎國禮。且明禮之士。亦未嘗不禁之。設有不知禮而祈
祖宗者。斯愚者之過也。其如儒何哉。

問孔子曰。吾中國之先師。儒教之宗也。

問孔子之德。曰。吾先師之德。其大矣乎。儒者雖知之。而今
所以引其一二於此。亦畧表不得已之心焉。

一曰。敬天。蓋知天命而畏之。故常有言曰。吾誰欺。欺天
乎。是知惟天不可欺也。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是知依天命。則無害也。又曰。知我者其天乎。是
知惟天聰明。無所不及也。顏淵死。而曰。天喪予。子路死。

而曰。天祝予。是知生死存亡。獨在天而已。

一曰。愛人。蓋誨人則不倦。方人則不暇。樂道人之善。而惡稱人之惡者也。

一曰。居謙。蓋不作聰明。不伐其功。不顯其能。不據貴。不恥賤。不樂人知其善。不憂人聞其過。常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鄭人哂之云。累累然若喪家之狗。孔子聞之曰。然哉。然哉。又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謙。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一曰。安貧。蓋謀道不謀食。食不求飽。居不求安。常曰。飯蔬

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贊頡淵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其樂。賢哉回也。又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又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

一曰。好學。蓋平生不居聖。惟自稱好學而已。是故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一曰。慕真。蓋惡紫以奪朱也。常言曰。巧言亂德。故自敏於行。而訥於言。曰。予欲無言。是以惡夫佞者。而遠之。

一曰。貞潔。蓋非樂佚遊之樂。惟樂節禮之樂。故以四勿教。

顏回。見南子而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總而言之。則吾先師之所以異乎常人者。惟在體天之意而已。故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無可無不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協於克享上帝之心而已矣。

問孔子之廟。與祖宗之廟同乎。異乎。曰。隆卑廣狹。或有不。同。然其意實不異也。人生於親。而成於師。而所以事親與事師者。一道也。然論各姓之家廟。則不得不分之。蓋一姓有一姓之祖。故也。若論先師之文廟。則不可不一之。蓋國有國學。府有府學。縣有縣學。夫縣。府。國之有等。

而道學則一而已

問孔子可謂盛德之師也。則祈之聰明爵祿何如。曰。無斯理也。惟讀其書。則可以啓蒙。惟效其德。則可以受祿。夫好學好德之心。惟皇上帝所賦。主敬以保之。力行以養之。習經以助之而已矣。故康熙

御製孔子廟碑文。止贊其德。未言其降福也。春秋二祭之祝文。亦止稱頌孔子之德。未言祈福也。如有向文宮而求聰明爵祿者。則聞之者莫不羣起而笑之也。

問立學見師之禮。曰。歐陽修云。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立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禮死如禮生者也。

問每月朔望文武各官必謁文廟行香其旨若何。曰亦
是門人拜師之禮而已。生時必如此。及沒亦如此。重師
道而已矣。

問春秋丁祭。曰其意與宗廟四時之祭大同也。夫祭祖宗
者。非是為求福。並不信神。或降在木主。或食品饌之
氣也。文廟丁祭。無以異乎。是心內之誠皆同。外文蓋隆
且全矣。每年春秋二期。天子率萬方以弟。而天下之學
者。莫不從之。各罷各邑。敬設大宴。以享孔子。而以師弟
之禮事之。其榮也。上達於先師。而下達於羣儒。死者之
光。大矣。而生者猶接之。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真在

尚斯文以敏學。嗚呼。隆矣哉。

問從祭者。曰。有序焉。配四哲十一。賢六十八。儒二十人。共百有一十一人。儒不及賢。賢不及哲。哲不及配。配不及仲尼。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夫六子也。可謂聖門高弟。猶不能如先師。而況後之學者乎。子思云。祀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在文廟之儒者。其中亦無數寸之朽。蓋莫不師孔子。莫不祖堯舜。莫不絕異端者。生有其功。而死有其榮。一則以報之。一則以顯之。使天下之子弟。有以學而學焉。

問孔子何謂儒教之宗。曰。昔周室衰。禮樂廢。詩書闕。孔子乃序書。刪詩。定禮。正樂。以明先王之道。則百世之所以得堯舜禹湯文武之真傳者。皆吾孔子修經之大功也。故朱子云。世無孔子。則萬古如長夜。為此立之為儒學之宗。不亦宜乎。

問經曰。易。詩。書。禮。樂。春秋。謂之六經。論易。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矣。真西山云。易者五經之本源。讀經而不讀易。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也。朱子云。易之為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陳北山云。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論書。孔安國云。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夫

書有六體焉。典、謨、訓、誥、誓、命者也。論詩。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朱子云。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人事曲折。莫不在其中。夫詩有六義焉。風、雅、頌、賦、比、興者也。論禮樂。孔子曰。立於禮。成於樂。班固云。易以道禮樂之原。書以道禮樂之實。詩以通禮樂之志。春秋以道禮樂之分。論春秋。鄭樵云。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為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為萬世。論六經。歐陽修云。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信也。誘云。信經不信傳。畏聖人之言。疑後人之誕者也。

問除六經有他書可觀否。曰有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也。若山海經孝經爾雅周禮儀禮禮記家語左氏公羊穀梁等皆可疑也。蓋視山海經以為大禹沂作則未必然也。朱子云。孝經相傳已久。不知何世何人為之。夫爾雅與周禮是周公之書。有以為然。有以為不然。韓愈云。儀禮雖讀。無由考誠。無所用。鄭樵云。禮記雜出諸傳記。仲長統云。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歐陽修云。禮樂之書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朱子云。家語記得不純。理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文中子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歐陽修云。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

又云。經所不書。三子何從而知其然也。鄭樵云。據此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六國時人。無可疑矣。呂大圭云。公穀不曾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

按以上諸書。古書也。雖不可全信。然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觀之如商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取。焉耳。

閻諸子曰。又是一等。其中有雜而不純。知言析中。貴玉而賤珉。珍珠焉擇之。魚目焉舍之哉。

閻孔子及沒。經學存亡。其如之何。曰。及夫子沒。真道愈衰。禮樂廢於戰國。詩書焚棄於秦。漢興而經學復貴。傳註

如山。禮記家語世本等書，雜纂而行。三子出而春秋無據。小序作而雅頌壞。纖綿著而六經亂。馬融鄭玄王肅之徒，各自名家。諸說紛紜，乖戾不已。先王之道不習，則異端乘其隙而蠡起。佛法流入而播其毒於中國。道巫假老子之學而媚於邪神。妄調不死之藥而害生。濂洛關閩之徒，卓然自尊。而黜漢唐之學，橫渠自成一家。康節又是一門。至朱子，則無所不容。然雖善言理氣，亦照詩書之明文，未嘗不尊稱皇天上帝，以超出庶類而為萬物之主宰也。後之學者，若論理不論文，則明儒視宋儒，與宋儒視漢儒無異。而是非無盡云。

何由而知其然也。曰。以真儒之確論為徵。鄭樵云。昔者七十二子在孔門。問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况復傳之群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歐陽修云。聖人歿。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又云。孔子沒。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又云。自周衰。禮樂壞於戰國。而廢絕於秦。漢興。六經在者。皆錯亂散亡雜偽。而諸儒方共補緝。以意解詁。未得其真。而纖緯書出。以亂經矣。自鄭玄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沒溺也。又

云。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當其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托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也。程子云。去古難遠。遺經尚存。然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日講云。雖經學可尊。而註疏誤亦多。呂大圭云。六經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章俊卿云。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害春秋。朱子云。漢唐諸儒說義理。只是說夢相似。歐陽修云。毛鄭二家。其不合於經。不為少。或失於疎畧。或失於謬妄。鄭昉云。宋儒譏漢儒太

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朱子云。若濂溪者。不由師傳。謝上蔡云。堯夫所學。與聖門却不同。胡敬齋云。康節自成一家。來知德云。本朝纂修易經大全。乃門外之粗淺。非門內之奧妙。朱子云。程邵之學。固不同。又云。橫渠實自成一家。楊龜山云。橫渠之言。不能無失。據此衆說。則可讀古書而不惑。蓋聖人之心。在經。經之大本在易。大易之學在象。是故凡燭理不明。而視象為形。假借當本意。寓言為實事。猶欲通古人之書。不可得也。是故好學者。以六書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謂之為祖。以六經為宗。以孔子為師。以諸儒為友。輔我積

善。佑我明真。則無不信。倘或有自泥之處。則實不敢從。况諸儒之說。不可得而一之。宋人自好而惡漢人。明儒自是而非宋儒。故曰。智者師經而信之。友儒而折中焉。問或謂易經為卜筮筭命之書。有諸乎。曰。否。不然也。恣言禍福。誣民術士為之也。義文周孔所不容。明君正法所宜誅者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正義解云。卜筮之事。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

辨纂周易折中曰。古人卜筮。原教人忠孝。又曰。易經因吉凶。以示誠訓也。今愚民聽術士之亂說。作大易卦爻之正

意者。是自淪於邪妄也深矣。

問人亦有言。易道陰陽二氣之變而已矣。有諸。曰。否不然也。淺學之徒者為之也。凡讀大易而不知象者。其力必不足以通易。不知之而為不知之。無傷也。今不知之而。硜硜然敢云。易道不過二氣而已。噫。誰欺哉。欺真儒乎。亦惟自欺而已。

問或謂國風多男女淫奔自作之詩。有諸。曰。否不然。昔孔子授顏回以四勿。其意若曰。人之於他情也。猶可往而力攻之。獨於非禮之色。則不然。惟能遠之。始可勝之。勿視。勿聽。勿言。而可以無動矣。孔子善教。子弟如此。安敢

錄淫奔之詩於經也哉。

問俗云。三教歸一。然乎。曰。非也。天一性一。道一教亦一矣。豈有三教乎哉。佛老之法。幻妄也。非教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朱子云。楊朱即老子弟子。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又云。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後來道家。又却偷佛家言語。孔子曰。攻乎異端。日講解云。指楊氏墨氏。及仙家佛家。又一切妖妄術數之類。後世邪教橫行。左道日盛。奸詭邪僻之徒。方為之標榜。附會其說。以蠱惑天下。棄人倫而滅天理。朱子云。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又云。書

所謂天秩天叙天命天討。儒者之學也。如釋氏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為此也。又云。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居昊天上帝之上。曹月川云。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耳。故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擅造化之柄耶。昌黎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則亦庶乎其可也。又於佛骨表闕佛極詳矣。

御批。義正詞直。足以祛世俗之惑。久為有唐一代儒宗。莫震云。佛法之害。政。昌黎之說。盡之。佛法之害人。心。晦庵之說。

盡之。歐陽修云。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年而佛
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
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
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丘瓊山云。歐陽氏歎
修補吾政教之缺廢者。誠反本之論。然吾政教之缺。且
廢非一日。一旦復其千年之故。非假之十百年不能也。
旨哉真儒之言也。明而信之。則三教之謬說自散。而亡
矣。夫異端作孽。莫甚乎立佛老二氏。以抗上帝。而此揚
墨之徒所未至者也。且我先王垂訓。亦莫大乎敬天事
天。畏天樂天者也。歐陽子卓然不惑。必歎補儒之缺。修

vous ce la est une flatterie
Indigne...
vous en tendez au d'usage
nous avec l'usage que ne
pu / le / m / d'usage / m /
ce que / d'usage / m / m / d'usage
vous / m / m / m / m / m / m /
de / l'usage / m / m / m / m / m /
nous / l'usage /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l'usage / m / m / m / m / m / m /
nous / m / m / m / m / m / m /
l'usage /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l'usage / m / m / m / m / m / m /

儒之廢。然後佛無所施於民。可謂妙志也。在瓊山。非假
之十百年。則不能也。嗚呼。吾儒之大道也。先王既受之
於天。使皇天上帝。眷佑我中國。越三年。而天功亦可告
成矣。

吕氏讲义

二卷

子下

四书或问语类大全

廿四卷

子下

6.27.4

朱子语类大全

四十卷

子下

朱子或问小注

十二卷

子下

Ms. B. 5. Vol. IX. Fols. 76

Ex dono Illustrissimi Domini
Augustini Borghesi a secretis S.
Congregationis de Propria Fide
1763

Unita e giunta di No

Borgia Linnæus

381.

(6)



BORG. CINESE-381-(6)-

陳善閉邪要務

盛世芻蕘

仁愛聖所梓行

聖教書籍。耶穌會中。必由三位司教。詳加校閱。值會者。鑒定准行。始付梓流傳。今將鑒閱盛世芻蕘。姓氏開後。

遠西 耶穌會士 馮秉正端友 指示

高尚德懷義

同 會 雷孝思永維 校閱

宋君榮奇英

值會戴進賢嘉賓鑒定

從教後學

任伯多祿付梓

楊多默纂錄

盛世芻蕘首篇

仁愛引言

善惡正邪之辨。吉凶升降之關。無他。仁與不仁而已。盡仁之道。非愛不爲功。盡愛之道。非上愛天主。下愛衆人。不足以成仁。從未有不愛人而可稱愛主者。亦未有愛主而不愛人者。溯前明萬曆年間。因西儒利公等。進呈經像。此後代有傳人。其時最著者。如大學士徐文定公。大宗伯李我存。少京兆

楊淇園諸君子。昌言偉論。著述如林。雖不盡聖學之淵深。亦足發後人之憤悱。所處理本精微。辭多華藻。誰家夔婢。盡屬文人。既難應對親朋。何以兼通雅俗。若欲得心應口。必須俗語常言。此芻蕘之所由作也。先列鑒閱姓氏。使好學者共知所言之公。以認識天主爲溯源篇。以天主降生爲救贖篇。以認識自己爲靈魂篇。以身後吉凶爲賞罰篇。以旁門外道爲異端篇。語甚簡明。事皆緊要。據此究

心庶無舛錯。况窮鄉僻壤。安得人人而口授之。得此一編。各人自己披閱。卽與聽講無異。若係不識字之人。或婦人女子。或衰老病軀。欲聞聖道。而無人能講。只須一位識字之親友。看書朗誦。又與講道無異。正所謂書中有舌。如獲面談也。謹不避粗疎。公諸同好。於仁愛之業。不無小補云。



--	--	--	--

盛世芻蕘總目

首篇

鑒閱姓氏

仁愛引言

溯源篇

總問答一章

總講一章

講天主性體計八章

總目

講造物一章

講人人倚靠天主計三章

救贖篇

總講一章

駁問一章

總辨一章

分辨計十五章

靈魂篇

總問答一章

分論計七章

賞罰篇

總問答一章

分解計六章

異端篇

駁問一章

總闕一章

分關計十七章

盛世芻蕘

溯源篇目錄

開講問答式

總講恭敬天主的緣故有三件。第一張。

講第一件緣故。這天地萬物。必先有一主宰。生存掌管。不是理氣。不是自然。而然。不是有生有死的人所造。第二張至第八張。

講天主惟一無二。無始無終。第九張。第十張。

講天主無形無像 第十一張第十二張

講天主無所不在 第十三張第十四張

講天主無所不能 第十五張第十六張

講天主無所不知 第十七張第十八張

講天主無善不備 第十九張

講我們最要緊的就是認天主以救靈魂故天

主二字之外無庸旁及 第二十張第二十一張

講第二件緣故天主爲何造化天地萬物給人

使用。第二十二張至第二十四張。

講第三件緣故。我們本分該倚靠天主。第二十

講我們在世。並無一人不倚靠天主。第二十六

講我們一生舉動。不可不倚靠天主。第二十七

--	--	--	--	--	--	--	--	--	--

盛世芻蕘

溯源篇

假如有一位或友或親來聽道理。彼若不先開口。必當問云。有何見教。彼若回云。聞得先生們常勸人恭敬天主。因不會明白這緣故。特來請教。我當謙辭奉告云。承尊駕來問恭敬天主的緣故。這是人生在世頭一件當緊之事。但此道理。係超性以上的學問。就是那聰明睿智。博學鴻儒。也不能闡揚萬一。然廣大

精微之理。都在平常日用之中。故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芻蕘之言。聖人擇焉。謹將傳下來的幾句粗淺話。略說一說。從來善講。不如善聽。我雖不善講解。尊駕係善聽之人。因其已言。卽能知其所未言。

世間事務。竟有幾件不用指點的。第一件。各樣使用之物。都要查究他的來歷。又一件。若別人或留我居住。或管我衣食。或給我銀錢房地之類。就想不是無因而至。必問明給我的緣故。又一件。自小就知道愛

親敬長。一切事情都全全倚靠着父母。這三件事。不論聰明人。愚蠢人。個個俱如此。今要明白恭敬天主的緣故。只將這三個意思。往前推論去。必能猛然醒悟。巴不得快快的恭敬天主了。其推論之法。聰明人原不煩細說。今先將頭一件論起。

各樣物件。既知道都要查究他的來歷。難道這樣的。大天地。這樣的多人物。到不該查究一個來歷麼。房屋器皿。係工匠所成。文章字畫。係能人所作。從未有

自然而有。自然而成之物。今尊駕現住的房屋。現用的器皿。有人說不是工匠造的。尊駕必笑其愚癡。讀書人見了一篇好文章。博古的。覓了一幅好字畫。必詳看是何名人手筆。斷不肯輕易放過。今高天厚地。豈不是覆載吾人的大房屋麼。天地內的萬物。豈不是供給吾人日用的器皿麼。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充滿兩間。豈不是一篇絕妙的大文章。一幅絕奇的真字畫麼。平常人的手筆。尚要留心查問。這

樣的大文章。眞字畫。每日在眼前展玩。竟不查問一聲。把有用之心。置之無用之地。如何使得。古人求道之法。叫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這兩句話。說得最妥當。只將自己的本身。想一想。由筋骨皮毛。以至臟腑。脈絡。自耳目口鼻。以至四體百骸。那一件。那一處。不是奇妙的言。從口出。聲從耳入。一腔心血。能感七情。一點瞳神。能收萬象。手能運動。脚能行走。飲食到胃。卽消種種難言之奇妙。都從什麼地方來的。若說是

父母的能幹。父母並不知道。若說是自己的能幹。自己從何而有。若說是自然而然的能。你出了母胎。沒有大人乳哺。尚不能自然而然。長大成人。那從無而有的時候。倒能殼自然而然。齊全完備麼。再此身之外。由上天而至下地。粗粗的看一看。太陽晝夜長短。年年不錯。月亮自望而弦。月月如此。星宿之多。雲霞之美。空際中的飛蟲鳥雀。海山內的鱗甲獸蹄。以及寒暑溫和。應時而至。風雷雨雪。順意而來。這樣的事。

情若說沒有主兒經管。沒有主兒安排。怎麼肯自往
自來自生自長。又怎麼肯聽我們使用。故自一身以
至萬物應該首先慎思審問。查究他的來歷。可笑普
世之人。醉生夢死。不知查究者甚多。離經畔道。人自
爲說者亦不少。我且將各家杜撰的話。做一個笑談。
道家說。一氣化三清。這天地萬物。是我老君造成的。
佛家說。一切山河大地。皆我妙明真性中物。讀書人
都說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又有的說。天地萬物

之根不外乎理氣兩字。俗人說盤古三皇開天闢地。又說不曾造得完全。幸賴女媧氏煉石以補其缺。這五六樣說話都做了口頭的常言俗語。也不管是真。是假。愛說誰家的話。隨口便說。這種光景。猶如一班無賴。毘徒。看見幾間房屋。或幾頃地畝。就煞了本來。產主竟說是我祖宗創造的。或說是我的銀錢。親手白置的。一傳兩兩傳三。從旁之人。遂妄言輕信。殊不知物各有主。安容此輩冒名頂替。况所說的老君。是

周朝一個史官。姓李。名耳。唐高祖因其同姓。故追封之。釋迦牟尼佛。係身毒國人。亦周時所生。盤古。三皇。女媧。俱見於外紀。荒唐不經。設有其人。亦不過如伏羲神農一樣。可見老君菩薩等。明明俱生在天地萬物之後。與我們一類。彼雖大言不慚。必不能掩耳偷鈴。况既有造化之能。爲何將天缺了一塊。又待後人用石頭添補。如此笑談。何煩多辯。獨有理氣之說。似是而非。爲害更深。如細米外的糠皮。真金內的沙土。

若不碾不淘。人皆認糠爲米。認沙爲金。竟不知糠之內。尚有細米。沙之外。尚有真金。故不得不反復辯明。氣乃物之材料。據說。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請問爲之者是誰。蒼蒼之天。並無靈明知覺。故日食月食。俱可預先算定。何能生物與人。理之實有二。一係有形之理。如玉石草木。縱橫之紋理。一係無形之理。如五刑掌於大理。五倫統於性理。然未有木石。則紋理從何而來。未有主持世教之人。則五刑從誰而定。五

倫從誰而起。若說此物未有之先。必有造之之理。然後纔成此物。此又屬造者之聰明。苟無造者。請問此物之理。從何而出。由此推論。是有形無形之理。俱依於物。而不能生物。一言可解。何用多文。奈後人無處撈摸。只將理氣二字。翻來覆去。拉扯支吾。不說理卽是性。就說氣有良能。在他們本意。誠恐流入異端。變爲虛無寂滅。故認一理字爲定盤星。使人不得走移。豈知根原未得。還是皮毛膚殼。不過以糠爲米。以沙

爲金而已。請看歷朝的道學先生。不啻千百。著書立論。不止五車。何以此是彼非。此長彼短。如朱陸異同。互相攻擊。是何緣故。總因三代以前。性道之理。引而不發。又將最要緊的致知格物。本末終始的原文。盡行遺失。天主的正教。又未曾廣揚於中國。就是這糠皮沙土。各人奉爲至寶。見了細米真金。不獨不能認識。反視爲異樣了。尊駕今日來問天主的道理。我爲何先說這些話。當知道胃中停了宿食。雖有嘉餽美

味。必不能嘗。這些佛老女媧盤古三皇理氣等說。都是陳羹冷飯。停在胃中。最難消化。若不掃除乾淨。雖有正經道理。必不能領受。今尊駕意下。未知如何。先將陳見掃除。則天地萬物的來歷。就能明白到底。且信認天主的心腸。亦必十分穩當。欲罷不能。如易經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次序分明。然只說得一個有字。不曾說明從何而有。惟天主教所傳的來歷。最清楚。最明白。

經上說。未有天地神人萬物之前。先有一個惟一無
二的天主。自有自立。無始無終。靈妙純神。無形無像。
赫赫明明。無所不在。全包萬有。無所不能。精通廣大。
無所不知。福德美好。無善不備。乃以全能全智全善
之體。發爲至仁至義至公之用。從無物之中。化成高
天厚地。肇造神人萬有。掌管之。保護之。這就是世界
起頭的真來歷。尊駕恐未能透徹。不妨逐句分開。再
說一番。

怎麼說天主惟一無二。無始無終。因普世受造之物雖多。只有兩樣。一係有始有終的。如禽獸草木之類。一係有始無終的。如天神魔鬼我等靈魂之類。單單這惟一無二的天主。於無天無地無人物之前。顯自己的靈明神體。無所從生。而萬有皆從天主以生。故謂之無始無終。最多的天神。萬惡的魔鬼。若大的人世。假令天主不欲存留一命。盡滅。而天主之威靈榮福。不減絲毫。可知自古迄今。至於世末。除了天主。再

無一人一物。可稱得無始無終者。因這天上地下。有形無形之萬有。都係天主生存掌管。所以萬國的聖經賢傳。俱獨稱天主爲其尊無對。這一句就是無始二字的註脚。亦是惟一無二的正解。請看一國之尊。莫如君。一家之尊。莫如父。而君與后對。父與母對。等而下之。相對者更多。假令天主不是一個。則天主與天主必皆相對之尊。如何說得其尊無對。後世老佛之流。明明是天主所生衆人中。一個平常庸俗人。肆

無忌憚。妄稱無始。世間的僭越自欺。未有甚於此者。設有人再問天主是誰生的。只將無始二字。想那其尊無對的解說。即可知天主確係自立之體。若再有生天主的。豈特相對。且有比天主又尊的。在前頭。更大不合其尊無對的稱呼了。人當不會聞說天主的時候。連那天地從何而行。人類從誰而起。一概俱不理論。今既聞得有個天主。反抹煞無始的來歷。又問誰生天主。這是什麼心腸。曾子說。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並不聽見人問這十目十手是誰身上的。此身是誰生的。易經說太極生兩儀。後人以爲不足。增以無極。又增以無無極。無無無極。一轉一轉。不過多添了一個無字。便撒開手。到底不曾有個着落。今天主聖經說明。惟一天主。無始無終。頓解千古不解之疑。何等直捷痛快。乃志大言大。妄自推求。如係真來問道者。決不肯出此遊戲之言。請看數起於一。算萬千百十之來歷。至一而止。樹由於種。問花葉枝根之來歷。

至種而止。今萬有俱始於天主。故求明天地人物之來歷。至天主而止。大學云。知止而後有定。不止不定。則此心所向。自不能專一。必致狐疑滿腹。不說天地無主。就說天主不是一個。臆見甚多。皆從不知所止而來。要解此疑。並非難事。我從不曾聽見有國而無國君。有家而無家長之理。但一國只有一個朝廷。一家只有一個家長。設有兩個。則政出多門。亂綱無主。尊駕豈不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說麼。國有國政。

家有家法，既不可無人統率，亦不可多人亂管。今每日的晝夜，每月的朔望，每年的春夏秋冬。若不是一個天主生存掌管，永遠無窮，何能往古來今，絲毫不錯。舍此不信，聽見那有始有生，的佛老，倒沒有一點疑心。磕頭禮拜，甚屬不解。現在各處寺廟，俱的泥塑木雕，並非一個名色。不誇西邊菩薩好，就說東邊神道靈。俗人亦言，若要佛法興，僧讚僧。此與其尊無對的道理，可能相似否。誰爲正道，誰爲邪說，請尊駕自

已評論一評論因這是信認天主的根基。此理一明，便可往前深究了。

怎麼說天主無形無像。現有形像之天地人物。既從天主而生。可知天地人物之外。並無一形一像。而此造化形像之天主。應該超出萬形萬像之外。此理最顯而易明。且有形可見之物。不拘何樣。都有個起頭。後來必竟或變或滅。從未有有形像而無始終者。故能知天主無始無終。卽知天主必然無形無像。今人

人也知道有生於無。若沒有無形無像的天主。這世上有有形有像的天地人物。從何而來。還要知道無形之類。尚有幾等。光無形而有色。聲無形而可聽。氣無形而可臭。理無形而拘於事物。神鬼無形而受造於天主。故皆與天主之無形無像。大相懸絕。後來老莊仙佛之徒。所說清淨無爲之無。槁木死灰之無。空虛寂滅之無。又係矯揉造作。強有爲無。與天主之無形無像。更大不相同。誠恐只認了一個無字。誤爲一樣。

不得不分解明白。惟天主之無形。非寂非空。非理非氣。以莫可限量之靈明。具資始資生之奇妙。不虛而至實。不顯而至神。我們世上的人。從沒有什麼言語。可將天主無形之體。說個透徹的。就如天上地下。不拘何等神鬼。皆係天主所造。皆聽天主的驅遣。現受天主的永賞永罰。然我們書上。尚難形容。只說他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何況那造化鬼神的大主宰。如何說得來。若以爲既無聲臭形色。

又從何處見其靈明神妙。獨不想世間萬有。非天主靈明神妙的憑據麼。况眼中不見。心內無疑的事甚多。今聞得天主無形。反生疑惑。若是讀過書的。不該有此一問。書上所說性道等。何曾有個聲臭形色。當時子貢入見夫子之道而悅。這個見字。豈是隨口白說的麼。今天主爲道之大原。真心篤信的人。自有無形之形。無像之像。常存心目。其靈明神妙。較肉眼所見更親更切。並非摹想思擬之比。此與天主無所不

在的道理相聯。請尊駕再聽一聽。果然自愛自己。決不肯輕易放手。

怎麼說天主無所不在。天主不藉萬物而在。所以一物未有之前。天主先萬物而在。萬物必藉天主之在。所以天地萬物造成之後。明知天主無所不在。若不。是天主無所不在。何能保存掌管。只看天地萬物件件各得其所。這就是天主的靈明神妙。充滿無涯。沒有一隙之處。轉盼之時。離開天主的憑據。猶如有人

經管一物。人與物必不相離。人若少離。物必踈失。天主既操掌握之大權。所在俱有天主。誠一定而不可易者。凡聲臭形色的體質。有了一件。在上卽不能在下。在內卽不能在外。天神魔鬼雖無形質。受造於天主。俱有定限。比之天主。不當螢火之擬太陽。故非右卽左。非前卽後。處處不能同在。獨有天主的無形無像。係自有自立之神體。能上下內外。左右前後。無所不在也。但不是人的見識。想得到的。由天地之內。推

而至於天地之外。廣大無際。論人的見識。天主只有一個。如何處處皆有天主。欲明此理。不得不用一比方。自古傳說。人身一小天地。又說心爲一身之主。身指肉軀。心指靈魂。肉軀無靈魂。便成一塊死肉。有了靈魂。耳目口鼻。四體百骸。盡皆生活。痛癢雖輕。亦難忍受。然靈魂只有一個。而主宰週身。處處皆有靈魂之全分。夫以天主所賦之靈魂。尚有如此能力。充滿這個小天地。無一毫遺漏。豈自有自立之天主。反不

能充滿自己造化之天地耶。天地雖大。在天主看來。不啻靈魂之在吾身。今吾身自頭至脚。那一處沒有靈魂。此處便同木石。可知天地萬物。那一處沒有天主。此處必不能瞬息保存。這個道理。我們讀的書上。深藏此意甚多。卽如中庸所說慎獨兩字。極其真切。若不是天主無所不在。恐懼的是誰。顯現的又是誰。那不見不聞之地。樂得放蕩逍遙。爲何倒要不疚不愧。難道誠實無妄之書也。學了佛家的虛張棒喝麼。

今真真實實明說天主無所不在。不惟慎獨的工夫都有着落。且容易令人改過遷善。嘗見兇惡之徒莫不藏頭蓋脚。若能個個知道瞞得人。瞞不得天主。雖滿心要幹不好事。自知無地可容。不得不回心轉意。故教中先輩嘗稱西學有修齊治平之實效。怎麼說天主無所不能。天主爲萬能之原。憑他什麼樣的能。沒有不從天主所發。嘗萬有未造之前。天主之能。無窮無盡。及萬有已造之後。天主之能。仍無窮。

無盡。假如天主若要再造萬萬千千的世界。件件美好。俱換不同的新樣式。亦不過呼吸就成。未曾費了天主絲毫之力。現有我們人類。自開闢至今。其面貌聲音。個個各樣。少有同者。似此眼前些小事。人皆不理論。要非天主無窮無盡的全能。如何有此作用。今上天下地有能之類。不過天神。魔鬼。世人三樣。但其能都出於天主。能小卽不能大。能大亦不能小。能於一時。不能時時皆能。能於此處。不能處處皆能。又只

不運用之能並無新創之能。若說巨細精粗隨時隨處存舊創新無所不能的。只有一個天主。卽將造成的天地萬物。略想一想。便知其能無可限量。無可比方。請看世上的人造一件器皿。蓋一所房屋。憑他能幹。先要材料。後要傢伙。費力勞心。經年累月。然後纔得告成。且容易朽壞。必不久長。獨天主當時造成萬有。從無而起。只用一命。頃刻齊全。由今以思。天主的命。卽天主所用之材料。天主的命。卽天主所動之傢

伏天主的命。卽天主所勞之心力。未出命之前。一物全無。旣出命之後。萬物雖多。無不應命而有。從那起初的成就。直到以後的保存。併現在的行四時。生百物。窮通壽夭。禍福吉凶。都在天主定命之中。人只看天主所行之命。再看人物聽命之奇。卽知天主之能誠哉無所不能。

怎麼說天主無所不知。旣然天主無所不在。則事事物物。俱經天主親眼看明。豈尚有不知之理。今欲論

天主之知。先要分別知字的不同。有聽人傳說之知。有看明書籍之知。有按法推算之知。有據理揣度之知。有憑空悟想之知。雖然事情真確。皆非天主之知。就將自己本身而論。外面如背腰。內裡如臟腑。口中都說知道。究竟誰能明白知道。皆因不曾眼見。所以與天主之知。大不同。樹上落一片葉。頭上落一根髮。人且見而不知。天主則無纖細之不知。或偶從魔誘。或偶起私情。已且過而不留。天主則無幽隱之不知。

總之天主的聖性沒有一件不是超越尋常之外的。今說到這無所不知更係聖性中最超越之事。何以見得聖性之知非同小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不分大小不拘隱顯不論有形無形從天地未有之前直到天地終窮之後盡在天主明鑒之中。比我們人看自己的手掌還更明白。除了天主之外在上如直通的天神在下如狡猾的邪魔俱不能勢鬻億萬分之絲毫。若說人類的聰明更提不起了。憑他明目達

聽隔了一張紙。就不知紙外是什麼東西。離了一箭地。就不知前頭是什麼響動。一個兩個的物件。見了。就知若到了七八個外。非數一數。決不能知道數目。因係天主所賦的聰明。都有定限。在人看來。或智或愚。然相去不甚懸絕。今既知天主之知。係無窮的。通透無限的高深。凡神鬼隱微之念。人心思想之事。念頭一起。便知始末根由。毫無藏匿。稍有善根的人。必然時時膽戰心驚。像那曾子當時。一生一世。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死而後已。他若不信天主無所不知。爲何有此畏懼的心腸。

怎麼說天主無善不備。天主之善本至全而不缺。且至純而不雜。又至足而不能虧。更至永遠而不能變。所發不可見之善。上生尊健明潔之天神。多而無數。下生明悟記含愛欲之人魂。世世不絕。所發可見之善。大如明天。廣如厚地。光如日月。多如海山。猛如虎狼。毒如蛇蝎。重如金石。輕如鴻毛。小如螻蟻。微如芥。

子。其內像外像。各類俱有不同之美好。卽一類之中。形有大小。質有精粗。勢有強弱。味有高低。色有濃淡。聽人各適其用。若兇殘之物。用處猶多。併可做醒下。愚。並非無益。今有衆口常言的一句話。不合而同。經我說破。人皆不能自解。如晴雨寒熱等。本與人心不對。然開口必先說一好字。久旱亦云好晴。久澇亦云好雨。凡天主所行之事。不敢不將好字在前。中國土音。雖別這開口的好字。大略相同。可見天主之善。允

協人心。人自不察耳。倘有一物未曾見過。人雖極巧。必不能揣其形聲色味。見過之人亦不能摹寫一二。這離了無善不備的天主。誰能發出這許多的美好。給人享用。請看歷代各國之人。所製種種穿的吃的。動用的器皿什物。沒有一件不效法天主造化的式樣。所定上下尊卑視聽言動的禮節。沒有一樣不效法天主生成的規矩。併那身心性命的道理。都包藏在天地萬物之內。只要人自己勤求取法。勝於尋師。

訪友。假如有人欲說明天主已發之美好。憑他什麼能說能道的口才。也不知從那一頭說起。說了萬萬千千的話。也不能說明一件些小之物。更要知道發出這無盡無休的美好在外。而天主本體之善。不減一毫。與那未曾造化天地神人萬物之前。還是一樣。故謂之無善不備。

這幾段話。已將天主聖性內全能全智全善之體。略略的說了一個大概兒。全體既明。則所發至仁至義

至公之用。自能領略。而天地人物的來歷。亦能清楚。但萬物真原內。有云。天主造成天地。其說甚廣。雖數千百冊。亦紀載不盡。今我與尊駕。不過立談之間。如何就能說完。這個來歷。當知我們。要緊該明白的。就是天主二字。天主非他。係天地神人萬物之大主。造化天地。生育萬物。是天主全能中所發之至仁。雨暘寒暑。均得其宜。動植飛潛。充廣其類。是天主全智中所發之至義。風俗有文。有蠻。無天不覆。人雖或善。或

惡。無地不容。是天主全善中所發之至公。並非自然而有。亦非理氣所能。又非後來有生有死。有姓有名的人所造。單單只有一個無始無終。無形無像的天主。用他自有自立的全能全智全善。造成這世界。從無而起。應命而成。亙古不改。這是要緊該明白的事。其餘的閒話。如天有幾層。地有多大。日月有多高。風雲雷雨。是怎麼來的。另有專書備論。與我們今日所說認天主。救靈魂的道理。無甚干涉。就如京內多寬。

乾清門多大。太和殿多高。與民間奉公守法之事。無干。若是一位真來問道之人。決不肯將此沒要緊的話。徒勞唇舌。

再我與尊駕今日說話起。原借世務上三件事情說起的。這查究來歷。是頭一件。來歷既明。就該知道天主。爲什麼緣故。造這天地萬物。嘗見飛禽走獸。構巢穿穴。爲要安身。我們人類。造房種地。爲要成家。從未有一無所用。空空白做的事。今這天地萬物。天主並

不會用着。卽天主使令的天神。永罰的魔鬼。亦不會用着些微之物。眼見使用的。惟有我們人類。頭頂的是天。腳踏的是地。口裡吃的。身上穿的。在家出外動用的。沒有一刻。可離去了萬物。而萬物亦無一刻。不順人之使用。就是死後。還要衣衾棺槨。築墳埋葬。可見天主生我們人。在此世上。何等尊貴。好像奉差官員一般。有俸祿贍養。有驛遞接應。有衙役伺候。只因每日慣了。不在心上。仔細一想。明明知道這天地萬

物係爲人而造。沒有一點游移。論世上通行的道理。受了國家的高官厚祿。必竟該盡忠。感激父母的懷胎乳哺。必竟該盡孝。今天主爲我們人類。將這無限的美好。時時供給我們。聽憑使用。富貴人。有富貴人的體面。貧賤人。有貧賤人的過活。慢說後來。還有別樣大恩。無窮無盡。卽此以生以養。也就如大海之深。難以形容了。從前不知道來歷。將此大恩。或放在別人身上。如佛老玉皇之類。或放在有形的物件上。如

敬天地。拜日月。朝星斗之類。或分開各鬼神名色。如雷雨風雲。山川河海之類。今既究明來歷。知道世俗鬼神。一概都是冒名頂替。並不由他掌管。自天地之大。以至一蟲一草之微。皆在天主掌握之中。已經反覆辨明。難道還不該改悔前非。棄邪歸正。甘爲辜恩負義的人麼。有一種自以爲是之徒。聽見天主教。好像冤家仇敵。偶遇一個奉教的親友。就說你這樣一位明白的好人。爲何也去進了天主教。可憐說這樣

話的。且問他此身現在何處。若係一個天外的人。或者還由他說罷。如仍在天內。獨不想生民以來。誰能白已不死。脫逃天主定命之人。死既不可免。而敢肆無忌憚。我狠替他害怕。古人曾說。孝爲百行之先。倘有人多才多藝。有守有爲。不吝不貪。不淫不傲。各樣都好。單單不認親生的父母。信人哄騙。亂去孝敬別人。有知道根兒的。好意告訴他。反視爲仇敵。不肯辨明真假。總說我行的事。並無差錯。怎樣的人。去得去。

不得。若說狠去得。恐難逃公論。若說親生父母。必該孝敬。這一種悖常違理。不聽勸化的人。斷斷行不去的。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無父無君。就是禽獸了。如此說來。是君父之恩。沒有一個不該報効的。今棄去造天造地之大君。叛離資始資生之大父。反敬信庸人頑物。又不受人指點。自以爲忠孝已全。何必格外生支。殊不知道之大原。出於天主。設或一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或止知父母而不知有君。皆爲悖逆。

今止知君親之當忠孝。而不知君親之上。有一天主。這是何等的悖逆。我再奉告幾句最簡最明的話。天主造這天地萬物。不是白白給人受用的。原命人恭敬天主。遵守教規。與那子之事父。臣之事君。是一個道理。故教中書內嘗說。天主生物以養人。生人以事主。那不曾恭敬天主的人。雖心中不肯信認。其實時時刻刻。不曾離了天主。更當知天主大公無外。雖惡黨罪魁。尚不肯須臾棄了他。照臨養育。除死方休。人

雖極頑極蠢。亦知滴水難消。昧此大恩。於心何忍。這
就是我們恭敬天主的真緣故。再將所引第三件倚
靠父母的比方。說一說。纔知道恭敬天主不獨是我
們該當倚靠的本分。竟處於不得不倚靠之勢。更有
不可不倚靠之理。

怎麼見得是該當倚靠的本分。俗人說。受恩不報。非
君子。請問恩之最大者是誰。私恩莫大於父母。公恩
莫大於朝廷。若公私並大。時刻不離之恩。單單只有

一個天主因君父之恩必有間斷常言道轉背不知兒啼哭又說上明不知下暗獨有天主無所不在無所不知故其恩毫無間斷豈不是我們本分內該當倚靠的麼。

然算來還有一個沒奈何不怕你不倚靠的事勢何以見得孩提之童不倚靠大人乳哺決不能長成文武官員不倚靠朝廷威福決不能做官我們人類不倚靠天主造化決不能生存這倚靠之勢由不得自

已做主。假如有一個不信天主的人。滿心不肯倚靠天主。指望用自已的力量。另去創一處乾坤。猶如山鄉草寇。不肯倚靠朝廷。自已要想爲王爲霸的一樣。到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終不能漏網脫逃。那背叛天主的人。亦是如此。你這身命從何而來。算係過去之事。不必提起了。只問你現在日子。是怎麼樣過活的。那多多的事情。我也數不來。說不盡。只說一件極平常的小事。天主生了你。一雙眼睛。能看明萬物。收

存於心。這所以然之理。一定不能知道。好像本身自有自生的光亮。豈知兩眼雖明。若不倚靠天主。生這太陽之光。終於黑暗。論天主的全能。常使野獸微蟲。尚能夜中見物。不必倚靠外光。何以使用萬物的人。反不能看見。這就是要滅人的驕傲。令人明白自己。毫無能幹。全要倚靠天主。方能過活。由眼目而推之。行立坐臥。衣食居處。以及才智聰明等項。本身都不完全。件件事情。俱要倚靠天主。另生的萬物。補其缺。

欠可見這倚靠之勢係天主一定之法沒奈何不得不然比不得親友往來要倚靠他不要倚靠他憑我自己做得主的

今件件倚靠天主獨有此心不肯倚靠天主不獨於理不順且一切事情俱有大不妥之處今卽一身而論幼小無知之日尚不曾明白世情到了成立的時候喜怒哀樂之情酒色財氣之事子孫壽考富貴功名之念每日輪流轉運此去彼來加以吉凶禍福疾

病災傷不由人算計。說古怪。就古怪。彼既不肯倚靠天主。又何敢自恃已能。雖平時假仁假義。到此境界。免不得滿腔惶惑。遂至無所不爲。或倚靠命運。或倚靠相書。或倚靠吉日良辰。或倚靠堪輿風水。或倚靠順利吉祥之兆。或倚靠師巫符呪之能。或倚靠問卜求籤灼龜打筮。或倚靠齋僧念佛。吃素燒香。種種費力勞神。時刻東鑽西挫。管不得異端邪說。只求呼應得靈。可憐此輩所求之福不到手。先去了自己現有。

之財。所懼之禍不能免。又加了背主忘恩之罪。且將
一生倚靠天主之恩。都歸與別人。感其神通。頌其功
德。大感終身。日無寧晷。憂愁困苦。與死爲鄰。皆因不
肯倚靠天主之故。猶如做官的。不肯一心倚靠朝廷。
做奴僕的。不肯一心倚靠主子。暗裡鑽營。希圖僥倖。
人前假粧體面。心內實不平安。惟恐所算無成。又怕
事情敗露。獨有做忠臣義士的人。赤心爲主。公爾忘
私。身家性命。生死存忘。毫無顧忌。都倚靠着在上之

人內旣平安。外亦體面。但這好處。人都知道爲何說得破。恐不過忠義之人甚少。貪財好色之徒甚多。皆因不曾倚靠天主。遂如水上浮萍。無根無鑿。明知好處所向不專。然怎麼見得倚靠了天主。就有根鑿。因教中規矩。係天主所立。真心奉教的人。彼此責善。不像那讀書的。只管讀書。燒香的。只管燒香。他爲人的好。歹。一些不管的。故憑他什麼教門。總沒有天主教認真。我將所守的天主十誡。念與尊駕聽。一。欽崇一

天主萬有之上。一。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三。守瞻禮之日。四。孝敬父母。五。毋殺人。六。毋行邪淫。七。毋偷盜。八。毋妄証。九。毋願他人妻。十。毋貪他人財物。這十誠總歸二者。愛天主萬有之上。愛人如己。此就是天主定立的規矩。付於人心。不教自知。故謂之性教。後復傳諭大聖。諄諄垂訓。不論男女老幼。智愚賢不。作一概俱要遵守。不守十誠。算不得是恭敬天主的人。今請尊駕。將此誠規。想一想。以專志。謹言。勤行。上愛。

天主。以勿僂。勿姪。勿偷。勿訐。勿慾。勿貪。下愛眾人。君親師長之慈嚴。臣僕子孫之忠孝。又爲愛人之首務。司教督率於前。同友勸勉於後。日有省。月有課。敗行者。責其悔改。不悛者。必行苦勸。一毫非理之事。不容雜入。只要他肯信天主。雖恣睢暴戾的性情。奸詐貪姪的風俗。倚靠天主。必能改過遷善。變爲好人。各樣旁門外道。曾有如此變化人心的好誠規麼。曾有如此時刻勤求。交相儆醒的好法子麼。無非湊合成文。

虛應故事。聽見他幾句好話。就混說各教都是勸人學好。豈知好有真假。亂說不得。那辨別真假之法。亦最容易。先看教訓我們的人。自己認真不認真。再看奉教的人。有效無效。則真好假好。一目了然。今且不計論別的效驗。若肯遵守天主聖規。安分度日的人。雖受貧窮患難。疾病災傷。本身先少愁煩。凡一切算命相臉。選擇堪輿符呪吉祥。求籤問卜。許愿酬神等事。從不與聞。豈獨省費銀錢。又免許多勞碌。更喜

隨寓而安。又無畏首畏尾。忌諱疑心之態。這現在看得見的好處。就比那不肯倚靠天主的人。竟如天淵之別。卽此一着。便知真假。請看犯法之人。十有八九。都因財色而來。民間的爭鬧。亦多因忿怒而起。今於夫婦之外。不犯二色。非義之財。分文不取。少有缺欠。例必補償。情願忍辱吃虧。不敢較長論短。如此爲人。自然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修己安人。兩者俱全。我所以說。不得不倚靠之中。更有不可不倚靠之理。

與其恃理亂行。自生苦惱。爲何不學順理遵行的教中人。更覺坦然無恙。若說趨吉避凶。係通行之常法。我看有忌諱的人家。與那沒忌諱的人家。都是一樣。並不會因有忌諱。個個都是夫妻到頭。子孫興旺。財官茂盛。無病無災的。既不能個個靈驗。則所得的好處。明係天主大公無外之恩。此輩不過像一班撞木鐘的光棍。指官誑騙耳。每見人家做一件些小事情。尚要妥當斟酌。不肯輕易下手。豈有身心性命的大

事。只管和光同塵。我看尊駕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蒙天主指引。喜歡傾聽。故不覺娓娓而談。今聞了天主造化的來歷。我們恭敬天主的緣故。人人都該倚靠天主的情理。或是或非。胸中必有成見。倘有疑惑。不妨明示。以決從違。果然深信不疑。萬勿徒托空言。又或有人聽過從前這一番說話。卽云。天地萬物。先有一個自立的主宰。造化保存。並非理氣所能。亦非後人所造。其言甚爲真切。但修己安人之學。儒書極

其詳備。只因後人不肯力行。並不是教法不好。又何必西洋先生們。遠來傳示。答云。尊駕此言。失於輕率。縱然詳備。又何妨。代有真傳。若說詳備之餘。不用別人。則周公之後。何煩孔孟。漢儒之後。何用程朱。若說各國各教。何故佛非中國。目前供菩薩。化紙錢者甚多。留邪說而棄真傳。尤非通論。若說性道之理。孔子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及門的。子貢尚說不可得聞。孟子亦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尊

駕不會深究。拒人遠來。今請尊駕通盤算一算。人人
口裡都說不要壞良心。並不曾知道這良心從何整
治。人人都有一死。並不知死後作何着落。事情如此
含糊。道理如此缺欠。明知收拾不來。奈何傳而不習。
竟與那害眼的人。怕見日光一樣。貽笑遠方。其害甚
小。悞人靈魂。其害甚大。尊駕若以愛己愛人爲重任。
還該着意講求。免生後悔。

Immortalitas.
An. 1. 8.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Worsii Linnæ

381

171



BORG. CINESE-381-(7)

盛世芻蕘

靈魂篇目錄

總問答論生氣不是靈魂第一張至第三張

論天地神人萬物共分五類第四張

論靈魂覺魂生魂來路不同第五張

論覺魂生魂必滅靈魂不滅第六張

論明悟記念愛欲可証靈魂不滅第七張第八張

論自主之權可証靈魂不滅第九張第十張

論生前事業。可証靈魂不滅。第十一張。

論古來書義。可証靈魂不滅。第十二張。

盛世芻蕘

靈魂篇

假如有人不信靈魂不滅。來問云。人居世間。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請看遇了災害。欲知他活與不活。只問有氣沒氣。孟子善養浩然之氣。醫家治病。先保元氣。可知氣就是魂。魂就是氣。身死氣斷。卽與禽獸草木同歸於盡。惟有忠孝節義之正氣。雖死猶存。所以說君子存之。庶民去之。除氣之外。若說另有一個不死。

不滅的靈魂。有何憑據。答云。尊駕所言。純把肉身之事。認做靈魂。所以連那孟子的話。亦錯解了。若說孟子養的氣。就是靈魂。則本章前後所說持的志。不動的心。配的義與道。都作何着落。大人之學。養氣就發了。何必要誠意正心。明明德。許多的囉唆。君子之存。喜其理存而欲遏。庶民之去。責其理去而欲萌。並未曾說着靈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樣牽強的拉扯。如何去得。幸有上下原文可據。不用多言分辨。今日

說我們當緊的話。我們頭一件當緊的事。要認得天地人物的大主宰。第二件當緊的事。就要認得自己的靈魂。若說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沒有一個不死不滅的靈魂。連天主也不用認得。併那仁義道德之言。忠孝節義之事。俱用不着了。我爲何說這樣的話。蓋思患預防。人之常情。若只有世間的凶禍。則脫逃漏網者。不知多少。且除了一死。無苦可加。拚着做一個忘恩負義。奸盜詐僞的人。只要自己巧妙。人不知。鬼

不覺那裏就沒了體面。遭了王法。樂得快活。一生一世。到了氣散而死。與那戒慎恐懼的善人。同歸於盡。無患可防。又何必講什麼仁義道德。做什麼忠孝節義。就說正氣常存。不過是後世名聲。與死過本身毫無干涉。不存亦無災害。要他何用。不聞無耻之徒。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麼。現在尚且不顧。誰肯捨了一生實受的享用。去換那千古虛名。我所以說不獨仁義道德。都用不着。連天主也不必認了。開小

人僥倖之門。啓惡黨自寬之念。只消這一句話。種下了萬禍之根。關係如此之重。不得不與尊駕說明查教中。講論靈魂不死不滅。常生常在的道理甚多。亦頗明白易曉。今不能備細面言。只要所說的話。盡解尊駕之疑。就算此番幸遇。不爲空過。尊駕說身死氣斷。卽與禽獸草木。同歸於盡。當知病根全在於此。今要去此病根。先該明白魂有各等的不同。再當明白各魂來路的不同。然後纔能知道各魂有滅有不滅。

大不相同。如再不信。還有許多可憑可據的印証。此義一明。自然知道氣是氣。魂是魂。判然各別了。

怎麼說魂有各等。大學云。致知在格物。可見不能格物。卽不能致知。而神人萬物。都不能清楚。於是不合理之言。得以乘虛而入。若將上天下地。有模有質之類。格其高下。分割明白。雖有邪說異端。決不能被其搖惑。但格致之功。最爲精細。今只好略言其大概。自上天而至下地。統計受生之類。有五。一口定。如天地

金石之類。純質而模塊然。介然雖分有輕重。象有方圓。料有精粗。體有動靜。外有光暗。內有剛柔。可聚可散。或變或存。然在外之物。一無所需。故謂之定。二曰生。如草木花菓之類。無血而有液。無口而常咳。由種而活。由小而大。亦變亦常。且能傳後。故謂之生。三曰覺。如鳥獸蟲魚之類。能食能鳴。能視能聽。有本形之苦樂。有本質之知能。故謂之覺。四曰靈。卽我們人類無形無像之內體。雖在形身之中。直超形身之外。明

能推理才可經營。無物不存。無美不欲。故謂之靈。五曰神。係九品天神之類。純神之體。不屬形質。爲天主之親臣。享真榮而常健。擅直通之智。秉潔淨之源。故謂之神。此五種。除純質純神二類之外。所有生靈靈三類。照依俗人叫慣的稱呼。都謂之魂。論我們書上都該叫做性。中庸說。自誠明。謂之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人之性。孟子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這說的性。就是人的靈魂。中庸又說。能盡物之性。告子

說生之謂性。這說的性。就是草木禽獸的生魂覺魂。然當知生覺二魂。雖能長大發生。運動知覺。到底與定類相近。靈魂雖拘於形身。到底與神類相近。又當知獨有吾人。能合五類而全得之。他類俱不可比。如生魂只兼定質。覺魂只兼定質。生魂天神只屬純神。人則不然。具金石之定。具草木之生。具鳥獸之覺。又具木類之靈。可肖天神之神。所以神與物之德。明明全備於人。此卽各魂不同之等也。

至論各魂的來路。大有不同。若不說明。又難知該滅不該滅之故。草木的生魂。由於水土之濕氣。鳥獸的覺魂。由於血中之熱氣。不是濕熱卽成生覺。係本質原有之生覺。乘濕熱而發。故此二魂皆出自本質之內。獨有人的靈魂。要俟氣土水火所成之人身。已具胚胎之質模。然後天主特賦一靈魂。從外而有。與氣土水火之四元行。毫無干涉。猶如山泉之水。太陽之火。有招引之具。水火卽至。人身之胚胎。卽招引靈魂。

之具。胚胎一成，靈魂卽至。

從這各魂以然的來路推想，他所以然必滅必存之理，可知草木離了水土，濕氣一乾，則生魂必滅，鳥獸受了損傷，熱氣一冷，則覺魂亦滅，因係本質內所出之生覺，故質壞而生覺不能獨存。靈魂既由外而有，則肉身雖死，必能由內而出，萬萬不與肉身同壞，故窮理之人，俱稱靈魂爲有始無終，不死不滅，尊駕若尚有疑惑，我再說幾樣常在常生的憑據。

其一。靈魂的明悟。記念。愛欲。卽係靈魂常在常生之實據。何以見得。世上有形之體。重莫過於金。堅莫過於玉。用爲器皿。往往歷數千百年而不壞。推而至於天地。愈高則愈堅。愈厚則愈重。愈堅愈重則愈識其悠久無疆。因見此堅重之質。卽知其必有長遠之期。今論靈魂之明悟。不獨千古而上。千古而下。五洲萬國之多。無處不到。卽天地之外。無窮無盡之區。皆不能阻其想念。可賴肉身而行。亦可離肉身而發。且所

未見耳所未聞。口所未嘗。鼻所未嗅。肢體所未覺者。莫不可以推通。出入無時。往來無定。全不倚傍形體。當拘束於肉身之日。尚然如是。請看世上。除了我們人類。誰再有這樣的明悟。以此無形無像之體。具此至神至靈之大用。豈有不常在常生之理論。靈魂的記念。尤不可測。耳聞目見之事。不論大小美惡。無不一一收藏。幼而至老。尚能記憶。隨取隨應。偶或遺忘。係形質受傷。與內之靈司無涉。其積累之妙。雖有格。

物窮理之學。而所以然的精奧。終不能透徹。以此無形無像之體。又顯此至神至靈之功效。豈有不常在常生之理。若論靈魂的愛欲。更與明悟記念。愈覺不同。上等之愛。愛天主。愛君親。愛善行。中等之愛。愛才學。愛美名。愛生賢子孫。愛交好朋友。下等之愛。愛富貴。愛酒色。愛奇巧。愛安逸。不可勝數。總而言之。盡天下人之讚美。都歸於我。終嫌其假。盡天下人之權勢。獨操在手。還憂其暫。以天主之全能。全智。全善。所造。

的錦繡江山。竟不足供一人之欲。因所愛無窮。故所欲亦無限。此等愛欲。皆與肉身無關。以此無形無像之體。更具此至神至靈之奇妙。豈有不常在常生之理。天主生物以養人。故人爲萬物之主。物爲吾人之僕。乃堅重之質。及生覺二魂。往往久存未壞。聽他各盡本質之能。今靈司之容。極廣大。靈司之體。極高深。靈魂的性情功效。極盛極美。人人反心自問。未育不信。其如此。倒只有數年。數十年。卽與身俱沒。竟不能

盡其所有之盛。眼見主人。大不如僕役。又何煩天主。特賦此可貴。可久之靈魂。置於無用之地。由此以推。具堅重之質者。且能垂久。有本質之能者。俱盡其長。則此廣大無窮。高深無限之靈魂。必有無窮之常在。無限之常生。這是擺在眼前的憑據。何疑之有。

其二。凡人自主之權。出於靈魂者。肉身不得而強之。可知靈魂原不依賴肉身。則肉身之死。亦不能連累靈魂。豈非又是一個靈魂不死不滅的大憑據麼。今

將靈魂不依賴肉身之處。說個明白。靈魂驅使肉身。不啻主人之使奴僕。行食坐臥。悉如其命。肉身所好之物。所畏之事。若與靈魂不合。斷不能行。靈魂所好之物。所畏之事。雖與肉身不合。莫不唯唯聽從。如肉身最怕的。莫甚於刑罰。到了那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地位。管不得肉身怕不怕。又如肉身最喜的。莫甚於安逸。到了那名利場中。攘臂爭先的境界。顧不得肉身安不安。所以事不論好歹。年不論老少。主見都

由靈魂而出。卽天主所定的夙興夜寐之規。亦拘束不住。非秉燭夜遊。卽當晝而寢。比不得飛鳥出林。牛羊奔棧。無能自主。只看天光早晚。時刻不敢停留。卽此一着。明知鳥獸生覺之魂。全賴肉身。一切求全避害之狀。專在肉身。且鷄司晨。犬司夜。馬乘牛耕等項。亦止係於肉身。雖百千萬億之鷄犬馬牛。莫不如是。因屬不形所具一定之知。並無自主之權。故同此孳生。卽同此運動。獨我人類。各有各人的主見。士農

工商。憑他揀擇。賢奸善惡。由己自爲。古人嘗說。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見此外行之不同。就當知道等來路。全係靈魂自主之權。必不依賴肉身。並不是那飛禽走獸的生覺。所以死的雖死。活的仍活。好像身是一物。論正經道理。有形的。不得不壞。無形的。不得不存。原不必多此推求。况既能宰制肉身於未死之時。豈不能超出肉身於已死之後。從來有其父。必有其子。肉身之父。原有一死。子之肉身。豈能常活。惟生我

靈魂之大父。原係無形無像。無始無終之天主。所以
靈魂之無形。與天主之無形相肖。靈魂宰制肉身之
權。與天主宰制天地萬物之權亦相肖。就可定後來
靈魂之無終。亦必與天主之無終相肖。倘此處不能
深信。請問這現在無形的內體。與現在宰制肉身之
權。是從何處得來。我因尊駕疑心太過。特將現在本
身之事。印証未來。竟使那未來之事。就如當場看見
的一般。人縱多疑。亦當冰釋。

其三靈魂不滅。不獨有理可推。且有事可據。事有由外而來者。如人之尊貴。既在萬物之上。則所處之境。亦該在萬物之上。何故自富貴。以至貧窮。由下愚而至上智。其憂勞恐懼。愁苦悲哀。嫉妬惱怒等情。無一得免。倘身死而靈魂卽滅。反不如生覺之類。優游自適。何樂而有此靈魂。又事有由已而出者。小人好色貪財。驕奢淫逸。君子勤修力學。克已服勞。倘身死而靈魂卽滅。何樂而爲君子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乃往

往有捐生赴死。以苦爲飴者。倘身死而靈魂卽滅。又何樂而自絕其生。似此可據之事。不一而足。略提一二。餘可類推。或疑生前之事。難以印証。死後勸學。捐生。不過盡各人的本分。何曾爲着靈魂不滅。殊不知死後之實據。全在生前。孔子亦云。未知生。焉知死。後人不揣立言本意。反借辭寬解。若不嫌冒瀆。改日再說明身後賞罰之事。則不滅之靈魂。愈知着落。

其四尚論之法。多有援古証今者。這靈魂不滅。從古

相傳亦無二說。如書經的恆性，大學的明德，孟子的良貴字，雖不同名，雖各別正義，無不脗合，常久纔是恆，虛靈不昧纔是明，終不能賤之貴，纔是良。若身死而靈魂亦滅，明失其明，貴失其貴，只此電光石火的工夫，怎麼算得恆？尊駕既知道孟子的養氣爲何，把這專指靈魂的話，倒不提氣爲四元行之一。朱註嘗說氣以成形，雖不曾說全，還算不曾說錯。孟子的養氣醫家的保元氣，人之死活，只看有氣沒氣，這都

是那氣以成形之氣。尊駕不曾辨明。竟說氣就是魂。魂就是氣。豈特不合天主聖經。併與朱註不合。所以尊駕一說出口。我先奉答云。這純係肉身之事。隨將神人萬物的等類。各魂的來路。靈魂不滅的憑據。逐一說明。倘此疑不晰。請問恆性等說。作何講解。

盛世芻蕘

賞罰篇目錄

總問答解造物主真傳俱該深信不疑

第一張 第二張

解生前禍福算不得真賞真罰

第三張 第四張

解身後虛名與本人賞罰無干

第五張 第六張

解世上吉凶禍福俱係勸戒之方

第七張 第八張

解天堂善報自古聖賢俱真心切望

第九張 第十張

解無形之靈魂能受賞罰

第十二張

解天主聖教所講天堂地獄奉有真傳與佛老
妄言各同實異。第十三張至末二十一張。

盛世芻蕘

賞罰篇

或問靈魂不死不滅，似乎近理。至於身後的賞罰，尚有許多疑惑。假如果在身後，則生前現受的賞罰，未免重疊。果在身後，則世上的流芳百世，遺臭萬年，作何着落。果在身後，不算世上的吉凶，難以勸善戒惡。果在身後，則望報而為善，亦非真善。果在身後，靈魂係無形之體，難施賞罰。果在身後，與佛氏的天堂地

嶽道家的羽化成仙一樣。答曰：既知靈魂常在，必有常住之處。這常住之處，要知道明白，最煩難，又最容易。怎麼說最煩難？假如要照俗人說的話，欲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則自古至今，去常住的人，不能自己走轉來。現在的人，都是不曾去住過的，如何能發得一位過來人問一問，執定了這樣的主見，決不能有一明白的日子。我所以說最煩難。然何以又說最容易？豈不聞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他怎麼樣知道的。

因他認得文字。看得書多。故能知道。若只靠自己親眼看得見的事。不獨沒有多少。併不能得其真實。如日月之大。異乎尋常。親眼看來。不過幾寸。做戲法的。明知是假。並不能看破。可見那有學問的人。必係彙合古今衆人的知識。雖屬不見不聞之事。或有或無。或真或假。都能明白知道。由此而推。豈不又是一件最容易的事麼。今這身後的賞罰。就算有一個過來人親自轉來。對人說知。也不能人人親眼看見。仍舊

還是傳之於人。見之於書而已。既然如此。救世的耶穌。是親造賞罰地方的天主。現操賞罰的大權。親口留下的說話。最真最切。爲何倒不肯信。起上許多的疑心。這個緣故。皆因不信天主而來。假如尊駕府上祖父傳下一部家譜。載明歷代祖先的名號墳墓。必然事事俱信。設有一人疑其虛假。卽力辨之。此非偏見。亦非私心。總因信得祖父很真。所以一毫沒有疑惑。今我們信天主大父母。也像信祖父的心腸。則所

傳天主的事實語言猶如祖先的名號墳墓不敢不信亦不肯不信故前人嘗說聖教至理惟恃造物主真傳自當先信後明信爲明之引導明乃信之印証聖教諸事俱該如此身後之賞罰更當先信後明今尊駕旣不肯先信而後明又何妨先明而後信所示疑惑之處俱有跌盪不破的真道理擺在眼前我雖舌敝唇焦決不敢少辭辛苦。

頭一說總看得生前賞罰狠利害故有重疊之疑今

先把生前的賞罰論一論。人君之賞。不過爵祿。有罪之罰。不過五刑。然善人受賞。惡人受罰者。千百中不得一二。且本人善惡甚多。所賞所罰之事。又千百中不過一二。若善而又善者。除了封廕。無再賞之法。若惡而又惡者。除了一死。亦無再罰之法。雖堯舜禹湯之君。臯夔稷契之臣。惟有賞一以勸衆。罰一以儆百。從沒有無善不賞。無惡不罰之事。若說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這句話。必當兼生前死後而說。

若單指生前難逃公道。眼見善人終身貧困。惡人終身富貴的甚多。又有高人達士。棄富貴而下居。忠臣義士。甘苦辱而如飴的亦多。况一生享福之時甚少。幼年不知其樂。老年無能受樂。中間不過三四十年的無有盜賊饑寒。官刑災病之忽來。保無有怨恨愁繁。忿懼悲哀之卽至。且富而無勢。貴而無財。有子者憎其不賢。無子者又傷孤獨。誰人是件件完全的。自富貴以至貧窮。總不能稱心如意。一世之樂。一刻便

成空一日之憂。一生消不盡。要說是賞。並無轉眼的快活。如何算得是真賞。要說是罰。普世的人都髮髮如何算得是真罰。明白了生前算不得賞罰。則重疊之疑。自然消滅。

第二說將世上的虛名認做賞罰。這一句話。最悞事不淺。因天堂地獄。被佛家說錯。不合於理。遂不信身後有真實的賞罰。由着自己混說。把世上的禍福。就算大堂地獄。看來不像。又添出這一條身後的名聲。

補其不足。若果只於如此。不獨惡人沒怕懼。亦不獨善人沒指望。竟把天主賞罰的大權。或由自己。或由同類之人。有是理乎。世間的富貴貧賤。係天主之公恩。雖有時用以賞善罰惡。儆醒愚蒙。不過間或行之。大概准人巧取者甚多。所以俗人都知道小富由勤。的道理。若要把他算了。真賞真罰。豈不是賞罰之權。竟由自己的能與不能。由不得天主了。這樣的錯處。人或容易明白。獨有身後的虛名中人。以下。不能害

此沉痾就是那才智聰明之輩明知生前有限無法久長又見死後俱空毫無把捉單把世上的虛名反認爲實事豈知口中的褒貶都憑着各人的喜歡不喜歡一唱百和保無偏見私心且此是彼非朝更暮改不能一定卽如配享孔廟的人忽去忽留常有出入若要把他算了賞罰豈不是賞罰之權又由得同類各人的主意仍然由不得天主了何不想一想天地人物沒有一件不由天主卽論我一身由天主而

生。由天主而養。將來亦由天主而死。獨有死後倒不由天主賞罰。只聽憑世上的人說好說歹。就算完了。則天主的至公至義。反不如人世的君王。如何說得去。只看古來流芳百世的。莫如孔孟。何故流芳之外。子孫還要世沾封爵。古來遺臭萬年的。莫如虞舜時。候的囚囚。何故遺臭不准抵償。本身必要放流竄殛。因人世的君王。沒有賞罰靈魂之法。又不肯因他身後虛名就歇了手。所以不得不如此。可見身後名聲。

還抵算不得國家的賞罰。倒能毀抵算天土的賞罰。麼若說既然算不得賞罰。作何着落。當知名譽的好歹。原與本人毫無干涉。一個善人。妄說他許多惡蹟。不能損他些微之善。還增他受謗忍辱的好處。一個惡人。妄說他許多善行。不能減他些微之惡。還增他遮蓋朦朧的不好。若果然名稱其實。雖與本人無干。可做後人的榜樣。如此是善。如此是惡。使後人不致以善爲惡。以惡爲善。更可使後人勸善戒惡。有慙有

據這就是流芳百世遺臭萬年的着落。除此以外並無別用。倘錯認名聲就是賞罰。沒有身後天堂地獄。請問那闇修潛德的君子。文過飾非的小人。與那不出名的平常庸衆。他的一生功罪。作何着落。

第三說總因尊駕不信了身後的賞罰。只得把後世名聲。本身禍福。這兩件攪拌於心。我將這兩件算不得賞罰的緣故。已經分解明白。若這不能勸善戒惡的疑心。無關本人賞功罰罪之事。乃額外生的枝葉。

我只說世上的吉凶。不能算身後賞罰。並不會說世上的吉凶。不可勸善戒惡。自生民以來。水旱災荒。天主無日。不用此提撕警覺。因這世上。猶如文人考試的貢院。兵馬打仗的戰場。赴考的人。有盤費。有飯食。好的當面旌獎。不好的。或退或答。出兵的人。有錢糧。有犒勞。好的給以功牌。不好的。或杖或革。這樣吉凶。都是當場的勸戒。算不得事後一定的賞罰。天主的曲成人類。亦是如此。善人而得世福。彼能感恩奮勉。

日新又新。身後必蒙永福之報。若受此世福。不知感
勉。頓改前修。則從前有限之福。足報從前無恆之善。
到了死後。必受永殃。設或善人而遭凶禍。彼能益加
修省。其善愈純。平生之小過。因暫禍而寬。其後罰。此
正烈火試金。艱難試德之意。又如惡人被害。彼能引
咎自懲。亦可轉禍爲福。若不知悔改。因此小災。反生
咀怨。則罪上加罪。永禍愈深。或惡人而享順利。亦望
其感恩遷改。迨至怙終不悛。則一生之或利或榮。正

可以償惡中之微善其未罰之惡則有永遠之刑種
種妙用。足見天主至公至義無善不賞無惡不罰而
世上的吉凶禍福以及流芳遺臭俱係勸善戒惡之
方並非真賞真罰其義甚明總而言之。一念之差能
消衆善瞬息尚可轉移蓋棺方能論定善定而後賞
惡定而後罰如何說得不在身後猶如兵馬出征地
在的犒勞功罪都是勸戒直到得勝回朝纔能論功
陞賞假如身後沒有了永賞永罰連那生時的禍福。

後世的虛名，都不能勸善戒惡。又像那打仗的兵丁，不指望後來大大的恩賞，只有軍前的犒勞，未必聽你的勸戒，所以身後的永賞、永罰，真真是勸善戒惡之根。尊駕既要在勸戒上用工夫，當從根說起。

第四說，謂望報卽非真善。可見尊駕先將世福誤爲永賞，今又把永賞認做世福，頭緒不能清楚，無怪乎疑處愈多。自古聖賢所不望者，世上的富貴功名。子孫壽考之類，所以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子

張學干祿孔子責之。顏回居陋巷孔子賢之。因世福假而不真。暫而不久。虛而不實。用之得其法。固可以借勢立功。用之不得其法。必至於喪身敗德。凡真正修身克己之聖賢。棄天下如敝屣。視軒冕如泥塗。惟求身後的永福。決不肯養小以失大。小指肉身大指靈魂。養指世福。失指天堂。因身後之福。係本來所固有。故不得者。必謂之失。一失不能再得。一得亦不能再失。不比世福。忽而得。忽而失。有朝不保暮之危。蓋

子說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倘身後並無永遠之福。這居仁由義之中。有什麼高官厚祿。古人立言。大約包藏含蓄之處居多。全靠善讀書的人。看透紙背後。纔知意味深長。當夏禹王之時。去古未遠。定不得知道天堂永福。是我本家。故說生寄也。死歸也。只着一個歸字。何等真切。世上原如客店。做客的。必以歸家爲善報。假如本家。向來是一個財主。客中雖苦。決不憂愁。到家之日。仍是富翁。天堂是

世人的善報世途雖苦。到了天堂富貴無窮。中庸說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又說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這些說話。若不是望天堂的真福。請問古人所俟者何事。所歸者何地。不可失者何物。讀書的隨口念去。不肯着意求明。猶如隔靴抓痒的一般。這是世人的通病。若果能溫故知新。則後儒所說六經皆我註脚。並非虛語。但我們原講天主的道理。何必拉扯許多經書上的說話。因這一

句爲善不望報。係古人戒勉之意。後人借爲過高體面之談。今要解我們中國人說的道理。必仍用中國的經書。纔容易明白。若論真正天主的道理。天主是我們的大父母。不管有賞沒賞。都該恭敬。只看人家養了兒孫。不管窮富。俱該孝順。難道有祖產的。纔該孝順。那沒祖產的。就不該孝順麼。但我非望賞而後善。賞能因善而必來。這是天主的至公至義。爲善自然有賞。爲惡自然有罰。所以孳孳爲善之人。不必望

而望在其中也。再看樹根向地。人首向天。這就是天主生成的教訓。命我們顧形思義。不可忘了這永福的指望。心爲一身之主。反無此想。現與本身不對。然則不可望報之說。非是永賞錯認世福。就是不肯真心向善的推脫話。

第五說爲駕以無形之靈魂。難受賞罰爲疑。此可以駁佛家的天堂地獄。不可以疑天主的賞罰。略揭數端。卽証其謬。就如肉身現遭苦難。若身內沒有靈魂。

怎麼知道痛癢。此可証者一。肉身之禍福皆從外而入。只在一處。必賴肉身纔能承受。靈魂之賞罰內外相連。完全充滿。沒有肉身。更能承受。此可証者二。眼見現在之人。若係心內的苦樂。比那外來的禍福。更覺不同。此可証者三。有形之肉身。尚有難以形容之禍福。則無形之靈魂。豈無難以形容之賞罰。此可証者四。請看天上地下。或有形而無形者。或無形而有形者。造化之妙。誰能測其萬一。卽如一火。眼見不同。

之處甚奇。焚燒之火，係有形者。脾胃之火，係無形者。木中石中之火，不引則無，引之即有。太陽之火，不引止於乾燥，引之即能焚燒。樟腦之火，無引不焚。入水不滅。火同而火之奇妙如此不同。且脾胃之火，比之焚燒之火，更猛更奇。烹煮之工，久而後爛，胃中鎔化，不費多時，其猛可知。所化者，又皆外來之肉食，區區脾胃，竟如金鐵之堅，不更奇乎。若據尊駕的疑心，謂離了肉身，難受賞罰，爲何身內之火，現貯本身，並無

傷害。足見天主的全能。各體各用。既能如此。豈不能如彼。那受罰的靈魂。自然另外一種有質之實火。能困有體無質之靈魂。決不像這世上專燒肉身。不燒靈魂之火。罰既如此。賞亦可知。

第六說。因佛老用了天堂地獄之名。就要埋沒天主的眞賞眞罰。請看佛家稱神稱聖甚多。難道儒家就不稱神不稱聖了。佛家稱師稱祖甚多。難道人家就不稱師不稱祖了。這是徇名失實之大害。若不解

明白難免大惑終身。今只要知道了佛老的假天堂。假地獄。便知道天主的永賞永罰。並非一樣。釋迦本屬凡人。原無立教之權。強爲欺世盜名之舉。不得不旁搜竊取。以遂其奸。彼雖僻居天竺。往來之人所傳開闢以後之事。略聞一二。故牽摭之處甚多。如天堂地獄。其最著者。但只竊其名。竟失其實。因彼雖誇明心見性。竟不知心性之本原。又何能知心性之賞罰。遂以無聲無臭之靈魂。加以有像有形之禍福。所說

的天堂有寶珠纓絡瑪瑙車渠黃金白玉的城池巧
鳥鮮花的玩好。叫做人天小果。還免不得輕衣粒食。
福盡仍要輪迴。所說的地獄有刀山劒樹。剉鋸油鍋。
抽腸割舌的慘刑。確搗磨研的利害。苦盡亦要輪迴。
若世上念動真言。雖阿鼻地獄萬劫不出。必然獄破。
魂走。猶可怪者。女人若欲升天。必須披過袈裟。地獄。
另有血湖。專罰生產的婦人。求免血湖。須多請僧衆。
唸誦血盆經。併吃血盆齋。至於道家。又以洞天爲福。

地以晒罡步斗水火煉渡等爲破獄的道場種種悖
謬罄竹難書在他們本意不過爲圖利騙財之計豈
知愚魯無知者易惑而難曉聰明太過者因陋而廢
食貽害人心竟無底止總因他不知道心性又不知
道世樂世苦之外另有神樂神苦併不曾想到要穿
要吃的肉身現在世間無腸可抽無舌可割竟不顧
前後隨口亂談故當初司馬溫公會關他旣無身體
刑亦安施與尊駕所說無形之靈魂難施賞罰其言

大同小異。竟該說靈魂無形。難施世上有形的賞罰。用此以闢佛老的天堂地獄。彼再不能強辨。但那受騙的人。不論是非。惟命是從。甚爲不解。假如天堂之樂。止於金玉珠寶。仍用輕衣粒食。與世上相去不遠。這些珠玉之類。世上亦能備辦。不必天堂始有何用。升天現金珠。雖貴。保無有不愛之人。視之如同土塊。保無有不重之處。棄之等於泥沙。如後周世祖。曾說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此卽不愛不重。

之見証。從來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豈有靈體之輕清。能承受瑪瑙車渠之重濁。他若果能明心見性。決不肯說這樣不合理的話。若論天主的賞罰。則大不同。我們奉教的人。時刻不可忘者有四。一死候。二審判。三天堂。四地獄。這四件。係我們在世盡頭之事。故謂之四末。死候。審判。人人共有。天堂。地獄。非此卽彼。人人必有其一。今要知道天主的賞罰。把這四件。略說幾句。人生在世。或比爲客旅。或比爲陣前。或比爲戲。

場都是形容不久之意。現在肉身猶如客人的船隻。車馬兵丁的盛甲。戲子的行頭。用着的時候。必當小心整理。若客已到家。仗已打完。鑼鼓已經煞場。這就像死候的樣子。船隻車馬盛甲行頭都用不着了。做客的單算他的本利。打仗的單論他的輸贏。做戲的單定他的好友。這就像審判的樣子。所不像者。有一定之死。無定死之時。正當千頭百緒。熱鬧奔忙。死忽前來立候。不容轉眼。靈魂一出肉身。天主無所不在。

不消瞬息卽判定一生善惡。纖悉不遺。這是世上無可比方之事。再說到善人上升受賞。惡人下墜受罰。更沒有事情比喻。亦沒有言語形容。猶如紙上畫的山川人物。都在眼前。理當容易。然畫日而不能畫日之光。畫水而不能畫水之流。畫火而不能畫火之熱。畫禽獸而不能畫禽之飛。獸之走。人所共見者。尚不能得其萬一。以世人而講天堂地獄。如何說得真切。欲達其情。非引聖賢之典籍。不能道隻字。今先論天

堂的好處。天堂之上，具有六福。升天堂之人，具有四奇。何爲六福。一曰聖京。世人過多，德少。雖聖不純。天堂之內，聖聖同居。非聖不入。聖聖同心。無聖不合。淨如百煉之兼金。潔如無瑕之美玉。實衆聖之都城。二曰太平域。人在世間。三仇之勁敵。日無寧晷。天堂之內。仇懼全無。憂疑盡釋。恬然安靜。永享太平。三曰樂園。世間偶得一樂。必然多缺多艱。故只可說樂來我內。天堂之樂。無苦叅入。時樂時新。處處俱樂。纔可說

得我來樂內四曰真鄉。世間暫寓。從無滿足之時。天堂真我本鄉。無願不遂。就像器有大小。物俱充滿。無彼多此少之心。人有高矮。衣各稱身。無此短彼長之想。五曰定吉界。世態動如轉輪。反覆無常。有德卽有罪。有安卽有危。天堂之吉。大定不移。無復更動。六曰無疆。世人歲月。最久不出百年。懷死之心。能消諸福。天堂係長生之國。其壽無疆。其福亦無終期。到了肉身復活。還有四端奇美。一是明亮。大光自內而發。遠

勝於太陽。二是壯健不倦。不傷不冷不熱不渴不飢。諸般苦難。毫無侵害。三是輕速。上下四方。隨心卽至。就說萬里一瞬。不足以表其快。四是通透。門垣雖阻。出入無痕。金石雖堅。透而無跡。這六福四奇。除了天堂。普世不拘何人。俱弗能得。十中之一。然所講的福與奇。都從享見天主無限美好內所發。還是萬福萬奇中。餘剩的一小分。惟有享見天主本體的全福。真口不能說。筆不能傳的。世上的美好。不能一齊享受。

天堂的萬福。內三司之記念。明悟愛欲。外五司之耳目口鼻心思。一齊享受。故前人嘗說用天下的話。講天上的事。污穢了永福。只此一句。包括無窮。既知天堂之樂。如此比不來說不盡。可知地獄之苦。就是天堂的反面。我亦略提大意。以見天主的義罰。不比平常。地獄之苦有二。第一是失苦。第二是覺苦。失苦係內罰。生前背主徇私。死後永不能得主。謂之失苦。約含四端。一。明知天主全福。奈義案已經判定。從此以

及無窮。絕無一線可生之路。此苦勝於肝腸寸裂。二。雖服公刑。不無私恨。恨怨愈深。則苦情愈猛。三。同在一處者。都是惡人惡鬼。雖呼號不絕。只有凶殘凌虐。永無安慰哀憐之望。四。回想生前。原望罪惡可以懺消。紙錢可以買囑。卽或不能。又望死後。靈魂散滅。卽或不散。又望修煉可得長生。念佛可往西天。再無效驗。又望一生許多善行。從來不做半點虧心事。神佛必來保護。誰知到了今日。件件都不中用。當初原有

人。叫我恭敬天主。爲何不肯信從。反加毀辱。愈想愈傷。愈痛愈苦。這四端。是失苦的大概。覺苦。是外罰。萬穢所積。萬苦所聚。烈火充滿內外。生前有一欲。死後卽有一刑。如邪淫者。有淫罰。貪饕者。有貪罰。妄視美色。好聽美音者。有各樣聲色之罰。緊圍纏縛。無轉動之法。無呼吸之離。一刻之苦。包含萬萬年的苦。受過了萬萬年的苦。又從新。一刻一刻的苦起。並無窮盡之日。求生而不得生。欲死而不得死。若比世上的苦。

還算不得永苦的影子。這是覺苦的大概。有人說佛家的天堂地獄。既關他不該用世上有形的金玉珠寶爲賞。刀鎗剝磨爲罰。爲何天主的賞罰說來亦不相遠。問這話的人。是不會知道說話的方法。故有此疑。當知說話之中。有死話。有活話。這兩樣要分得明白。佛家不知心性的來歷。故不知死後之事。遂把靈魂肉身認做一樣。所以天堂的賞。地獄的罰。都與世人用的物件一樣。他本來原是道聽而塗說的。除了

這死話。也不能知道別的事情。今論天主的賞。有內外之福。天主的罰。有內外之苦。只因人習見習聞。都是世上之物。故各書像內。亦有借世上的物件。以形容其苦樂。猶如雲龍以表君德。難道君卽是龍。犴犬以表禁囚。並非囚能爲犬。再此時。沒有肉身。亦借耳目口鼻以形容其承受。因靈魂之體。自然能見能聞。如夢中見物。不賴肉眼。這就是能承受的大憑據。但無形之賜。抽不出無形之舌。割不去無形之體。搗不

爛磨不碎。佛家不知心性。故用此死話哄人。明白了死話活話的不同。則佛老之邪說顯然易見。至若羽化成仙。乃小人而無忌憚之言。請問伐毛洗髓者是誰。脫胎換骨者是誰。求仙者莫過於秦皇漢武。惟武帝末年始悔悟云。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後人尚被其搖惑。甚屬不解。誰不知道自古皆有死。故云死生有命。乃一介凡流。欲藉妖魔之法術。改移天主之定命。毋論不敢。亦且不能。此等悖逆。明者必知其妄。

但我與尊駕尚有一言奉達。人世如同電光轉眼。便
爲身後。永賞永罰。必居其一。目前若不早圖。後悔無
窮。請熟思之。

computazione della
Divinità - de Cinesi
No. 1. F. 3. V. D. F. 8

Wangio Cinesi

381

8



BORG. CINESE-381-(8)

盛世芻蕘

異端篇目錄

來書駁問第一張

回書總闢第二張至第四張

闢世俗所奉北斗文昌城隍土地金烏玉兔井

灶門神等第五張至第九張

闢佛有弑母棄父傲世欺人四大逆第十張至第十二張

闢輪迴有十大弊端第十三張至第十六張

闕占卜求籤灼龜起課等。第十七張至第十九張。

闕選擇日辰宜忌。星宿吉凶等。第二十張至第二十四張。

闕畫符念呪。去病逐邪。師公師婆。盛毒魘魅。請

仙扶乩。妄言禍福等。第二十五張至第二十八張。

闕相面。第二十九張至第三十張。

闕推算命運五行生剋。第三十一張至第三十二張。

闕風水方向。第三十三張至第三十七張。

闕祈晴禱雨。供獻妖道龍王。第三十八張至第三十九張。

闕禳災打醮野祭呼魂掃房接魁第四十張第四十一張第

闕佛家吃齋戒殺第四十二張至第四十五張

闕念佛參禪第四十六張至第四十八張

闕燒神化馬紙錠紙錢第四十九張至第五十二張

闕超度破獄第五十三張至第五十四張

闕修煉內丹外丹第五十五張至第五十八張

闕娶妾第五十九張至第六十二張

闕毀謗第六十三張

--	--	--	--	--	--	--	--

盛世芻蕘

異端篇

假如有友致書來問。天地之大。無所不容。天主正教。固當信服。各樣神佛。與夫世俗通行之事。亦無妨礙。何必絕之已甚。如輪迴一說。頗能做醒愚人。現在供的神道。俱有敕封。並非私立。猶如朝廷之下。必有官府。亦該恭敬。至若占卜本於周易。周公卜世上年。中庸現乎著龜。都有証據。選擇頒於黃曆。符呪始於醫

書相面算命看風水自古相傳均非邪術祈晴禱雨
禳災打醮吃齋念佛燒化紙錢超度亡靈等事通行
已久果能一視同仁何妨道並行而不相悖請看佛
家從不肯拒絕別教拜了佛門的菩薩又拜道家的
老君憑人行走正合孟子所云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之意其他如導氣煉神係養身正務更不當視為左
道姬妾偏房乃家庭之常事不犯王法不害人倫爲
何亦嚴禁不行從來黨同伐異怨之府也怨甚則謗

生所以外人傳有不敬父母。不知踪跡之說。豈人言不足畏乎。

回字云承惠手書。竭誠披讀。其臚列世俗異端之事。甚詳。而前後大意。總謂執滯難以廣揚。姑容卽能止謗。此尊駕推愛之盛心。孰知有大謬不然者。敢因來意備悉鄙懷。來書謂天地之大。無所不容。世俗通行之事。亦無妨礙。何必絕之已甚。隨又引佛家不肯拒絕的憑據。當知引喻比方。必係相類之物。或係相似。

之理。方可引用。今既知天主正教。反引不相類。不相似之佛家爲比喻。必竟那正與邪的解說。尚未分明。怎麼叫做正。猶如太陽當午。纔叫做正。怎麼叫做邪。稍過稍不及。俱謂之邪。此人人共知之事。道理亦然。邪與邪相類。故佛家不肯拒絕。正與邪。既不相類。亦不相似。故天主教不能與異端夾雜。若說無所不容。係表其度量寬弘。不是正邪合一。故仁與仁同。不仁之術。豈能一視。道與道合。悖道之事。何能並行。爲子

的。只要片言忤逆，便非孝子。爲臣的，只要一事抗違，便非忠臣。我們恭敬天主的人，只要一些苟且，便屬異端。從來黑能混白，故古來原係正經的道理，常被異端變更，竊取愚人耳目。白不能混黑，倘略染斯須，卽非本白。但皎皎者易污，必守死善道，以防其妨礙。惟恐絕之不甚。凡視聽言動之間，莫不加意小心，誰敢不分皂白，隨人亂走。豈不聞人臣無境外之交，境外尚且不可，而反顏以事仇，有何面目以對親朋親

朋尚不可對。有何面目以對天主。然這棄邪歸正之事。聽各人自己的主張。我們不過如道旁引路的人。有問必答。有疑必解。信與不信。由他願與不願。並不強勉。這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正經道理。憑他異端邪說。奸盜詐僞之徒。只惡其事。不惡其人。彼肯不昧本心。願行正道。何難成聖成賢。這是一視同仁。無所不容的正經事業。至於自古相傳。通行已久的話。只可以論平常服食起居之事。卽前人所說。修其教。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若關係綱常名教之中。邪正是非之辨。不可以論古今。不可以論久近。惟論其合理不合理。合理者新法亦必遵行。不合理者古法亦當停止。倘以爲古禮決不可廢。請問禮之大者。莫如祭祀。祭典之大。莫如尸主。何故漢唐以後。並無此舉。孔子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這是尊駕自小便讀過的書。難道都忘記了麼。若不忘記。這自古通行的說法。明明替異端支飾。非出於

本心。况佛法起於漢魏。通行雖久。亦非自古相傳。今且不必討論。只將尊駕所說的異端。我把他那不合正理的緣故。逐項講明。纔曉得果真是異端。不是我們的偏見。雖然常久。雖然勢利。雖然多人遵奉。雖然文章才學。奧妙新奇。總因不合於理。難逃名教之誅。約計來書所有者。曰世俗鬼神。曰佛。曰輪廻。曰占卜。曰選擇。曰符呪。曰相面。曰算命。曰看風水。曰祈晴禱雨。曰禳災打醮。曰吃齋。曰念佛。曰燒紙。曰超度。曰修

煉曰娶妾曰毀謗。雖異端隨地不同而尊駕所開這十八種亦可以見異端之大概。欲正人心先祛邪說。邪說不祛縱然恭敬天主算不得是欽崇天主的人。所以各人的善惡從來不敢議論一字。而道理的是非又從來一字不敢寬容。更不敢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自干妄証之條寧遭妻非萬難以道殉人也。

世俗鬼神世俗所敬鬼神千奇百怪名目甚多。各方各教何能盡述。總而言之不過兩種。一指生成之物

爲神。一指死過之人爲神。指物爲神者。莫甚於北斗七星。道家詭立魁魍魎魍魎魍魎七號。皆垢而張牙。裸身赤脚之鬼。其次莫甚於文昌六星。以蛇爲梓潼。一說卽晉將張亞子。好事者捏造感應篇。開口先說十七世爲士大夫。剽竊輪迴因果。誘人妄想科名。明代禮臣倪岳。疏稱梓潼文昌。誕妄不經。特乞罷免。詳見皇明通紀。及本朝熊閣臣學統等書。又如二十八宿。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等爲二十八神。日光。月光。

燈光俱有菩薩。火電風雷山川雲雨俱有神道。既指生成之物。又兼死過的人。娼優隸卒。亦有專司。猿馬龜蛇。盡蒙香火。敗俗傷風。不堪言狀。當知上天的日月星辰。空中的風雲雷雨。世間的河海山川。在開闢之初。天主卽定有護守之神。有始無終。常生常在。若用後世死過的人管理。則此人未死之前。誰司其事。這是第一件不能解說的話。各府州縣的城隍。各方的土地。處處都有一個死過的人做神道。家家管大

門的都用金盔金甲的武將有的說叫做神荼鬱壘。能吃惡鬼。有的說是唐太宗的大臣又有管後門的鍾馗係唐朝進士。做買賣的財神係黑虎玄壇有的說是回回崔綱。行醫的藥王係神農華陀扁鵲等。甚至瓦簷有將軍。木匠有祖師。生子有娘娘。出痘的有痘兒哥哥。井上有井泉童子。這樣的野鬼邪神。附名借勢辱古人而昧正道。害難言盡。况以庶人之家。而用大臣管門。以從前本業之人。主管後世之本業。以

生前不能保護自己之人。死後倒能千家萬戶。無處不靈。這都是件件不能解說的話。灶神之說。猶爲古怪相傳。每年臘盡。將本家一年的功過。上告於天。故通俗於十二月二十三、四等日。供香燭糖菓。求其包容。名曰祭灶。陸龜蒙云。此係漢武帝時方士所言。可笑。多少聖經賢傳。並不遵依。一個方士的妄言。數千年通行而不滅。也不問這灶神。各家各有一神。還是統直省人家。只有一神。若說各有一神。不勝其多。若

說只有一神。我看城隍土地尚只敢偏處一方。何故
灶神竟有如此威力。今現在信奉天主的人家。並無
灶神。且口外埋鍋造飯之地。連灶也沒有。灶神果係
真實。彼豈有不顯神通。輕易就肯炮手。這又是一件
解說不來的話。每年二月初二日。以太陽糕。供日內
的金烏。八月十五日。以菓餅。供月中的玉兔。金烏之
說。不行者尚多。玉兔之供。都門最盛。查烏兔。係形容
日月之速。何曾實有其物。乃羣然信從。不以爲非。又

是一件更不能解說的話。如此邪妄萬語千言亦難
遍述一方之事。况直隸各省之多。何能盡數。然竟不
必盡數。只要說明一句當緊的道理。人與神絕不同
類。吾人死後或受賞上升。或受罰下墜。並無掌管萬
物之責。至於護守諸神。皆奉行天主之命。天主無所
不在。誰敢自尊。比不得世間官府。可以便宜行事。所
以我們奉教人。知此來歷。單單恭敬一個天主。此外
就是在天主跟前的諸神諸聖。亦惟望其轉求主作。

而已尊駕比了世上的君臣。因不知天主全能。併不知天主無所不在。故有此論。若明白了神與人的來踪去跡。憑他什麼淫祠野廟。都係非鬼之祭。何必逐項推求。至敕封二字。不該混說。國家賞罰之權。只在肉身死後。追封。惟有大官美諡。以表報功。旌善之隆。恩後世。長君逢君之輩。只圖獻媚求榮。或敕封金闕玉皇。或敕封玄天真武。或敕封三界伏魔。獨不思帝王不能以天下與人。反能與人以玄天三界耶。鴻名

且不可以謬假神器尚不可以力爭等而上之更可知矣。奈何歷來竟無一二陳善閉邪之大臣。直言其妄。明太祖乾綱獨斷。斥其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凡獄鎮海濱郡縣城隍。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歷代忠臣亦依當時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皇明文衡內原詔炳存。惟本原未得。斬草不除根。故廢而復起。然亦足以見公論自在人心。非我一人之私議也。其他如封神衍義。平妖傳等書。原係詖辭僞說。與水滸

西遊等一樣。皆好事者所爲。愚人反認爲真事。每見興工動作之處。怕有冲犯。卽寫姜太公神位在此。道路街衢。用一石條刊刻泰山石敢當五字。果然靈驗。何以疾病死亡。家家不斷。明者當熟思之。若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或云信之則有不信。則無此。皆甘心窮遁。不求明解之人。可爲痛哭者。此也。

佛中國佞佛之人。不究其大逆之罪。牽強解說。稱其輔弼世教。爲西方聖人。替他遮羞。粧體面。在他其大

無比。未必領情。徒然辱沒聖人之尊稱。罪浮於佛。今欲聲罪致討。當先數佛之本罪。佛之前世。且不必論。只據普曜經云。佛姓釋迦。號牟尼。父淨飯王。母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等語。生人有一定之正道。我中國白堯舜禹湯。以至孔孟。從未有剖脇而生之人。卽老聃剖脇亦係後人踵襲增添的話。惟因產婦氣凝血滯。交骨不開。催生無法。遂有剖脇而生者。此出於萬不得已。且係別人所剖。與兒無涉。倘牟尼亦因產難。

而剖。是災也。非瑞也。若不因產難。據彼妄言。爲顯入世之神奇。剖開母脇。則生而弑母。故犯情真。其大逆不道之罪一。又云。下地卽行數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自言。天上地下。惟我獨尊。查佛生於周昭王甲寅四月初八日。不過邊方小國之世子。唐時曾遣長史王元策。擒其國君阿羅那。順而歸。可知其國最小。去此亦近。乃現屬附庸之末。妄號獨尊。且生在天地之中。反常亂法。下地能走。能言。明知非妖。卽謊。但據詞。

定擬狂悖難逃。其大逆不道之罪二。牟尼居東宮。娶妻耶輸陀羅。生子羅睺羅。年甫十九。遠獵不歸。父死。國土爲五印度所奪。上棄祖先臣庶。下離少婦幼兒。流蕩忘返。其大逆不道之罪三。無國可歸。逃入雪山。苟延性命。圖謀恢復。因演轉生受報之說。以哄印度妖言惑衆。欺世誣民。其大逆不道之罪四。古人有言。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此句若說別人。未免太過。惟論佛之罪惡。猶爲不足。何必

再查別款。卽此弑母棄父。傲世欺人之四大逆罪。已不容於圮族。後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拚藏無父無君之重案。反尊爲聖人。稱爲輔弼。字彙等書。公然註釋。離經畔道。難辭鳴鼓之攻。猶可笑者。牟尼後來。偷生十三年。怙惡不悛。身遭十惱。迨至臥病雙林。背發惡疽。欲見迦葉。不得一面。毒潰而殂。小涅槃經內。狼載得明白。人皆諱而不言。捏造牟尼道成。顯容於華嚴會中。百寶莊嚴座上。法身大士。爲眷屬。無礙無邊。

爲報土。其哉惡。張國亡身之醜。而反以色相邪姪。虛
張身後榮華。旣私編十重四十八戒爲門戶。何以十
惱叢集。兩舌欺人。立法自弊。竟爲貪嗔癡之師祖也。
且過去現在未來。若果有恆河沙數之佛。怎麼牟尼
自號獨尊。何怪乎呵佛罵祖。戈矛卽生於本教。曾見
沙門語錄內批評。惟我獨尊之句。有云。此時我若在
旁。當一棒打死。與狗子吃。豈有乃祖乃師。而徒子法
孫。敢於如此毒言痛罵耶。雖本蓬蒙殺羿之傳。然衆

畔親離。至於此極。已甚於火書廬居之滅除矣。舉世多人。終不能棄暗投明。何哉。

輪迴佛氏之邪說甚多。有信而不行。如念佛布施放生戒殺等事。口中莫不唯唯。然而一聲不念。一文不捨。烹宰肉食。毫無禁忌者。尚不乏人。獨輪迴一說。不辨是非。深入人心。這是什麼緣故。我想並無別意。總因不認得自己的靈魂尊貴。只認知覺運動爲性。所以容易被他哄騙。在愚笨的人。猶可推說。若是讀書

的人。不用說別的書。卽一本孟子。所講心性的尊貴。如良貴良知的話。不啻一而再。再而三。告子不認得性。孟子反復辨明。併說破人性與牛犬不同。是輪迴未傳中國。辨輪迴的話。早已炳若日星。今計其變害之弊。多係口內不堪說的話。沒奈何不得不略提大概。喚醒迷途。楞嚴經係佛門上乘。內將卵胎濕化之人物。盡歸於情想合離。想愛相結。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據此。是祖父死轉爲子孫之後代。妻女死轉爲後

代之婚姻顛倒尊卑莫此爲甚。這不是敗壞人倫的大弊端麼。又言。羊死爲人。人死爲羊。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汝負我命。我還汝債。經百千劫。常在纏縛。據此世上的人。必不食不衣。槁木死灰而後可。若云掃地。畏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如此悖理矯情之偽術。可有奉行不犯之人乎。故由羊而推。一年之債。萬年不得清楚。不出幾十年。人人盡爲禽獸。賞善不必天堂。罰惡何須地獄。這不是滅絕世人的大弊端麼。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人所共知。若講輪迴。請問那始
初之人。是怎麼輪迴的。以人轉人。則前人未死。而後
人生育已多。且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烈山澤。驅蛇龍。
事田獵。製網罟。牛羊以祭。鷄豚以養。如此傷生害命。
何能得轉人身。以物轉人。蠢然之物。有何功德。遽能
轉賤爲尊。况弱肉強食。彼此之殺報甚多。又何能得
轉人身。倘果如其說。殺生之人。死後必爲禽獸。後世
人多。俱係禽獸所轉。明明被其嫂罵而不知。這不是

毀辱古今的大弊端麼。人之善惡若待輪迴受報靈魂不知前世。肉身又係另生。賞非其賞。罰非其罰。這不是有天無日的大弊端麼。人之生死雖多。物之生死更多。卽以一日而論。物多於人。殆百千萬倍。倘一命必還一命。怎麼抵償。且佛亦人類。所用牛皮鼓羊角燈。蠶絲織的錦緞等物。非生命耶。如爲佛而用。不必抵償。豈獨私而不公。此命作何着落。如現成之物。原不必抵償。則人人都用現成。誰爲宰殺。這不是斷

人日用的大弊端麼。猶有甚者。輕生尋死。及淹溺子女。俱望好處托生。子女不賢。或費錢天死。卽說少他的舊債。夫婦不和。親朋鬪殺。俱云前世冤家。姪人妻女。拐騙貲財。都是三生有幸。充其類。弑父弑君。無非夙孽。教忠教孝。盡屬虛文。這不是害義傷仁的大弊端麼。從來禮樂以化君子。刑罰以儆小人。乃治國之常經。自有輪迴之說。斬絞凌遲。俱無畏懼。每聞盜賊將刑。尚昂首狂呼。我過了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怕

什麼。這不是無法無君的大弊端麼。人情莫不欲富貴。彼云當敬佛法僧。必有大利益。不報於今生。必報於來世。貪者被其迷惑。往往傾家不惜。謂之結歡喜緣。法華經內。更有施捨肉身。手足。妻子之語。援引女獻寶珠。立地戒男的故事。信此詐言。遂致男女往來。不以爲羞。燒指臂。點肉燈。不以爲慘。活妻塑像。書名獻神做妾。不以爲醜。閩女童男。每年賽會迎神。遊街扮戲。不以爲無耻。這不是漁色盜財的大弊端麼。富

貴人求明前世的本身。彼卽回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這種混話擺着。是逃遁支吾。反奉爲醒世名言。奸僧欲滿其心。希圖厚賄。或密題啞謎。使其自得。或捏造機關。使其自悟。或假傳古蹟。使其自知。不獨本人現遭愚弄。轉展相傳。遂成托生的實據。這不是鬼蜮藏奸的大弊端麼。佛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不墮輪迴。今口外烏思藏活佛轉生。已十數代。是輪迴佛且不免。因非真實之事。

匠心更改。惟知利之所在。前言顧不得後語。查活佛始於元世祖忽必烈。封西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死後又覓一初生之兒。認爲活佛轉生。世世如此。並不戒殺鹿豕牛羊。任意恣食。這不是捉生替死的大弊端麼。雖非鴆酒毒刀。更滋隱害。若欲推其流弊。豈止十端。近來善知識多有轉口白解云。這是爲愚人說法。前無論迴善惡的報應。就在眼前。可笑此種人。靈魂的來踪去蹟。善惡的永賞永罰。一些兒不知道只

學成順口逢迎。取人悅服的秘訣而已。獨不想做醒
愚蒙。自有正經大道。枉已決不能直人。借名掩飾。恥
孰甚焉。我今不避嫌怨。痛切直陳。是虛是實。是假是
真。當信不當信。天下之大。兆民之衆。必有能辨之者。
亦必有撥亂反正。以熄此邪說者。

占上來書云。占卜本於周易。周公卜世十年。中庸現
手著龜都有証據等語。畫卦始於伏羲。爲文字之祖。
並不曾說畫卦爲占卜之祖。爻辭大象。係文王周公

於憂患中。指當時之事而言。故多用比喻。以爲誘掖
獎勸。只看謙卦六爻皆吉。明係正心誠意之書。卽孔
子亦言學易可無大過。並不曾說學易可以占上。旣
引現乎著龜爲証據。何不引臧文仲居蔡的不智爲
証據。龍虎蛇雀。子父財官的話。創始於漢時京房。魏
時管輅。晉時郭璞諸人。從前並無其術。怎麼把周公
之上。拉來做証據。我們單論現在占上之法。可用不
可用。不必拉扯古人。請看後世服食動用之間。周公

不會用過。五經四書上。不會提起者甚多。或因法勝於古。如曆法。推算日食月食。次次絲毫不錯。或因物利於人。如眼鏡。助人目力。人人用之有效。如此之類。不可勝言。誰肯說古無證據。今不可行。若占卜之法。並沒有一毫效驗。徒借古人爲支飾。何以服人。眼見占吉而反凶。卜凶而反吉者。竟屬常事。所說晴雨豐荒之兆。誰能包管無卜不靈。偶中一二者。係事情湊巧。與術何干。不過是攔江大網。撞得着則歸功於術。

撞不着。卽置而勿問。豈特卜者騙人。卽求卜者亦皆自己哄騙自己。非怨人學術不精。卽自疑禱告不虔。再不肯認他本來虛僞。俗人所說。一日賣得三擔假。三日賣不得一擔真。正爲此輩而說。以羲文周孔爲招牌。以神煞干支爲貨物。以姜太公。張子房。諸葛武侯。劉伯溫等爲字號。捏造九天玄女等名爲護法。由六壬課而變出梅花數。生生數等法。由蓍草而變爲銅錢。由龜卜而變爲羊卜。卽神廟內的打筮求籤。皆

從占卜中。所生之枝葉。總而言之。憑他巧立名色。鋪排奧妙。不過是拈鬪擲色之法。假如用唐詩千百首。編定上中下吉凶。隨手拔出。據辭判斷。必與易數籤經。一樣的靈驗。龜板亦然。不論磚瓦等物。亦可燒紋斷事。何必乞靈於土神木偶。枯草敗龜之頑物。明此八面風的來歷。猶冥然不悟其非。真無藥可救矣。況古人有重龜不重筮之言。又說龜書已失其傳。夫重者且能遺失。何有於不重之筮。且當時原有玉卜瓦

上等法。則龜之無靈。早已見及。所以周公的卜世三十。十年八百。或本國家神道設教。或本後來楚子問鼎。王孫滿借此回覆。均未可定。但三十八百。必係彼時說慣的成語。課中無此定數。只看召誥。借夏商以戒成王云。惟有歷年。我不敢知。這一句話。說之再三。是同朝之召公。卽不以周公之卜爲據。到了七百年。孟子云。數則過矣。豈孟子不知周公之卜耶。洪範內的稽疑。亦在皇極三德之後。林氏解曰。人事不盡。雖

吉何補。話簡而意深。說得狠透徹。再看後世。金甌上宰相。與拈鬪相類。並不曾供奉神道祖師。亦不曾借重著龜籤筮。爲何舉世若狂。易惑而難曉也。

選擇擇日有兩樣。一爲人事之便與不便。此必不可少者。一爲星辰之吉與不吉。此必不可信者。如論人事。凡發喪嫁娶。豎柱上樑。出行移徙等事。當先定準日期。以便備辦物件。事既不忙。人亦省力。可免臨期慌錯。亦不致任意遲延。故爲此擇日。必不可少。如論

星辰查黃曆內。每日條下。所開甲子乙丑等六十個。干支。金木水火土五星。角亢星房等二十八宿。執破。危成收開閉建。除滿平定。十二個黃道黑道的各名。色。皆憑人排定。周而復始。今究論之。只可爲本日不同之名號。假如甲子日。又名金星日。又名角宿日。又名執日。一日而四名。就像正月初一日。或又稱元旦。或竟通稱朔日。或稱履端穀旦之例。除此稱呼之外。別項使用。便屬異端。因天干地支相合。只用以編歲。

次以紀月日。與一二三四的數目相同。並無五行生尅之理。水火金木土穀。本大禹謨之六府。去穀而名五行。見於箕子九疇。大禹金先於木。箕子木先於金。原文內因係民生日用之所必需。故皆首重。何曾說到天上的星辰。何曾說有生尅。萬物之消長榮枯。眼見一時俱顯。又何曾限定此來生彼。彼來尅此。既無生尅。有何吉凶。至於日月星辰。無知無覺。斷不能主管禍福。所立星宿名目。皆係比方。以便稱呼。認識實

與本星宿無涉。黃曆內不過挨次編列。若說星宿之行。又與本日無干。豈能因虛名而施實效。卽舉一狼星而論。星本非狼。由人而名。指爲盜賊之比象。占家就把狼星主管盜賊。獨不想人人常說。虎狼爲惡人之象。爲何吉凶禍福兩不相關。世間的真虎狼。旣不能主管惡人。天上比象之狼星。更不能主管盜賊。其義甚明。狼星旣無主管之能。則五星二十八宿皆無主管之能。其義亦可類推。星宿尚不能主管。反認執

破危成等字爲吉凶。豈非虛而又虛。妄而又妄。耶。國家頒行正朔。丕揚一道同風。使民無貳志。此帝王經世服物之大權。並不以吉凶爲務。選擇一事。因非實效。從來曆科。不曾經管。可笑民間。凡遇動作。有錢的人。卽問星家。無錢的人。卽看黃曆。只用開成等好字的日子。那閉破等字。都不選用。這就是古怪的種子。存在心中。必然生出許多枝葉來。如耳內聽的。口裏說的。俱要順利話。眼睛見的。俱要吉祥好事情。寫的

字。都要喜慶語言。喪家不可成雙。怕犯重喪。做親的。不可成單。恐遭拆散。偶然撞着不如意的東西。必自恨沒時倒運。別人粗心冒犯。卽視爲呪咀。疑爲魘鎮。甚至鵲叫鴉鳴。莫非先兆。童謠亂夢。盡屬機祥。諸般忌諱。總起於選擇之根。殊不知吉凶禍福。全係天主掌管。吉凶禍福之來。又看本身善惡。所以說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豈有上不靠天主。下不問本身。只把那不合正理的五行生尅。無知無覺的星宿。黃道黑

道的字音。認爲吉凶。好像禍福之權。只要一顆星。一句話。一個字。一聲鳥兒叫。都能做主。降殃降祥。誠恐君王使喚臣民。家主傳呼奴僕。亦未必這樣畏威懷德。請將此說轉問選擇的本人。自己亦覺可笑。倘疑根不斷。現有試驗之法。曆本內所開黃道吉日甚多。請揀一個頭等好日辰。赤身深入虎狼之穴。縱然逃命生還。尚說不得日辰的效驗。倘或竟遭虎口。則吉星安在。如此之事。不敢輕試。亦明知無用。是真且賊。

寇忽來。決不能因日犯凶。神聽其搶擄。猝然暴病。又豈能因時辰冲犯。不用醫家。事莫重於征伐。武王以往亡日興。紂以甲子日亡。禮莫重於喪葬。古人定制。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期後期。俱屬不合。葬書內。巳亥日下葬最凶。查春秋時。此日葬者。十有餘人。又子太叔云。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卽此數事。便知古人隨禮隨勢而行。年月日時。俱不選擇。况現在尚有。不許選擇的。憑據國家三年大比。選拔人才。係

最大之典。較之民間進人口。會親友。孰重孰輕。乃定例。辰戌丑未年的二月初九。十二。十五。爲會場。子午卯酉年的八月初九。十二。十五。爲鄉場。從不更改。豈年年此日。俱是天恩。上古耶。如此定例之事。不獨科場。夫黃曆頒自朝廷。一切大典。多有不會議及者。可知或宜或忌之條。非專謂吉凶而設。已昭然顯著。苟以爲不然。何故同日出行。而禍福存亡。趁錢折本。各各不同。一日做親。而有子無子。到頭不到頭。又各各

不一。所以孟子專重人和。有斥狐虛旺相之天時。雖其書讀而不信。敢云所言不合於理耶。我今再說一句操總的話。這星宿日時。天主爲人而生。都是好星宿。好日子。好時辰。全在白已及時。修省爲善立功。沒有片刻不好的時候。若怕他生災作祟。或疑心衝犯。遊神皆係自投羅網。何苦以有靈之人。受制於無靈之物。請將忌諱之心。豁然消釋。庶幾放開束縛。可還吾尊貴之本來。

符呪古有祝由科專尚符呪因除疫爲名遂與醫學混做一家至今走方賣藥的還有用符呪騙人之術正經醫家從不肯提起所有靠此營生者莫甚於羽流妖道師公師婆魘殃鎮壓之輩查羽流妖道名色甚多如正一道士火訣道士茅山道人法官法師等不可勝數師公師婆卽男巫女覩魘殃鎮壓卽蠱毒魘魅現在十惡不赦之條這一班人都倚着符呪爲出子貨遇有災病許保平安尤可笑者每年五月初

五日大小人家掛黃紙符一張。上有印信。係法師名號。九疊篆文。與前代的官印一樣。謀求小利者。照式印造。費幾文錢。買一張。卽能驅邪逐鬼。其符呪內。不說玉皇的教旨。就說老君的律令。彼旣僭用此名。應該查究他的實據。國家的敕令律法。出自人君。其奉敕按律之人。必係朝廷的大臣。印信必須於禮部。除此之外。就是假傳聖旨。私雕假印。罪當斬決。玉皇老君。原係姓張。姓李的凡人。從何處得有掌管鬼神。轉

禍爲福的權柄。果係真事情。難道不論什麼人。容他刻一顆木印。隨手胡畫幾筆。披髮仗劍。隨口吆喝幾聲。邪魔就怕了他麼。倘或真有效驗。亦係邪魔從中擺弄。誰敢放心大膽。公然橫行。毫無怕懼。這就明明知道是虛假的東西。不過像那戲文場上。稱孤道寡。乞兒口內。御筆欽差之類。在窮漢愚人。借此騙錢。不分真假。惟利是圖。無足爲怪。可怪者。家家戶戶。欽此欽遵。是何道理。若說理雖不合。事實有效。如驅病之

符百發百中。驅鬼之咒。念動卽靈。故不得不信。果爾則奸盜詐僞之事。理雖不可。因利益甚多。不得不做。這樣的話。恐正經人未必肯依。其不依之故。明知利小害大。惟此符咒。止知其效。不知其效之假。效之害。故有此言。怎麼是假。請看寒熱往來之病。不藥而愈者甚多。口用符咒者。未必不兼用醫藥。果能將諸藥不效。臨死的重病。畫一道符。念一聲咒。立時全愈。治十個好。十個治一百好。一百纔可說得符咒有靈。有

了這樣的靈符神呪。人都可以不死了。今並無此效。連他自己畫符念呪的人。要病要死。則所效者。如何說得不是假。如何說得百發百中。怎麼是害邪神惡鬼。惟受制於天主。俗人不知來歷。見有不怕邪魔的人。就說他運氣高官星旺。邪魔將計就計。順手牽羊。哄他自誇威力。不信天主。當知此類。除了造化天地。神人萬物的主宰。憑他大聖大賢帝王卿相。他都一毫不怕。若其人。果有認真制服之能。必由天主的威。

靈而來。不由天主者。皆係以魔驅魔。猶如勦奸去惡。地方官的權柄。皆由君命而來。不由君命者。卽係以賊退賊。因邪魔的本意。總要哄人認他爲主。故不拘何人。皆樂從呼喚。東頭不着。西頭着。只要一處上檔。使人不復知有正經的天主。就滿了他害人的賊志。與那爺做主人兒。做客的法子一樣。使別客不知有正經的主人家。以便謀財害命。這就是凶神助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的真緣故。今佛家盛行者。有諸佛

菩薩等呪自號真言持誦千萬遍。官位男女隨求隨得。呪盡胡言捏爲肉髻內湧出。現在準提呪流傳甚廣。又道家盛行者。有請仙扶乩之術。專言未來隨問隨答。其實乩上之字。多係活人手筆。設有自己動搖書寫。卽係邪魔借此哄人。種種網羅窮工極巧。人見此魔有效。卽信爲正神。忽聞彼呪有靈。又信爲正法。殊不知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以暴易暴。不知其非。把那做事的本人。聽見的旁人。一齊都被他網住了。聰

明死心蹋地深信不疑。攻乎異端之害如此。所以說
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怎麼敢因事情有
效。遂輕易信從。查邪術之最靈者。莫過於唐太宗時
所傳西僧呪人立死立生之法。太宗試之甚效。獨太
史令傅奕奏稱邪不勝正。請以呪臣。臣必不死。帝卽
命西僧呪之。傅奕挺然無恙。少頃西僧自身倒斃。事
詳正史。可知一切符呪靈與不靈。都與西僧同類。世
之侈談符呪者。何不以傅奕爲師。世之畫符念呪者。

更當以西僧爲戒。

相面相書甚多。目下通行者。莫過於麻衣神相。然開口就說相。隨心生。相隨心滅。則此術雖存。並無甲處。已經和盤托出。不打自招。無庸多辯。然舉世之人。猶羣然信從。不肯放手。總因妄想富貴之心甚切。明知不準。何妨妄言之。而妄聽之。今欲拔去其根。非欽崇天主。遵守聖規。斷難家喻而戶曉。因奉教之人。知有天主。故富貴不敢妄求。知有身後。故富貴又不必妄

求雖有好相。相之何益。今此理不明。應數其虛謬。以聽人之自悟。嘗聞舜目重瞳。項羽亦重瞳。何仁暴竟如柄鑿。陽虎貌同孔子。何奸良迥別天淵。且一人之身。始貧而終富。先賤而後尊者甚多。彼必云步位之故。自天庭以至地角。因有有限定的年分。遂有不同的運氣。獨不想人之年運。時時俱遍週身。豈有某年在眼。某年在鼻之理。此身之由少而壯。由壯而老。就像花卉一般。由葢而華。由華而落。與吉凶無干。彼乃借

此分派步位。限定歲年。以爲富貴貧窮之証。抹煞天
主宰制之大權。將一派八面風的話。高擡時價。擡着
一兩句。挨身便入。人見生平果有榮枯。相貌原分好
歹。遂信以爲實。豈知風土不同而顏色亦殊。飲食不
同而體格亦殊。地位不同而舉動亦殊。並不與吉凶
禍福相連。世襲之家。生而卽貴。賤相亦受榮華。奴婢
之兒。生而卽賤。貴相亦遭卑辱。此皆眼前常有之事。
若說猫犬馬騾。尚傳相法。此與人之秀者可習文。強

者可學武相似。係相其能力。非相其吉凶也。若說醫家看病。望居其先。係相其氣色精神。以揣度病之輕重。非相其年運也。倘必以面貌之凹凸高下。長短濶狹。爲吉凶。豈樹木石塊之類。亦有吉凶耶。舍本身生活之靈魂。而從事於形骸。真惑之甚者。

算命相面者。借有形之耳目口鼻。以哄人。尚可謂由真而假。算命者。借無形之年月日時。以哄人。更可謂假而又假。因干支只可以記數目。並無生尅。前已說

過與本身沒有相連的道理。各樣物件亦然。造成之後。好不好。久不久。全在人怎麼樣使用。與那造起的日子。一毫無涉。今以無理之生尅。預定未來之吉凶。豈不是假而又假麼。但我只說沒有生尅。只說六府五行。都爲民生日用。不說明沒有的緣故。人必不服。况欲闢算命之假。必將生尅之非。說一個透徹。庶幾拔本塞源。然虛空淌洗。支節攪纏的話。說他一世也說不清。須就眼見的實事而言。纔能明白。木種入土。

者可學武相似。係相其能力。非相其吉凶也。若說醫家看病。望居其先。係相其氣色精神。以揣度病之輕重。非相其年運也。倘必以面貌之凹凸高下。長短濶狹。爲吉凶。豈樹木石塊之類。亦有吉凶耶。舍本身生活之靈魂。而從事於形骸。真惑之甚者。

算命相面者。借有形之耳目口鼻。以哄人。尚可謂由真而假。算命者。借無形之年月日時。以哄人。更可謂假而又假。因干支只可以記數目。並無生剋。前已說

過。與本身沒有相連的道理。各樣物件亦然。造成之後。好不好。久不久。全在人怎麼樣使用。與那造起的日子。一毫無涉。今以無理之生尅。預定未來之吉凶。豈不是假而又假麼。但我只說沒有生尅。只說六府五行。都爲民生日用。不說明沒有的緣故。人必不服。况欲關算命之假。必將生尅之非。說一個透徹。庶幾拔本塞源。然虛空澗洗。支節攪纏的話。說他一世也。說不清。須就眼見的實事而言。纔能明白。木種入土。

以水漬之。以太陽照之。然後根幹枝葉漸次而生。當
土火水未有之時。木既不能自成。亦無着脚之處。此
人所共知共見者。若使木能生火。木性必當極熱。何
能以極冷之水。生極熱之木。果然木生於水。木應爲
水之子。果然火生於木。水應爲火之祖。以祖孫而相
反相滅。有是理乎。且土金木未有之時。水存何處。倘
以鑽燧取火。爲木能生火的憑據。則石中未嘗無火。
石係土類。怎麼不說土而說木。水之潤澤。物盡賴之。

何獨於木。土之厚重。物盡生之。何獨於金。再論其相。尅之能。彼此更無一定。杯水必不能尅車薪之火。燿火亦不能尅一鈎之金。懷襄之時。水且尅土。咸陽一炬。木石俱焚。只視其勢之強弱。何如耳。或者謂五行之生尅。論理不論事。論事則涉於粗跡。不合精微之妙道。豈知有物纔有則。故事雖因理而後明。理必因事而始顯。若離事而講理。便涉空虛。無非支飾。反認爲奧妙精微。必至頭頭撞網。脚脚踏空。人能被異端。

之籠絡。皆因此處未明。不獨算命一項。惟有據事以斷。則窮理必真。往古來今之疑案。可決於片言。生尅之謬。如此算命之假。何庸筆禿唇焦。嘗讀孔氏之書。有云。居易以俟命。又云。見危授命。又云。死生有命。又云。惟命不於常。既然說一個命字。必有出命之主。猶如一家之人。受命於家長。一國之人。受命於國君。誰能預先算定。只看惟命不於常這一句。就知有命而不能算。比不得日月交食。五星凌犯等事。有一定推

測之常法。故平居則順受以俟之。臨難則委曲以授之。憑他什麼人。惟有見幾而作。斷不能先事而知。今瞽目之人。多靠算命占卜以營生。豈有眼者。只可見幾。無眼者。反能先知耶。笑人問道於盲而不笑自己。何哉。然則欲求安富尊榮。排算八字者。不獨未聞天主。勿貪勿慾之聖規。併未聞素位而行之道也。

看風水古來造屋築墳所講的方向風水。原係相稱相宜的道理。並無吉凶禍福之言。後人營求富貴無

縫不鑽奸巧之徒。遂因山水之形勢。捏造吉凶。投其所好。宋司馬溫公。及趙汭等。皆罪其謗造化而誣生民。欲焚書以絕其術。詳唐荆川稗編五十八卷內。但只說誣謗二字。不說明所以誣謗之處。被惑之人。必在半疑半信之間。縱然焚書不能斷絕。故不得不瑣言繁瀆以剖明之。然其要。只有兩端。一係山之形勢。並無吉凶。如某山有龍鳳形。某山有虎狼蛇蝎形。人因其果然。遂信之。獨不見雲霞之千態萬狀耶。比之

山水雖虛實不同。其生成之理則一。又不見樹木之怪相奇形耶。比之山水。雖大小不同。其生成之勢則一。今雲霞無降禍降凶之禁忌。樹木無召福召吉之神通。獨山水有之。憑何証據而造此妄言。請看五金八石。卽一拳之大。必然空穴甚多。豈有高山大地無自然之空穴。由冷熱燥濕之不同。致赤白青黃之各色。生植之物件。件件如此。豈有高山大地。不隨步以換形。乃術家借紆迴曲折。爲真脉真龍。借左右包裹。爲

真山真穴借穴中之熱燥爲得氣之生借土色之赤黃爲得形之正房屋之方向亦然某物衝犯主家長刑傷某向無情主家庭消敗如此之言不一而足論人之外形較之墳墓房屋關切尤深然富貴之人不能因愁容而卽卑辱貧賤之人更不能因喜色而卽尊榮只看戲場上的子弟可知外形之好友全不與吉凶相連以最近最親之本身好形歹形尚然無凶無吉則身外之墳墓房屋等好者不過美觀歹者不

過醜看與衣服車馬家伙什物一樣斷不能因好而生吉。因反而招凶。其義易明。舉世之人。竟以吉凶禍福問之。無靈之風水山川。年神之三合四衝。非誣謗而何。一係人之骸骨。並無靈應。請看父母之心。誰不願子孫興旺。然在生智勇俱存。尚難助其成立。雖德如堯舜。不能使其兒爲守成之主。豈有死後無知無覺之枯骸。有何神力。反能騰庇後人。若果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我有幾樁事情。問一問。彼必理屈辭窮。無

言可答。一問現在之人從何而來。彼必云由上古生
生不已而來。夫上古嘗有不葬其親而委之溝壑者。
豈溝壑中皆子孫興旺之龍穴耶。不然何後世之人
日生月盛。至不可數計之多。且鄉風各別。葬法不同。
有火葬者。有水葬者。有公塚挨葬者。此方之人爲何
子孫壽夭。富貴貧窮。俱與看風水的地方一樣。一問
吉穴既能招福。凶穴亦能招禍否。彼必云吉凶俱應。
然則祖考之穴。主長孫貧賤夭亡。父母之墳。主長子

百年富貴應此必不能應彼。怎麼說得吉凶俱應。既有不應之穴。所應者。斷非風水之靈。一問左旗右鼓之山。必生武將。前幃後屏之墓。必出文臣。不識子孫可弗學而致耶。彼必云。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郎。不學之人。如何做得將相。既然如此回覆。則骸骨之無靈。不用他人分辨。卽此一言。便成鐵案。情真罪實。又非誣謗。而何兩端旣竭。百喙難逃。况現行風水之書。莫甚於雪心賦。滿紙妖言。總歸於福由心造。此預爲

躲避脫身之計。遮掩後來不效之羞。眼看業此之人。非各自爲說。卽苟且通同。弊實甚多。從無一定之規。足見本來原非實據。比不得黑是黑。白是白。難以混淆也。若要牽捨川嶽鍾靈的舊話。此專指形身之氣質。各隨水土之清濁而言。並非廕子之說。今查歷來精此風水之術者。首推郭璞。奈廕未及子。刑已及身。何謀人甚智。謀已反拙耶。總而言之。人子事親葬之以禮。使心無遺憾。係有生之大事。乃以父母之骨殖。

公然圖利謀財。往往暴露以待佳城。又或屢遷以就吉穴。尚忝顏於仁人孝子之中。忍心極矣。毫無實濟。敗壞倫常。此司馬溫公等。所以深惡而痛絕之。今誣謗之處。旣明。若良知未昧。書雖不焚。術當永絕。其不能遠絕之故有二。一因貪小利以媚人。一因貪大利而受人之媚。然每見貪心不遂。以致構訟結冤。弟兄叔侄盡成仇敵者有之。倘轉念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徒然捏誣造謗。謀利計功。又何如陋巷以居。藁棺而

葬不失爲正誼明道之人。

祈晴禱雨晴雨關乎年歲旱澇必事祈求此古法也。然傳其名不傳其意所以先王之學術一變便成異端。究其首惡總由佛老兩家佛以戒殺斷葷爲善老以呼風喚雨爲能故每年晴雨失時地方官必先禁止屠沽冒齋戒之美名論其背逆之罪不減於梁武帝之以麩爲牲禁屠不效又繼以法官妖道搭臺設位如演戲一般甚至以犬血活人爲法物以召魔遣

將爲神通論其狎侮之罪更浮於商武乙之射革囊
城市鄉村俱有龍王廟平時俱獻不絕旱與澇俱往
禱之禱而不應卽迎神賽會效而後止各寺廟皆誦
經拜懺廟門前大書叩天祈雨或叩天祈晴四字以
顯其福國佑民獨不思蒼蒼之天並無主宰之權佛
係死過之人自顧尚無能力龍係鱗蟲之長春起而
冬蟄何能行雨若說叩天是叩天主爲何不說明白
眼見所供所求並非天主只因良心難過提一天字

以飾其非。若說佛能救苦救難。三洲感應。則平時已竭誠供奉。不應聽其再有此災。若說龍非鱗類。係金龍四大王。查宋末元初。有浙江錢塘縣鄉民謝四。被溺身亡。好事者托名封號。後人踵事增華。旱澇一來。非鬼之祭。填街塞巷。幸而天主仁愛之恩。大公無外。久晴必雨。久雨必晴。猶如頑劣之子。傲悍之奴。爲父母。爲家長者。不忍遽絕。仍衣之食之。以俟其改悔。誰知提醒不遺餘力。而世人之愚昧更深。心滿意足之。

後仍歸功於龍王神佛。多人共感。有愿必還。雖賣產
賣兒。不能顧惜。異哉。受造物主之恩。而感激邪神。又
何異于承父產。而反戴父仇。難乎其孝矣。奉告世人
禱雨之法。莫靈於成湯。頃刻之間。甘霖千里。如此效
驗。非常。應該推類而求正道。乃向此抗違悖逆之龍
王佛老。叩頭禮拜。還愿酬神。係何主見。孰正孰邪。既
不能分別。是效非效。又不肯辨明。豈竟流而不返耶。
當知狂瀾必有砥柱。大惑必有解人。余日望之。

禳災打醮。醮禮始於冠婚。係教訓子女之典。後世廢而不可行。佛老家。遂竊取其名。以爲法壇之總號。今地方遇有火災瘟疫等。俱建壇打醮以禳之。不想此世是誰主管。我身靠誰生養。又不想禳災之人。向誰禱祝。失去本根。徒求熱鬧。不過是香花饒鼓之戲場。豈特災未能禳。還怕後來的禍福。尚難逆料。怎麼有此利害。從來人窮則反本。疾痛則呼父母。每見孩提之童。偶被外人欺侮。必奔投於父母之懷。似此降災示

警。正當反本而呼大父。一如童子之奔投。纔是正經道理。乃人人都知道疾痛必呼父母。爲何不知道災害必呼大父。你道我說的大父是誰。並非別人。就是全能全智。至善至公。生我養我。救贖我。賞罰我。惟一無二的大主宰。我們身前身後。沒有一刻不在天主掌握之中。故災害之來。呼號求救。係順情合理之至。允與不允。均屬天主之恩。猶如父之於子。或霽顏。或怒色。無非教養玉成。家長之於奴僕。或嚴義。或寬仁。

莫不凜遵。恐後若爲子者。離去自己的父親。轉向別人。爲奴僕者。背叛自己的家長。投身匪類。縱或偷安。旦夕。後來之患。愈久愈深。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若能將此比方。反復尋思。便知打醮。不是禳災。竟是惹禍。獨有古來大德之帝王師相。能知造物之主。敬之畏之。一切吉凶禍福。惟命是依。故往往有求卽應。只就我中國而言。烈風雷雨弗迷者。舜也。不禳災而災亦無害。迅雷風烈必變者。孔子也。鯉之死。廐之焚。畏於

世圍於陳蔡。一生災難。並不曾用着什麼羅天大醮。三寶法壇。皆因平日誠心反本而呼大父。故子路請禱。卽斥其非。今我們幸當天主降生之後。又逢正教昌明之日。倒不肯誠心反本。崇正棄邪。猶同流合污。自滋罪戾。豈真明悟不及古人耶。乃利令智昏之故耳。怎麼見得利令智昏。因世俗的禳災打醮。論他們本意。原不是爲民除害。只因圖利起見。一係坐收花利之人。僧道是也。一係爲首歛錢之人。土豪是也。一

係被騙出錢。妄求保佑之人。鄉愚是也。三種之人。合而爲一。加以邪魔煽處。鼓舞作新。宜乎正人非之而不顧。正理訓之而不知。若而人。正中庸所云。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也。至若病時之巫歌酌獻。野祭呼魂。死後之擲瓦掃房。出殃接魁等。猶爲乖戾不堪。明者必知其謬妄。毋庸縷述。

吃齋齋係古來原有之事。今現有正經的規矩。雖佛家變爲異端。而真理具存。豈因佛家之邪說。抹煞正

教之成規。我先把正經的說明。再說佛家的邪妄。中國古禮。有致齋。有散齋。致者。致精。致明。以齊其心志。散者。不歌。不弔。而變其服食。所說的變食。止於不飲酒。不茹葷。凡犬豕牛羊等肉。不在禁例。周禮鄭康成註。可証。所說的不茹葷。止有大蒜一種。註明葷菜。凡葱韭等。俱不註定是葷。說文解字可証。此中國三代以上的齋。今天主聖教所定公衆遵行之齋。有正志之內齋。有克己之外齋。內齋者。耳不聽淫聲。目不看

邪色。除了道義的話。不敢說。除了正經的事。不敢做。洗心滌慮。絕慾存誠。外齋有二。一係大齋。一係小齋。小齋止於減味。大齋更要減飧。減味者。減去禽獸之肉食。而水族葱蒜等。俱不禁忌。減飧者。止用午膳。晚間略食菓點數兩。這兩樣的齋。係聖教之公齋。每年春間有四十日。這是天主耶穌在世。親自嚴齋立表。後人年年遵守。每七日一瞻禮。前二日。必守小齋。以仰承神益。此外還有幾日公齋。或另有各人私齋。莫

不包藏聽命修身之深意。比不得佛家的齋。愛吃不
愛吃。都山得自己做主的。若說佛家邪妄之齋。既斷
魚肉。又斷葷辛。查五葷起於道家。五辛見歲時記。佛
則東坡西廩。變爲吃素。又覺吃素之名。很不冠冕。亦
附入吃齋之列。相混日久。竟以素爲齋。不復知有正
經的齋法。查他現在盛行的。有斗齋。有月齋。有六齋。
有八齋。有初一十五的齋。有三官齋。有觀音齋。有準
提齋。有長齋。有胎裏齋。各人各法。不能屈指而盡。究

其所爲第一。怕殺生害命。今世吃了半觔。來世要還八兩。巴不得少殺一命。少吃一口。少還一種債。其次。是求佛慈悲。增福增壽。雖千百其途。離不了這兩個主見。與正經的齋。名同而實異。可惜吃齋原係美德。並不肯說他茹素就是異端。因他主見錯了。所向又錯了。把這美德變成罪惡之媒。猶如小民的納糧當差。不遵王法。歸附跳梁之賊。豈止白費差糧。還增叛逆無君之罪。在愚夫愚婦。孤陋寡聞。或有好心而悞。

用者乃學士大夫博覽古今。嘗誇一物不知。儒者之
恥。何以率已律身。知國家有一定之禮儀。而存心養
性。竟不知名教中。有一定之成規。齋與素。葷與辛。都
不能明辨。無他。皆因不曾認得天地神人萬物的大
主。故諸事未能理會。若能端本澄源。分別正邪。沿革。
卽知禮以時爲大。古禮不當行於今日。轉生報應之
妄言。早該拒絕。更不當被其網羅。所當遵者。惟有天
地之上君萬民之共父。聽命守齋無違無貳。這纔是

爲下不倍的大經大法。有人說爲何吃齋不禁水族等物。當知靈魂之事。必遵教法。猶如肉身之事。必遵王法。無可那移的。今吃齋不禁水族等物。係教中定例。遵之則順。違之則逆。毋庸加上別的講解。但立法之善。包含許多妙處。不妨略提一二。外齋本爲克己而設。太過亦能傷身。惟此大中至正。使人無過與不及之弊。何善如之。古來狗彘雞豚。專以養老。穀與魚鱉。則爲小民平常日用之需。杜甫詩云。細微涸水族。

風俗當園蔬。可知禽獸味濃。水族味薄。原有分別。聖教公共之規。不肯強人以所難。惟此近情着理。人人容易遵行。善莫甚焉。佛氏戒殺之齋。白叟黃童習而不察。一聞聖教之齋。卽夫婦之愚。不用多言。共曉然而悔。從前之悞。其善更無底止。然當知種種妙處。皆推論立法之精深。與守法者無涉。守法之人。只知奉法惟嚴。不敢私自損益。故就本人而言。則爲克己之齋。就公衆而言。實爲遵命之齋。

念佛佛之本惡。我已粗粗說明。尚未說到害人之惡。今卽念佛一端。充其惡之類。更有不可勝言者。佛氏勸人不住口。念南無阿彌陀佛。可徑往西方淨土。卽得蓮花化生。橫出三界。所以老幼男婦。往往手持數珠。念不絕口。查西方國土。近來瞭如指掌。淨土蓮花等怪誕不經之說。諒已完全敗露。窮寇莫追。毋庸多辨。該辨者。阿彌陀三字。憑他翻譯什麼義理。不過佛的別名。南無二字。是投誠歸順的意思。既不是我的

主子。又不是我的君王。又不是我的父母師長。爲何擅自投誠歸順。這就是不該念的大緣故。若係天主的名號。必當起敬起畏。念念不忘。此非私意偏情。乃至當不易之公理。倘說不明白。我且借一個比方。請看漢朝揚子雲的法言。何曾不像論語。太玄經。何曾不像周易。因他學問無根。做人不妥。故從無家絃戶誦之事。今世上做人不妥的。莫過於大逆不道之佛學。問無根的。莫過於肆無忌憚之佛法。此非墜空妄

說亦非故意賤埋。只看他不認天主。自大自尊。就是無根的憑據。本立而道生。離了本根。就是不妥的憑據。若此之人。假令其身尚在。如穢如癩。惟恐絕之不遠。乃以數萬里外。死過數千年之人。無情無義。無德無功。時時念其名號。豈真死後。望他引人西方耶。欲入西方。不須念佛。有生之時。人人可去。若到死後。不是永賞。就是永罰。連那諸佛菩薩。也不能脫逃。一個大地之外。並無淨土。並無另外。還有一個西方極樂。

世界聞得從前善知識早已題破死去定為惆悵鬼
西天依舊黑濛濛何苦聽他說謊受他哄騙佛之生
前與人同等佛之死後與鬼同羣只管口口聲聲呼
他何益後來沙門變為念佛誦經俱係口頭禪盡掃
一切直談心性自誇見性明心立地成佛究竟都是
捕風捉影說有說無並不合敬愛修身之旨且見性
後戒可破律可犯觀世音托生異類鎖骨菩薩姪院
為娼此又因念佛粗淺捏造高明直捷之法豈知求

高不得而卑污更甚。求明無路而昏暗愈深。虛張捷徑而自欺欺人之罪。愈無底止。况念佛既爲口頭禪。參悟獨非眼前花耶。果係正經道理。雖聖人之言。尚不敢輕忽。若說到天主之命。更加非常敬畏。佛既上無天主。下無聖人。或廢或興。沒有一毫怕懼。所以要說念佛有許多好處。也由得他們。要說是口頭禪。不中用。亦由得他們。且從淨土蓮花之說。一變而爲無爲教。再變而爲白蓮教。再變而爲大成教。總團教。白

衣教禮教黃教。一炷香黃天道等。名色甚多。相傳有
正派五宗。旁門七十二之說。改頭換面。翻新出奇。都
由得他們遵照現行功令。緝拿無爲白蓮等教甚
嚴。若究其首惡。都從念佛而來。佛之不可念如此。然
則當念者是誰。當念者惟一天主。天主無所不在。誠
能顧名思義。念茲在茲。就像嬰兒之求懷抱。孺慕依
依。毫無勉強。必豁然而知。須臾不可離者。卽此也。造
次顛沛。終食不違者。亦此也。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

乎其所不聞者。無非此也。這纔是志道依仁之本領。彼竟離此違此。而惟佛是念。非自暴。卽自棄也。

燒紙頓終。追遠事亡如存。此子孫不忘祖父之孝思。因情而有事。因事而有禮。自初死以至掃墓。古來條款甚多。從不曾見有燒紙之說。今人訛傳既久。將正經的話不說。開口都是異端。如親友死故。或贈或賻。或弔。或唁。或輓。或襚。非助其衣食銀錢。卽慰以語言。濟以人力。字義可解。現在的人。一概不知道。只說弔。

紙二字。弔係安慰孝子的話。孝子現係活人。要這紙錠紙錢何用。讀書的人。俱奉孔子爲先師。孔子當日。以左駟爲弔。以麥舟爲弔。旣爲孔子之徒。爲何倍先師之法。不以生人日用之物爲弔。甘從佛氏。以紙錠紙錢爲弔。由弔喪以至送殯上墳等。皆把燒紙說在前頭。別的意思。俱不提。起有不燒紙者。衆共以不孝責之。遇有沒子孫者。卽嘆曰。紙也沒人燒。流弊如此。言之何益。然吾盡吾心。何妨。嘖有繁言。約而計之。

不可解者二。大可笑者四。害人心術者三。人因肉身要穿要吃。離不得銀錢使用。死後穿吃之身。已成灰土。靈魂無形無像。何處要用銀錢。真銀錢尚無用處。請問這燒過的紙灰。要他何用。此一不可解也。紙起於秦漢。三代之先。未曾有紙。紙錢又起於唐。晉漢之先。未曾以紙爲錢。此皆史冊可查之事。若果然死後要用銀錢。自開闢以至秦漢之人。死後何以度日。此二不可解也。天堂是人的本鄉。應該預修歸天的正

道乃聽信佛家預燒紙錠紙錢謂之冥資寄於地獄之庫。以便死後取用。荒誕無稽極矣。人多信而行之。是其心已定於地獄。無怪乎告以天堂之正道。而如墮如醉。此大可笑者一。各山進香。以燒紙爲首務。人家遇喜慶年節等。酬神獻愿。必彩畫神佛之像。加以黃丹銀錠。擲地而焚之。烈焰將完。澆酒數滴。拱揖而回。奉行者。毫不爲怪。豈卽佛家火葬之法耶。可以敬神。卽可以敬父母。爲何歲時伏臘。子孫不燒祖父之

容可以敬神。卽可以敬先師。爲何春秋丁禮紙錠不
燒孔子之前。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二者必居其
一。此大可笑者二。貪賍受賄。王法尚且不容。與受一
同治罪。若果係無私正直之神明。不必問他是紙是
灰。卽此假形僞像。亦難逃意苴之疑。何敢公然獻媚。
此大可笑者三。官街大路。憑人行走。若有阻撓。罔詐
之棍徒。必行拿究。今出喪之家。先用一人前走。手執
紙錢。沿途撒放。謂之買路錢。豈神道中。果有神棍耶。

此大可笑者四。父母去世後。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係孝道中當緊之事。只說一件。便可類推。假如父母平日。最喜周濟貧窮親友。當掃墓之時。與其多燒紙錠。紙錢。不如多備酒餼。共沾餘惠。此卽愛其所親之意。一有燒紙之事。自以爲孝道已全。諸事皆可緩圖。豈非一大害乎。助喪之禮。好處甚多。旣可以盡人情。更可以濟不足。一有燒紙之事。自初死以至終喪。惟紙錠一掛。黃旛一股。便爲弔禮。一撮飛灰。毫無補助喪。

家之處。豈非又一大害乎。修身貴乎實行。戒惡懼有後災。一有燒紙之事。自以爲多獻冥資。便成功德。罪孽雖多。消除亦易。僥倖之心。牢不可拔。此又害之最。大者。以不可解之事。而被人笑談。害人心術。歷來守禮之家。未曾議及。大失杜漸防微之意。或言古人焚帛。今人焚紙。事亦相同。殊不知焚帛之禮。卽焚香燒燭之禮。表其誠敬之心。本無別爲。與此冥資之解。大相懸絕。雖古禮固當損益。而魚目並非夜光。豈不聞

始作備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象人者。不可用。象金銀者。獨可用耶。在世不能點石爲金。死後倒能以灰爲寶。豈鏤錠之灰。不同於別物之灰耶。假銀不能用於陽世。紙灰竟可用於陰間。豈人見之爲紙。爲灰。鬼見之。爲金爲銀耶。果爾。鬼應爭取之。何紙灰尚存陽世耶。由是以推。凡人世間。一切虛無假偽之行。未必不借端而起。身任易俗移風之責者。請熟思之。

超度曾見佛家鐘鼓問答。內言梁武帝因誌公而見地獄的苦惱。問他何法可解。誌公說。鳴鐘一百八下。能除百八煩惱。故至今各菴觀寺廟。俱遵行不改。一說念呪施食。只用九連環的錫杖着地三築。地獄門卽開。冥魂齊來赴會。又說召請者非冥司之魂。係無主孤魂。念呪時。萬里之外。一時俱至。說雖不同。總不離超度二字。夫地獄係天主所設。困苦罪魂之處。卽據彼家言。亦有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十殿閻羅等。

管理。若果鐘聲百八。苦惱卽除。三築杖頭。獄門卽破。今日之鳴鐘者。朝朝不斷。做法事者。時時常有。獄內必無苦惱。獄外又多譙會。其樂陶陶。刑罰不得而加之。是造物之權。反不如用物之人矣。獨不想天主於一物未有之時。造成天地人物。分別賞功罰罪之法。而宰制之事。無大小。終古不移。以天神魔鬼之力。尚不能稍出其範圍。豈有鐘聲錫杖。卽能苦除獄破。果爾則能於地者。必能於天。能於大者。必能於小。何不

使人人共見之太陽。常在中天。除此黑夜。又何不使
年年一定之冬夏。盡轉陽春。除此嚴寒酷暑。且與其
苦而後除。人而使出。何不使其常生在世。不苦不入
更爲容易。乃共見者不能。一定者不能。容易者又不
能。有何憑據。而信其苦除獄破也。此與賣假藥者相
似。聲言預服此丸。夾打必不疼痛。犯人重價購求。到
那夾打臨身。疼痛異常之時。更多一層怨恨。今不思
欽崇天主。爲善立功。仰求真福。乃信此超度。恣意胡

行自謂死後多做幾次道場有何難事。到了萬苦齊攢。永無出頭之日。方悔生前悞聽人言。慟哉。信假藥者受害不過一時。信超度者受害必至無窮。請看梁武帝既能因誌公而見地獄。又能因鐘聲而除苦惱。似此廣大神通。何以侯景之圍。誌公不施一法。聽其餓死臺城。卽此便知真假可笑至今。尚有拜梁王懺者。此外如金橋銀橋。紙船焰口。蘭盂大會等名。千奇百怪。總因愚民甚衆。僧徒騙法又多之故。只就超度

而言侮衊之罪。世上已無相稱之刑。故所給度牒。俱寫囚僧。若非國家明正其罪。斷不肯以囚字辱之。雖正人豈無屈抑。此則名稱其實。如桀紂幽厲。百世不能改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彼既不能去自己之囚名。而大言不慚。能去真魂之囚具。惡顏極矣。

修煉前代京兆楊廷筠曾論老氏之學。謂其淺而易見。略曰。煉取三物。近在人身。不能作假。一也。藥物房中。理既不正。事亦不驗。難以哄騙明白人。二也。蓬萊

弱水既在方輿之內。又說與萬國不同。究其端委。無處掩藏。三也。秦皇漢武求仙不遇。人所共知。仙籙仙符。明係奸徒偽造。難施變詐。四也。人君求而不得。公卿以下。無從點綴。宋真宗之天書。道君之林靈素。雖極意恢張誇大。終不能以假亂真。五也。然京兆公。雖以淺近視之。而世之貪心不已者。往往借內丹以掩飾外丹。又借外丹以支吾內丹。悟真篇序云。拔宅者八百餘家。飛昇者三千餘人。只服金丹一粒。化凡骨。

爲金剛不壞之軀。併引軒轅騎龍上昇之事爲祖。此
卽掩飾支吾的口供。奈利之所在。不分真假。人樂趣
之趨利之心。一盛無理。亦爲有理。本係淺而易見。不
煩深辨之事。竟到了不容明辨之時。害莫大焉。書之
最甚者。莫過於東漢魏伯陽所撰。叅同契箋釋補遺。
代有黨援而註解。則拉扯朱紫陽之名號。使後人不
敢議其得失。可謂狡獪之至。然而大道爲公。豈因紫
陽註解而卽是不註解而卽非其言。曰金液大丹。與

釋家舍利子。儒家無極之英。異名同實。又云。乃主人
口。人化爲仙。飛形拔宅。與天長年。此等援儒入墨。肆
無忌憚之言。未必果經紫陽之手。况紫陽之祠墓現
存。何曾飛形拔宅。所引歷代修仙之人。如淮南王劉
安等。非受罪以死。仍災病而亡。求享下壽而不能書
之。僞造卽此顯然。毋容多贅。惟大義一明。則牛鬼蛇
神之伎倆。如見其肺肝矣。大義維何。人之生有二。有
有形者。有無形者。有形者。身心是也。皮毛筋骨血肉

臟腑之類皆與焉。總名之曰肉身。無形者。性命是也。明悟。記含愛欲。皆從而出焉。總名之曰靈魂。心統於身。非靈魂結合之。必不能明理達道。性由於命。非天主降衷之。必不能從無而自有。凡論身心性命之學者。此爲大道之原。乃首先當知之大義也。有形之體。有始必有終。繫辭云。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於息矣。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古來書傳中言之甚明。如大禹王所說。生寄死歸。孔子所云。朝聞夕可。洪範所開。

五福內的考終命。皆明示人肉身必死。惟有靈魂與身俱來。不與身俱歿。此大義之當知者。又其一也。物之成毀。由於造物主之全能。如春生秋肅。夜晦晝明。皆造物主主之。人惟有因時制宜。順受其正而已。雖至神大聖。必不能用人之力。使枯草復青。冷灰再熱。今吾身亦萬物中之一物耳。溯其材質。出於父母。而五官四體。佈置安排。又係誰的力量。反心自問。非造物主所造之身耶。既知造物主所造之身。而欲洗髓。

伐毛。易筋換骨。是草可復青。灰可復熱矣。能乎。不能乎。無能造作。而反能修改。有是理乎。此大義之當知者。又其一也。養心莫善於寡欲。今用矯揉造作之法。變爲採陰補陽之邪術。不想寡欲的工夫。反做此污穢之行。是何道理。况這外形。原可由人擺佈。膏粱者多弱。貧賤者多強。且聞民間。有一種無恥頑徒。南方名竹山。北方名搗剝。煉成髻腿。代受杖笞。雖遇酷刑。毫無畏懼。恐金液大丹。尚未必有此效驗。以竹山搗

剝不如之法。而騙人金剛不壞。長生不老。與那燒鉛煉汞。僞造假銀的外丹。腹爲鼎爐。炁爲火候。嬰兒姪女。返本還元的內丹。同屬僞言。此大義之當知者。又其一也。知靈魂肉身之大義。卽知腹中神室等名。無非借端編造。知有形無形之大義。卽知真汞真鉛的藥物。盡皆影響虛無。知順受因時之大義。卽知宇宙在手。萬化生身的話。徒滋傲慢。知寡欲養心之大義。卽知互用陰陽。續命添油之法。總屬荒姪。從此可曉。

然於神仙之虛妄。真正大儒。必不能自悞。以悞人也。至若導氣舒筋。推拿等法。係因病而施。並不是修煉長生。長生之權。全在天主。修長生之道。全在愛主。愛人。得長生之效。首在靈魂。倘能愛主。愛人。求永遠真福之長生者。不必鉛汞鼎爐。如探囊取物。萬無一失。若欲倚靠自己。修煉人之生死。有天主一定的正命。只有不遵正命。服毒早亡。受刑先死之能力。從無不遵正命。煉神服藥。辟穀延年之內丹。物之品類。又係

天主一定的材質。只有燒鉛成粉。煉汞成硃之能力。從無銅可變銀。砂能開點的外丹。如此說明。仍然積迷不悟。貪鄙日深。少不得到那停牀喘氣之時。必以余爲知言。然而晚矣。

娶妾人倫有五。而男女夫妻。生於天地萬物之後。道在君臣父子之先。爲五倫中首出之倫。惟生人之始。只有一男一女。配爲夫妻。並無一男二女。亦無一女二男。足見天主之定命。早已顯明。今卽就中國之字。

義而言。夫者。孚也。與妻有中孚之信。又扶也。與妻有扶助之責。妻者。齊也。與夫有均齊之位。又棲也。與夫有共棲之誼。從來名以義起。假使正妻之外。再娶偏房。夫失信。妻失助。位不齊。棲不共。現與夫妻二字之義。大不相合。上不遵天主之定命。下不合倫理之常情。一經說破。悖謬極矣。乃貪姪迷色之人。強借無後之說。以縱其私心。又引虞舜二女。交王小星禮記娶妾等說。以文其邪僻。獨不思古制之不行於今者。甚

多。皇居帝室。未聞有土垝茅茨之遺。玉軸牙籤。不聞有竹簡漆書之舊。後人之損益。既然件件遠逾於古。前人之行事。豈無一二就政於今。且舜文之厚德豐功。一言不及。而止說二女小星。豈舜文之所以爲舜文者。專在二女小星耶。况舜文之行。禮記之言。原在天主降生前。自天主降生後。一言一行。必遵天主之定命而後可。請看勝國遺規。尚不敢混行於昭代。今以前人一時之言行。而欲改天主永垂之定命。大非

舜文明倫察物。昭事小心之本意。再查禮記一書所
開冠婚喪祭之條。現在遵行者。十無二三。何獨於娶
妾一條。必奉之惟謹。至於無後之說。係孟子當時別
有所托。不可以辭害義。若果無後爲大不孝。則孝經
內應該首先訓誡。爲何通部不言其罪。伯夷叔齊諸
人。明知無後。反稱美之。宋處士林逋。隱居杭州之西
湖。不婚不宦。朝野共嘉其清高廉潔。死後謚曰和靖
先生。豈有大不孝之人。可如此讚誦耶。當知孝與不

孝不在有子無子。弑父者不因有子而卽仁良。盡孝者不因無子而卽忤逆。又當知有子無子不在有妾無妾。縱使因妾而有。有非其道。若說到家庭之害。不可勝言。夫妻必多反目。妻妾必起妬心。或妾生之子。私遭妻害者。有之。或妻毒難當。竟遭妾害者。有之。或妻不能容。賣妾殺妾者。有之。或妻妾俱有子女。因各人護短。致生仇忿者。有之。或弟兄叔侄。因嫡庶之嫌。累世成仇者。有之。種種起釁生端。在所不免。幸而太

不無事。止於諍語厲聲。或泣或訴。便稱治家有法。雖
夫妻兩口。保無交謫之時。然恩愛性成。終難割捨。異
常之變事。出偶然。此則不遵正道。必致後災。眼下之
多艱。猶爲小事。更有棄髮妻而親娼妓。遠家室而近
狡童。拂人之性。醜逾禽獸者。如此之類。亦因無後而
然耶。人於別事。往往酌古準今。揆情度理。獨娶妾一
事。任意縱行。不知利害。非不知也。驕奢淫佚之念。填
滿於胸。卽古人未曾做過。亦不妨自我創興。若以余

言爲妄証。古來多少無妄之聖賢。不以爲法。何哉。人
輕言濁。奉勸無能。欲盡愛情。尚陳片語。立女爲妾。人
所共知。服事內房。與奴同類。爲貪片時之僞樂。身
前身後。受害無窮。卽論明哲保身之道。亦不應孟浪至
此。獨不見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者。身且不顧。耶。今爲
守天主之定命。割此私情。事雖難。比不得死忠死孝。
况荒淫爲萬惡之首。而逆命更居首惡之先。彼克慾
存誠。乾乾終日者。猶恐懼不遑。何有於不畏天主之

人。我是以不得不泣血椎心。歔歔嘆息以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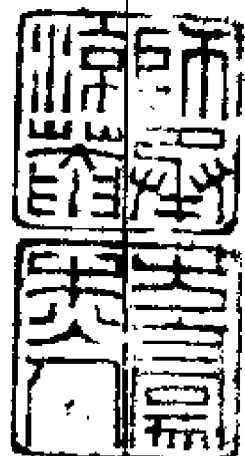
毀謗從來遭毀謗者。多在正道之人。語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今天主之道。係無可限量之高。何怪乎不可限量之謗。時起時發。只看天主耶穌降生在世。三十三年。莫非遭謗之日。自初生以至被釘而死。不毀其異端。卽謗其謀叛。迨後宗徒傳教萬方。承先啓後。迄今一千七百餘年。致命者甚多。悉從毀謗而來。我等既願爲耶穌之弟子。只知行吾之所是。誰毀誰譽。

聽之而已。當孔子時。門弟曾參。忽有殺人之說。其母明知必無之事。及連告三番。母亦投杼而起。今聽讒者。不同子母。造謗者。不止三番。少有不投杼而起者。然秦火尚不能燬三代之書。黨錮且不能滅名臣之跡。豈有天主親傳之正道。反懼人毀謗耶。現在教中刊布之書。不啻數百種。其大指。總勸人不貪世福。克已安貧。以求身後永遠之天堂。若使人人信奉。不獨久安長治。且使民間奸盜詐僞之徒。交相誠勉。改悔。

前非正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彰明昭著之極。何踪跡之可疑。奉教人家。從未有不孝敬祖宗父母者。設有其人。卽犯教中愛人首誡。同人必共責之。所以素來不孝者。多因奉教而改其舊惡。若說不燒紙錠紙錢。便爲不孝。家禮不作佛事。先引人不孝矣。似此求全之毀。何足重輕。惟看晦而復明。自然通以去塞。今之毀謗者。安知他日不爲大聖大賢耶。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皇上東巡狩



鑾輿至濟南之日特加惠於我西土遠人卽

差侍衛至 天主堂下問不期汪先生往江南弗

克應

召迨仲冬朔日

上駕幸金陵百官父老簇擁趨迎是時傳

旨問 天主堂在何處衆父老奏云在旱西門內次

三日晨蚤

差侍衛趙至堂備細詢問畢先生恭迎應對又問

昨

萬歲至濟南差我到 天主堂爲何無西洋先生畢

先生答云因汪先生來江寧看我故此堂內無

先生侍衛趙卽飛馬回奏復蒙

皇上遣別位侍衛至堂傳呼往見汪畢二先生俱坐

輿齊行隨攜方物四種而往將近

御前侍衛趙見畢汪兩先生至又進呈方物卽接捧

獻上

天顏喜悅傳

旨云朕已收下但此等方物你們而今亦罕有朕卽將此賞賜你們惟存留西蠟卽是准收遂蒙皇恩賜汪儒望畢嘉每位青紵白金又傳

旨密近

御座之前

天語慰問姓名年歲幾何何年至中華旅駐江寧幾載汪畢二先生逐一上奏

特賜各飲葡萄酒一盃叩頭謝

恩又蒙

皇上顧問你們在此何所恃以度日隨奏云蒙

皇上已開海禁今得西洋寄來用度

皇上又問你們亦知道格物窮理之學否隨奏云臣等亦畧知道又

問你們身上帶有天主像等物否畢嘉奏云臣見帶有十字在身卽獻出

御覽汪儒望奏云臣今身上不曾帶但臣等有帶有不帶後

皇上見奏對已久

俞旨令回至初四日

鑾輿啓行旋北出阜西門汪畢兩先生於 天竺堂
門前設排香案執香跪送手捧黃袱函載謝

皇恩七言詩進呈是時

皇上停勒御馬

駐蹕堂門

旨命接收啓袱

御覽

天容歡悅良久始行及至臘朔之三日

皇上回都臣南懷仁等恭趨海子迎

駕但前侍衛趙曾對汪畢二先生說你們蒙

皇上弘恩卽將此事情詳細寫書付我帶回京交與

南閔徐三位先生知道後奉

旨命將此帶回西書翻譯進呈適際是日閔先生

差捧

御筆往山西葬恩先生而歸復

命遂同南懷仁等携此翻譯之書一齊赴

朝進養心殿

御座前恭進

御覽一併叩頭謝

恩隨奏云遠臣生者死者均蒙 煥恩永報不盡
皇上喜悅隨蒙

顧問某省某處有天主堂否臣南懷仁等欽遵一
一俱奏臣南懷仁等伏思

上駕省方甫至東魯卽

倦倦注念我等遠人至金陵卽

名之慰問

寵錫厚頒尤尚于饗食資斧重厯

睿懷不啻家人父子自古柔遠之典孰有若斯之盛哉真所謂

至誠治天下肫肫其仁浩浩其天者也吾儕遠臣何幸而叨此優渥異數之

弘恩今敬勒之書策少申恭謝之忱復思無可仰報惟頌禱于

旻天上帝祝

天子萬年

國祚永享無疆之曆云爾

原身文集

五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

上諭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今南懷仁已有年紀聞
香山舉尙有同南懷仁一樣熟練曆法等事才
能及年少者爾等會同禮部問南懷仁是何姓
名舉出具奏又有善精醫業者一併具奏至十
三日大學士勒 明 同禮部尚書杭 持十
二日

上諭與南懷仁看隨詢問見在香山舉熟練曆法及
善精醫業者有幾人併係何姓名南懷仁答云

熟練曆法者僅有一位姓名安多若善精醫業者不知尙有人否大學士勒明卽將安多姓名奏

聞奉

旨南懷仁同居閔明我徐日昇兩人着二人同去是時南懷仁請

旨臣同居通曉曆法閔明我徐日昇今差那一臣同禮部官往香山舉欽取熟練曆法安多奉

旨着閔明我去十四日南懷仁閔明我徐日昇齊進

養心殿

御座前叩頭謝

恩蒙

皇上賜坐

天語慰問並

賜棹飯之時卽

遣御前太監翟捧銀五十兩

賜閔明我傳

旨云今

萬歲賜爾做衣服凡過山過水要保重途中不宜太
速明日卽

宣諭禮部官隨爾方便行走臣南懷仁等伏思受
此異數

隆寵復加愛惜周詳誠

高厚弘恩亘古罕覲者也特紀鐫簡篇以頌揚
皇上柔遠之鉅典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侍衛趙昌傳

旨着南懷仁照三十斤彈子畫冲天砲式並相稱之
車樣其砲底着造平底欽此欽遵今依製砲之
法將平底砲比例畫其圖式是時

聖駕駐蹕在外遂將圖式交與侍衛趙昌代

奏進呈

御覽但其砲鑄造一位爲樣其彈子或鑄十二個或
十五個以便屢次所用對相稱之高度試驗其
至丈步近遠若干又推知在空中刻分之秒數

以定點火藥筒長短若干爲其準法需用銅炭木料等項或從外工部取給或從內工部取給在砲廠鑄成一併請

旨八月初七日

上諭傳凡所用銅炭木料等項一槩着南懷仁在外工部取但試之時全在爾等用心詳悉可也砲式車樣甚好後照式樣鑄成二位奉

旨差侍衛趙那李三員併海子提督襲過二員至海子試放完畢齊同回

奏冲天砲有相稱効驗之處

天顏喜悅

原典分類

1718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孟冬之月阿囉素國使臣
二員請

旨往

天主堂叩禮

天主本月初八日奉

旨准往着禮部右侍郎孫果理藩院右侍郎喇巴克
禮部郎中帕海帶他去後

聖駕在海子本月初十日又

特差侍衛趙昌傳

旨着禮部右侍郎孫果理藩院左侍郎喇巴克禮部
郎中帕海等一併在

天主臺前叩頭

康熙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南懷仁奉

旨往海子測新開河道水面至三十里遠高低不等
以定安置水閘七處所是時因開江南下河管
河官內慎刑司郎中王等到京啓

奏今開下河至八百里遠深一丈寬十丈所費錢
糧重大但八百里遙遠各處地勢高低不一臣
等難定應挑挖深淺若干恐有過不及之差致
日後加用錢糧甚多請

旨差南懷仁同臣等南行以便測量高低並定各處

應挑挖深淺尺寸若干廢可省費奉

旨南懷仁在京有多用處不使差徃

工部爲封砲刊鑄其用法等項請

旨事覆欽天監治理曆法加工部右侍郎南懷仁

題前事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十一日題十四日奉

旨依議今地方官間有禁止條約內將天主教同於
白蓮教謀叛字樣着刪去

禮部爲請

旨事准工部咨開本部會同禮部覆欽天監加工部
右侍郎南懷仁 題前事康熙二十六年四月
十一日 題本月十四日奉

旨依議今地方官間有禁止條約內將天主教同於
白蓮教謀叛字樣着刪去欽此等因到部相應
移咨山東河南等處巡撫如有將天主教同於
白蓮教謀叛字樣着刪去可也爲此移咨欽遵
施行須至咨者

禮部

題爲報明事

該臣等議得浙江巡撫金鉉疏稱西洋人洪若等五名由暹邏附粵商王華士之船到浙據稱欲往蕪杭天主堂探望同教之人如肯容留情願長住內地等語云云

康熙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題九月初六日奉旨洪若等五人內有通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來京候用其不用者聽其隨便居住

禮部謹

題爲請

旨專先經奉

旨洪若等五人內有通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來
京候用其不用者聽其隨便居住欽此欽遵咨
行該撫去後今准該撫所送洪若李明劉應白
進張誠并伊等所帶渾天器等共計大中小三
十箱等因到部相應將洪若等交與欽天監問
明果否通曉天文曆法可也爲此請

旨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題本日奉

旨此等物件卽交與伊等使用將伊等俱交與徐日昇引見可用者留用不可用者照原旨聽其隨便居住至二十一日引見在 乾清宮大殿蒙皇上慰問 臣徐日昇俱爲代奏

天顏喜悅 賜茶優待各 賜賚銀五十兩 遣侍衛趙同回

天主堂寓所奉

旨留白進張誠在京備用

欽天監治理曆法加工部右侍郎又加二級臣
南懷仁謹

奏爲

君恩高厚未報臨歿哀鳴仰祈

睿鑒事臣懷仁遠西鄙儒自幼束身謹行遠來原意
皇上素所洞悉不敢多贅因臣粗知象緯於順治年
間伏遇

世祖章皇帝召臣來京參養多年蒙

皇上命臣治理曆法未効涓埃過荷

殊恩加臣太常寺卿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具疏
懇辭未蒙

俞允尋又加臣工部右侍郎叨茲

異數至隆極渥稠疊無已矧復

寵賚頻頒名難言罄臣捫心自揣三十年來並無尺

寸微勞仰報

皇恩於萬一今聞

太皇太后昇遐

皇上聖孝誠篤哀毀過情臣以臥疾不能趨侍

禁延持服哭臨悲感依戀五中焚裂痛_臣病人膏肓
命垂旦夕自此永辭

天闕然犬馬戀

主之心不能自己伏枕叩首恭謝

天恩_臣不勝涕泣感激之至謹具疏奏

聞奉

旨南懷仁治理曆法効力有年前用兵時製造軍器
多有裨益今聞病逝深軫朕懷應得卹典察例
從優議奏該部知道

上諭

諭朕念南懷仁來自遐方效力年久綜
理曆法允合天度監造砲器有益
戎行奉職勤勞恪恭匪懈秉心質
樸終始不渝朕素嘉之前聞臥疾
尚期醫治痊可今遽爾溘逝用軫
朕懷特賜銀貳佰兩大緞十端以
示優卹遠臣之意特諭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禮部謹

題爲

君恩高厚未報等事禮科抄出欽天監治理曆法加
工部右侍郎又加二級南懷仁奏前事等因到
部查得定例內開加級至二品侍郎病故者照
伊加級品級給與全葬之價並給一次致祭銀
兩

遣官讀文致祭應否與謚請

旨定奪凡與謚官員工部給與碑價本家自行建立

碑文祭文內闕撰擬等語該臣等議得病故欽
天監治理曆法加工部右侍郎又加二級南懷
仁應照定例按其所加品級給全葬之價並給
一次致祭銀兩

遣官讀文致祭祭文該衙門撰擬今奉

旨南懷仁治理曆法効力有年前用兵時製造軍器
多有裨益今聞病逝深軫朕懷應得卹典察例
從優議奏該部知道欽此南懷仁加祭並應否
與諡之處伏候

上裁奉

旨依議還與他諭

上裁奉

上

原真定家

ヲ

禮部爲請

旨事查得先因欽天監監正員缺將監副胡振鉞擬
正李光顯擬陪等因題請奉

旨曆法天文旣係南懷仁料理其欽天監監正員缺
不必補授欽遵在案品級考內開欽天監監正
員缺由監副陞任監副員缺由五官正等官陞
任等語今南懷仁病故補授欽天監監正員缺
或將監副鮑英齊擬正挨俸將冬官正何君錫
擬陪移送吏部或將通曉曆法之人令其治理

爲此請

旨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題本日奉

旨閱明我諸練曆法着頂補南懷仁治理曆法閱明
我現今執兵部文出差如有治理應行之事着
問徐日昇安多

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初四日臣徐日昇臣安多
啟奏爲

謝恩事本日

御前趙昌傳

旨令閔明我出差在外徐日昇安多如天文曆法五
星凌犯日食月食事照南懷仁骨察

原草集

三

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理藩院奉

旨朕看所用西洋人真實而誠慤可信羅刹着徐日昇去會喇第諾文字其文妥當汝等也行移文往說羅刹

禮部爲欽奉

上諭事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欽天監治理曆

法徐日昇傳

旨禮部速差人往江寧府天主堂取西洋人蘇霖赴
京恐或蘇霖在路亦未可知十分留心路遇同
來欽此欽遵到部本部八品筆帖式山圖撥什
庫阿進前往江寧取西洋人蘇霖一同馳驛來
京

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上諭徐日昇等賞賜遺孀伊等亦該給蟒服但不會
射箭撒袋等物何用以別物折賞交與包衣昂
邦照去的甲喇章京品級賞賜議奏

四月初六日蒙

皇上召徐日昇張誠赴

朝各賜蟒袍一件大緞四疋

四月二十八日蒙

天語寵諭 賜蟒素鞍襯各一副

五月初一日又蒙

皇上遣御前趙 捧

賜團龍米色 御服 御貂之外衣各一襲至

日昇臣 張誠寓所

維

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皇帝遣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降一級仍管太常寺
事席爾達

皇帝諭祭欽天監治理曆法加工部右侍郎又加二
級謚勤敏南懷仁之靈曰朕惟設官分職授時
端重靈臺振旅治兵制器爰儲武庫惟專心以
蒞事斯運巧而成能無忝厥官宜膺殊典爾南
懷仁遠來海表久掌星官學擅觀天克驗四時

之序識通治曆能符七政之占非惟推步無差
抑且藝能兼備鑄爲軍器較舊式而呈奇用以
火攻佐中堅而制勝恪恭不怠奉職惟勤術數
咸精造思獨敏方䟽榮於簪佩乃奄息於黃壚
念夙夜之成勞良深軫悼稽儀文於舊典特示
褒崇嗚呼旣賜以金禮倍隆於存歿載錫之謚
名永播於遐荒爾靈有知尚其歆享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

聖駕至山東濟南府早晨遠西修士柯若瑟乘馬出城十里跪迎道左

萬歲在馬上遠見西洋面貌

龍顏喜悅卽

命近前臣柯 不敢驟近

御前蒙

命駕前大人將柯 左手攜送切近

駕前

皇上駐蹕

御手親執臣柯 左手

諭近來些

問你姓甚麼柯奏云臣姓柯名若瑟又

問你幾時到中國奏云進來兩年又

問可曾到京麼奏云臣未曾進京臣不曉得天文

纔在這裡學話卽

諭云你回堂

御手纔放臣柯 手臂當時侍衛趙 云先生回堂

我隨後來柯若瑟卽遵

旨回堂隨備土儀六種是時

聖駕往觀瀑突泉訖隨上北門城樓至南門卽起

駕南行柯旁午賚土儀到南關不遇回堂有侍衛

趙御前一等哈伍捧

欽賜

賚銀二十兩到堂先拜

天主

趙伍

二位云

萬歲爺命我們來拜叩天主頒賜銀兩宜訖臣柯

卽叩頭謝

恩畢隨邀二大人進內廳敘話待茶并申獻土儀

之意侍衛趙云

萬歲爺已去遠難以追獻趙二位即辭別飛馬追

隨

聖駕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辰時

聖駕南巡幸杭州殷鐸澤特雇小船恭持手本迎至
黃金橋敬遇

龍艦蒙傳問是何人謹對是天主堂殷鐸澤在此迎
接

聖駕傳

旨就近

御艦親觀

天顏蒙垂

問在中國有多少少年先在何處在此浙江有幾年
今有多少年紀臣卽一一上奏

問你認得中國字麼恭奏臣畧認不能多記因年
老了

問京中徐日昇曾有書來麼臣奏云去年十二月
曾有書來說明年

聖駕南巡或臨杭州不過疑惑之意

問洪若在南京麼奏云洪若在南京同畢然嘉字
尚未出口荷蒙

皇上云嘉完成畢嘉姓名二字足徵各省遠臣日蒙
皇上垂念無已之恩也又

問曾到京中麼奏云因楊光先時曾到京師併見
過湯若望侍衛趙 接云這些事我常到 天
主堂尚不知道

萬歲爺逐事皆知奏對良久蒙

皇上慰諭莫慌奏云

萬歲爺是臣等大父母臣不慌卽

欽賜嘉果異餅乳酥三盤併

諭云這個這裡難得的臣恭謝

恩又傳

旨賜回手本

問天主堂在何處恭奏在北關門內不遠更蒙
聖慮垂念小船不能追隨

龍艦着令你先回去恭奏云臣當卽加水手馳回

天主堂門首接

駕併謝

天恩及

聖駕經過 天主堂時澤跪迎

天顏喜悅十一日侍衛趙來堂叩拜 天主聖像

禮畢傳

旨欽賜 賚銀與賜山東濟南 天主堂是一樣的

澤攜方物八種隨侍衛趨朝上獻

皇上閱畢傳

諭云不收他獻老人家心裏不安收玻璃綵球餘着
帶回

侍衛趙 引澤至殿前恭行九叩首禮謝

恩而歸十七日

聖駕回鑾鐸澤同潘國良在天主堂門首跪迎蒙

駐

鑾駕顧國良云這是誰澤奏云這是松江天主堂

臣潘國良在蘇州接

駕因船多阻碍不及遂願急至杭州又值

聖駕渡江爲此今日接

駕

駕過少許差侍衛趙傳

旨着殷潘二臣

龍船面

聖卽覓小船出拱宸橋外停泊候

御艦至謹隨塘路排列百官一體跪送蒙招呼親傍
龍艦蒙

問國良幾時到中國良奏有一十八年了又

問曾在何處住良奏先在廣東次到松江後至山
西絳州今復來松江又

問松江有天主堂麼對云有箇小堂

問有多少年紀奏云四十三歲

問你同誰來良尋憶答遲澤代奏云同廣東天

主堂方濟各偕來蒙

欽賜國良 賚銀侍衛傳

諭云都一樣的又

問你們要送到那裡澤奏意欲送至蘇州

皇上云送 君千里終須別老人家好好住在這裡

叩首謝

恩返棹侍衛又傳

旨云

萬歲爺命老人家好好安心住在這裡澤卽遵

旨住杭國良乘小船隨至蘇州十九日趨朝侍衛趙
出問良云從杭州隨不上今日纔到趨朝謝
恩并獻方物六種侍衛進奏傳

旨不受人獻你們大西洋人不比別人取進
御覽畢傳

旨問小千里鏡來歷良奏是好的是西洋磨就帶來
之物侍衛引良坐西側進奏傳

諭收小千里鏡照面鏡玻璃瓶二枚侍衛引良行九
叩首禮謝恩而出至二十二日良船泊楓橋西
隨百官一體跪送蒙呼親傍

御舟蒙又

問有多少年紀到中國幾年曾住何處到北京否
良卽逐事回奏蒙

欽賜嘉果乳酥二盤良奏蒙

聖恩寵錫臣不能仰報萬一只求 天主保祐

萬歲爺永永榮福又蒙

問認得中國字麼良奏臣畧認得又

問曾讀漢書麼良奏臣畧看過又

問曉得松江鄉談麼良奏臣畧曉得幾句蒙

諭特許進奏良卽如前 問依松江鄉談奏對

天顏甚喜奏對良久

諭着回去好好住着國良叩首謝

恩返棹侍衛又傳

旨

萬歲爺命你回去好好安心住着伏念澤等不過西

陬鄙儒荷蒙

恩賜果餅復荷

恩錫 賚銀更加頻

賜慰問高厚

洪恩誠不知將何仰報萬也

康熙二十八年春正月

聖駕南巡渡鎮江往杭州會稽祭禹陵二月廿五

日由丹陽陸路至江寧進通濟門時遠西臣畢

嘉洪若先一日出郊外俟候本日迎至上方橋

逢

皇上此時正下大雨畢二臣卽跪橋邊恭接

聖駕

皇上一見卽勒馬垂問畢嘉你好麼畢奏云臣賴

朝廷洪福好又問侍衛趙昌這是那個趙卽啓奏

就是舊年 萬歲名進京的蒙

皇上云是洪若麼隨又蒙 上諭起來起來雨大快

些回去洪畢即奉 命回堂時日已暮矣

廿六日昧爽洪畢二臣赴 行宮恭候

皇上萬安值侍衛趙 出云二位先生來了麼畢答

云我們來問

上安在此好久侍衛趙 即入奏隨出傳

旨朕好你們都好麼宜訖即傳 諭回堂

廿七日早

皇上差侍衛趙 御前一等哈郎 賞捧黃袱內包

白金到堂先叩拜

天主次傳

畢

二臣出廳隨宣

上諭朕將這些銀子賜你們爲果餌之費宣訖

畢謝

恩而領卽邀二大人入內座待茶談敘間侍衛趙云

萬歲爺一路來凡遇西洋先生俱待得甚好畢隨稱

謝云

萬歲待我輩遠人如此大 恩感謝不盡談久留飯

而去至中午

畢

赴

行宮謝

恩隨帶方物十二種值

駕他往畢卽入宮門俟候少頃

聖駕回宮畢卽俯跪叩謝

皇恩隨獻方物侍衛趙捧入奏獻卽出傳

旨朕在杭州曾收殷鐸澤一二色在蘇州亦收潘國

良一二色今你們所獻朕見如收一般但不却

你們來意亦收二色用表你們之心可也宣訖

畢隨奏臣等遠人屢沐

皇恩無可仰報今之所獻不過西海土物但各省遠

臣俱蒙

聖恩臣亦替各省遠臣叩謝 萬歲伏祈

皇上全納不獨二臣感激卽各省遠臣均有攸賴奏

訖侍衛趙 卽入啓奏隨出傳

旨據所奏爾旣爲各省西洋人之意再收四色餘可

攜歸若仍懇奏朕全不收畢洪遵

旨謝 恩訖侍衛趙 又云這二架驗氣管

萬歲爺要收下奈途次難帶先生往後遇便可送至

京師當蒙

皇上又命二位哈送出宮門回堂未幾侍衛趙又奉

旨來堂問南極老人星江寧可能見否出廣東地平

幾度江寧幾度等語洪畢一一講述侍衛趙即

飛馬復

旨矣後洪畢因匆遽回答恐難以詳悉至晚戌初時分

觀看天象驗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數詳察明白

另具一冊于二十八早送入行宮

三月初一日黎明

皇上臨行又差趙二大人賚送食物三盤木箱一擡

到堂洪畢卽擺香案迎出門外俯叩先問

上安次隨二大人到

天主臺前擺設 御賜侍衛趙 云這是

萬歲爺特差我們來賜你們的品物不是平常乃蒙

古王進貢的遠方所來極是難得洪畢云我輩遠

人蒙

皇上恩隆格外感戴難言今

朝廷所賜不拘何物皆爲至寶侍衛趙 又云奉

旨不必往行宮謝 恩就在 天主臺謝 恩罷了

畢隨謝 恩叩領復奉侍衛趙 云

萬歲今日出太平門不在堂門過矣二位先生要送

聖駕可先登舟候送言訖卽辭別而去少頃畢亦卽

出城至儀鳳門上船急開到燕子磯而

御艦已掛帆江心乃由儀真先至揚州灣頭恭候送
駕于初五日辰刻逢

御艦過灣頭卽開船恭送 御前哈一見卽啓奏隨

傳

旨命畢嘉之船附靠 皇舟畢卽叩謝

洪

聖恩朝拜未訖卽蒙

勅問幾時來的畢奏臣前日由儀真到揚州的又

問如此風浪是什麼船過江奏云是臣自己僱的
小江船又

問怎麼能到得朕之船前奏云因有風浪恐難過
瓜州閘口是以從儀真到揚州故來得快些又
問爲甚麼緣故來的奏云爲恭送

聖駕謝

萬歲爺的洪恩奏對多時

龍顏喜悅卽撤 御前饌四色隨領謝 恩復蒙

名過 御艦命八 皇艙密近

御膝之下隨

問畢嘉你看朕擺設這書架可好麼奏云好又

問前日江中有浪你們如何過江路上來可辛苦

了船可快麼奏云臣等托賴

萬歲的洪福過江來俱係平安船亦不快不慢又

問畢嘉你今年六十七歲了洪若今年多少年紀

畢代奏四十有五蒙

皇上云你叫他自已答應時洪若中語尚未通熟亦
勉強學答隨蒙

天顏喜笑云還說不來跪未多時蒙 命起來又

問揚州有 天主堂麼畢奏云揚州鎮江淮安都
有 天主堂但無西洋人皆是臣照管正奏對
間忽岸上有一臣啓奏

皇上一一勅之勅訖卽轉問畢嘉朕纔所行之旨意
好麼奏云

萬歲天從之聰無不適中皆是好的奏對許久不覺

在

御艦內行十五里矣又蒙

皇上命待衛趙

送洪畢過船洪畢奏云臣等蒙

皇上隆恩不忍即去還要前送又蒙

慰諭來送已遠前途船多難行不必再送可速回堂

洪畢隨遵

上命謝

恩叩辭

聖駕于初七日午後回至省中

天恩恭紀

康熙己巳歲三月十一日申刻

皇上南巡回鑾經濟寧

龍船至石佛閣遠臣利安寧迎接

聖駕隨有內大臣啓 奏奉傳

聖諭云到駐船處來見復奉

旨令騎馬隨行及到天井閣

聖駕駐船隨奉

聖恩召見蒙

天語垂問姓什麼回 奏臣姓利又

問名叫什麼回 奏臣名安寧又

問號叫什麼回 奏臣號惟吉又

問那一國人回 奏臣是意西巴你亞國人又

問西洋的名叫什麼回 奏臣叫瑪諾額爾又

問來中國幾年回 奏臣來已四年又

問多少年紀回 奏臣三十三歲又

問會天文麼回 奏曆理深奧臣畧知大槩又

問會說滿洲話麼回 奏臣在濟寧無人傳授不曾

學得蒙

溫諭云漢話說的明白又

問格物窮理曉得麼回 奏臣自幼習格物窮理

及趙性學曉得又

問醫學造器等事茲不細述蒙

皇上親賜御果四盤謝

恩退出隨有

內大臣吳趙二位到 天主堂瞻禮聖像傳諭接

旨臣安寧向北伏跪聽宣內大臣云

上賜白金貳拾兩命你隨便使用臣欽遵叩頭謝
恩訖臣安寧卽賫西洋土物四種獻

上蒙

皇上收取水晶瓶一對伏奉

溫諭收一件就同全收一般欽此切臣遠西儒末航

海中華荷茲

曠典感激靡已謹誌以彰

聖德於無涯云

極西遠臣利安寧謹紀

欽天監治理曆法加工部右侍郎又加二級謚勤敏
南懷仁碑文

朕惟古者立太史之官守典奉法所以考天行而定
歲紀也苟稱厥職司授時之典實嘉賴之况克殫藝
能有資軍國則生膺榮秩歿示褒崇豈有靳焉爾南
懷仁秉心質樸肄業淵通遠泛海以輸忱久服官而
宣力明時正度曆象無譌望氣占雲星躔式敘旣協
靈臺之掌復儲武庫之需覃運巧思督成火器用權
堅壘克俾戎行可謂蒞事惟精奉職弗懈者矣遽聞

溘逝深切悼傷追念成勞易名勤敏嗚呼錫命永光
乎重壤紀功廣示於遐陬勒以貞珉用垂弗替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

禮科抄出欽天監治理曆法臣徐日昇安多謹
題爲敬陳始末緣由仰祈

睿鑒事本年九月內杭州府天主堂住居臣殷鐸澤
差人來說該巡撫交與地方官欲將堂拆毀書
板損壞以爲邪教逐出境外等語此時不將臣
等數萬里奔投苦衷于

君父前控訴異日難免報仇陷害之禍伏見我

皇上統馭萬國臨泣天下內外一體不分荒服惟恐
一人有不得其所者雖古帝王亦所莫及卽非

正教亦得容于覆載之中且

皇上南巡凡遇西洋之人俱頒

溫旨教訓容留之處衆咸聞知今以爲邪教撫臣
一心何忍且先臣湯若望蒙

世祖章皇帝隆恩特知盡心將舊法不可用之處以直
治理惟上合天時方可仰報知遇之恩而不知
爲舊法枉罹不忠之愆後來楊光先等屈陷以
不應得之罪

皇上洞鑒勅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質

明而是非自白先臣湯若望雖經已故奉

旨召南懷仁加恩賜予官爵命治理曆法承

恩愈隆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西洋所習各項書

籍曆法本源算法律呂之本格物等書在

內廷纂修二十餘年至今尚未告竣

皇上每項既已詳明無庸煩瀆若以爲邪教不足以
取信何以自順治初年以至今日

命先臣製造軍器臣閔明我持兵部印文泛海差

往俄羅斯臣徐日昇張誠

賜叅領職銜差往俄羅斯二次乎由是觀之得罪于人者不在爲

朝廷効力而在懷私不忠若忠而無私無不心服者若私而不忠不惟人心不服而亦不合于理先臣跋涉數萬里者非慕名利非慕富貴而來倘有遇合將以闡明道教自來至中國隨蒙

聖眷于順治十年特賜

勅命治理曆法十四年又賜建堂立碑之地康熙二

十七年臣南懷仁病故以侍郎品級

賜諡號諭祭之處案內可查以臣等語音易習滿
書特令學習滿書凡俄羅斯等處行文俱在內
閣翻譯臣等何幸蒙

聖主任用不疑若以臣等非中國族類

皇上統一天下用人無方何特使殷鐸澤無容身之
地乎寔不能不向隅之泣臣等孤子無可倚之
人亦不能與人爭論是非惟願

皇上睿鑒將臣等無私可矜之處察明施行爲此具
本謹題臣等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具題本月十八日

奏

旨該部議奏

禮部等衙門尚書降一級臣顧八代謹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等會議得查得西洋人仰慕

聖化由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
造軍器火砲差往阿羅素誠心効力克成其事
勞績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爲惡亂行之
處又並非左道惑衆異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
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
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

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

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可也

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三日會題本月初五日奉

旨依議

熊賜履 席爾達 王颺昌

多 奇 王澤弘 伊桑阿

阿蘭泰 王 熙 張玉書

滿丕 圖納哈 思格則

王國昌 王尹方 王機

李梅

二層亭

二層亭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部院耆謹奉爲具

奏事竊查 天主教爲西洋各國所崇奉意 主
勸善懲惡故自前明入中國向不禁止嗣因中
國習教之人每有藉教爲惡甚至誘汚婦女詎
取病人目睛經官查出懲辦有案於嘉慶年間
始定爲分別治罪專條原所禁中國藉教爲惡
之人並非禁及西洋外國所崇奉之教也今據
佛喇西使臣喇嚨呢請將中國習教之人免罪
之處似屬可行嗣後無論中外民人凡有習學

天主教並不滋事行非者仰懇

天恩准予免罪如有誘污婦女誣取病人目睛及另
犯別項罪名仍照定例辦理哂囑西及各外習
教之人止准其在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禮拜不
得擅入內地傳教倘有違背條約越界妄行地
方官一經拿獲即解送各國領官管束惩治不
得遽加刑戮以示懷柔庶良莠不至混淆而情
法亦昭平允所有請將習教爲善免其治罪之
處理合恭摺具奉仰祈

皇上恩准施行謹

奉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奉到

詔批依議欽此

原草分集

六

爲通行事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初一日准

兩廣總督部堂咨照得學習天主教爲善之

廣東巡撫部院黃民免其治罪一案前經本大臣

奏奉

硃批依議欽此即經本大臣恭錄行知貴部院通

飭所屬地方官一體欽遵查照在案第思天

主教以勸善戒惡爲本而何者方爲習天主教

教爲善前咨未經指明恐各省碍難辦理茲查

天主教係按期會同禮拜敬供十字架圖像念

誦本教之書此乃其教中規矩不如此即不謂之天主教現既准予免罪所有會同禮拜敬供十字架圖像念誦本教之書講說勸善道理係習教爲善之事均毋庸禁止其有設立供奉天主處所會同禮拜亦可聽從其便但不准招集遠鄉之人勾結煽誘有違中國定制倘有不法之徒藉稱習教結黨爲匪即別教之人因天主教新奉免罪

恩旨輒思溷跡匄希圖倖免者俱屬藉教爲惡仍各

按舊例治罪除由本

大臣恭摺具

奏外相應咨行大小衙門通飭各屬一體遵照辦理毋違

原草知家

三

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廣東廣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宗室 耆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東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耆

恭錄曉諭事照得本 閣部堂具

奏摺 天主教爲善免罪一摺於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耆等

奏學習 天主教爲善之人請免治罪其設立供

奉處所會同禮拜供十字架圖像誦經講說毋

庸查禁均已依議行矣 天主教係勸善人爲

善於別項邪教迥不相同業已准免查禁此次
所請一應一體准行所有康熙年間各省舊建
之天主堂除改爲廟宇民居者毋庸查辦外
其原舊房屋尙存者爲勘明確實准其給還該
處奉教之人至各省地方官接奉

諭旨後如將寔在學習天主教而並不爲非者濫
行查拏即予以應得處分其有藉教爲惡及招
集遠鄉之人勾結煽誘或別教匪徒假托天主
主教之名藉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應得罪名

俱照定例辦理仍照現定章程外國人槩不准
赴內地傳教以示區別將此

諭令知之

欽此合行恭錄曉諭爲此示仰官吏及軍民人等
咸各

欽遵知照毋違特示

右仰知悉

道光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告示

原公草矢多

三三

